第三册目録

十　宋別集十

石屏詩集。戴復古撰。六卷。
石屏詩序（趙汝騰）……一
石屏詩集後序（吴子良、樓鑰、包恢、趙以夫、趙汝談、真德秀、王埜、倪祖義、姚鏞、李賈、鞏豐、楊汝明、姚鏞）……三
江湖長翁集。陳造撰。四十卷。
卷二十二
秀野堂記……二一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二五
燭湖集。孫應時撰。二十卷，附編二卷。
燭湖集卷二考證……二九
勉齋集。黄榦撰。四十卷。
卷六
復盧子陳鑒酒……三一
與或人……三二
卷三十五
桃符……三七
北溪大全集。陳淳撰。五十卷。
卷四十五
代人奏稿……四〇
代王迪父上真守論塔會……四八
山房集。周南撰。八卷，後稿一卷。
卷四
經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聖人之徒也……五九
後樂集。衛涇撰。二十卷。
卷十一
上經筵劄子……六四
竹齋詩集。裘萬頃撰。四卷。
卷一
燈下偶次前韻……六九
梅山續稿。姜特立撰。十九卷。
卷十二
咍筍……七〇
赴飲席家一供新衣……七〇
柳……七〇
卷十四
甲辰夏獻詩百篇孝宗皇帝翌日宣諭宰執召試中書……七一
卷十八
驟寒擁爐……七二
節堂上梁文……七二
琅山長生庫記……七五
跋永康陳宰畫先夫人繡羅漢……七八

種松説……七九
跋陳宰梅花賦……八一
跋趙君鼎風月集……八二

十一　宋別集十一

漫塘集。劉宰撰。三十六卷。
卷十九
送王潁叔序……八五
二薇亭詩集。徐璣撰。一卷。
附録（徐璣小傳）……八八
白石詩集。姜夔撰。二卷，附白石詩説一卷。
卷下
菖蒲……九〇
范大參入覲頗愛鄙作以詩謝之……九〇
小孫納婦……九〇
和王秘書遊水樂洞……九一
呈方叔……九一
夏日奉天台禄……九二
冬夜不寐……九二
聞咏……九三
負暄……九三
和陸放翁見寄……九四
和放翁……九四
寄汪尚書……九五
白石詩説……九五
蒙齋集。袁甫撰。二十卷。
卷九
葉莫除吏部郎中制……一〇四
朱復之除太府寺簿劉伯正除軍器監簿王好生除耤田令制……一〇四
韓濤除大理寺簿楊伯嵒除太社令制……一〇五
陳至除國子監丞曾三異除太社令制……一〇六
清獻集。杜範撰。十九卷，附録一卷。卷八、九、十誤抄趙抃清獻集卷八、九、十，實缺三卷。
卷三
仙山知寺心剛示予以漫碧唱和詩謾繼其韻浸碧軒臨小池則師所扁剛亦頗可與語……一〇八
林倅到迓之途中小詩……一〇八
和林簿二首……一〇九
大雨喜成小詩呈百里……一一〇
附録
丞相杜範傳……一一〇
文獻書院記（危素）……一五四
黄巖州新創文獻書院記（朱右）……一五七
杜清獻公祠堂記（程公許）……一六二
重建清獻公祠堂記（黄中德）……一六八
寄立齋二首（戴良齊）……一七五
慟立齋先生（車若水）……一七六
鶴林集。吴泳撰。四十卷。

卷十二
賜喬行簡授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口宣……一七七

十二　宋別集十二

方壺存稿。汪莘撰。四卷。
卷四
真直院西山書……一七九
壺山四六。不著撰人。一卷。
通長汀黃知縣……一八〇
臞軒集。王邁撰。十六卷。
卷十
漳州辭廟文……一八二
東野農歌集。戴昺撰。五卷。
跋……一八四
清正存稿。徐鹿卿撰。六卷，附錄一卷。
卷六
快閣上繡使蕭使蕭大着長短句……一八五
元夕上秘丞酹江月……一八五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一八七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一八八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酬之……一八九
再次韻……一八九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酹江月……一九〇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一九一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一九一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一九二
重和……一九三
滿江紅餞林府判……一九四
可齋雜稿。李曾伯撰。三十四卷，續稿前八卷，續稿後十二卷。
可齋雜稿序（李杓）……一九五
後村集。劉克莊撰。五十卷。
卷三十六
祭龍神……一九八
雪窗文集。孫夢觀撰。二卷，本傳一卷，附錄一卷。
雪窗文集叙（陳塏）……一九九
雪窗文集後序（劉教）……二〇三

十三　宋別集十三

文溪存稿。李昴英撰。二十卷，論一卷，傳一卷，行狀一卷，事文考一卷，附錄一卷。
文溪存稿原序（李際明、鄭洛書、黃衷、呂柟）……二〇七
文溪存稿論……二一七
文溪存稿傳……二二一
文溪存稿行狀……二三八
文溪存稿事文考
序（李琯朗）……二五八

李昻英傳 …… 二六一
黄師雍傳 …… 二六四
洪君疇論 …… 二七〇
跋曾子美萬言書稿 …… 二八四
白沙陳獻章語録 …… 二八六
夢崔清獻坐床上李忠簡坐床下野服搭颯
而予參其間 …… 二八六
遊龍霧洲覺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 …… 二八七
書忠簡先公後集 …… 二八八
書先忠簡蘭陵王詞後 …… 二九四
書先忠簡城頭月詞後 …… 二九五
忠簡先公軒亭舊址 …… 二九七
除秘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李昻英轉朝
散郎制 …… 二九八
先公祠 …… 三〇〇
先公墓 …… 三〇四
瑄朗秋日謁先公墓詩二首附録 …… 三〇四

秋崖集。方岳撰。四十卷。

卷二
春思(一) …… 三〇七
卷三
觀刈(二、三) …… 三〇七
李監餉四物各以一絶答之 …… 三〇八
卷八
夢尋梅 …… 三一〇

勿齋集。楊至質撰。二卷。

卷下
回王監官賀宣召 …… 三一一

文山集。文天祥撰。二十二卷。

文山集序(王雅) …… 三一二
原序(羅洪先) …… 三一八
卷十三
燕氏族譜序 …… 三一四
卷十四
自筆 …… 三一七
卷二十二
拾遺
與方伯公書 …… 三一八
正月書 …… 三二〇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 三二一

本堂集。陳著撰。九十四卷。

卷八十六
賀天寧寺主僧可擧衆生歸堂 …… 三三八

十四　宋別集十四

湖山類稿。汪元量撰。五卷，水云集一卷，附録二卷。

湖山類稿卷一
望海樓獨立 …… 三三九

客感和林石田……三三九
感慈元殿事……三四〇
越女……三四〇
兵後登大内芙蓉閣宮人梳洗處……三四〇
醉歌……三四一
湖山類稿卷二
虎丘……三四四
東平官舍……三四五
幽州歌……三四五
燕歌行……三四五
燕山九日……三四七
幽州雪霽翰林諸公分韻得明字……三四七
庚辰正月旦早朝呈留忠齋……三四八
妾薄命呈文山道人……三四八
斡爾多觀獵……三五〇
幽州月夜酒邊賦西湖月……三五〇
關山月……三五二
出居庸關……三五三
長城外……三五四
寰州道中……三五四
昭君墓……三五五
開平……三五五
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三五六
晞髮集。謝翱撰。十卷，附録二卷，遺集二卷，遺集補一卷，天地間集一卷，西台慟哭記注一卷，冬青樹引注一卷。
附録卷一
癸辛雜識一則（周密）……三五八
輟耕録一則（陶宗儀）……三六〇
又一則（彭瑋）……三八一
浙江通志四則（薛應旂）……三八六
附録卷二
謝處士傳（任士林）……三九五
謝皋父傳（鄧牧）……三九九
謝翱傳（胡翰）……四〇二
謝翱傳（宋濂）……四〇七
題謝皋羽傳後（劉基）……四一二
謝君皋羽行狀（方鳳）……四一四
謝君皋羽壙志（吴謙）……四二〇
宋隱士謝皋羽先生墓碑記（鄧椿）……四二三
潛齋集。何夢桂撰。十一卷，附家傳一卷，何景福撰鐵牛翁遺稿一卷。
潛齋集序（徐瓊）……四二九
卷七
五典分屬圖……四三三
梅巖集。胡次焱撰。十卷。
序（胡濬）……四三五
四如集。黄仲元撰。四卷，附録一卷。
四如集序（傅定保）……四三八
附録

祭考終文……四四一
祭窆穸文……四四二
族譜……四四四
霽山集。林景熙撰。五卷，附録一卷。
附録
林義士事蹟（鄭元祐）……四五二
輟耕録（陶宗儀）……四五四
冬青樹引詩跋（孔希普）……四五七
西湖百詠。董嗣杲撰。二卷。
卷下
雨中宿洞霄……四五九
湘月……四五九
富山遺稿。方夔撰。十卷。
卷三
雨……四六一
觀兼山黄公地理圖四首（三、四）……四六一
紫巖詩選。于石撰。三卷。
卷一
止酒……四六四
仁山文集。金履祥撰。四卷，附録一卷。
仁山文集序（金宏勳）……四六五
附録
金氏譜引（祝允明）……四六七
文安公纂略（金文裕）……四六九

十五　金別集　元別集一

遺山文集。元好問撰。四十卷，附録一卷。
遺山文集序（李冶、徐世隆）……四七五
湛然居士集。耶律楚材撰。十四卷。
御製讀耶律楚材扈從羽獵因有詠（清高宗）……四八二
湛然居士集序（萬松野老行秀）……四八二
陵川集。郝經撰。三十九卷。
陵川集序（朱樟、李之紹）……四八七
陵川集行狀（荀宗道）……四九五
白云集。釋英撰。三卷，題贈附録一卷。
白云集序（牟巘）……五二五
題贈附録
錢唐陳石窗麟……五二七
山陰王商翁泌……五二七
古涪文李心及翁……五二七
古汴趙春洌……五二八
燕山高彦敬克恭……五二八
錢唐范葯莊晞文……五二九
住東林悦堂祖誾……五二九
燕山李息齋衎……五三〇
稼村類稿。王義山撰。三十卷。
卷十四
殿策（初考覆考批語）……五三一

剡源文集。戴表元撰。三十卷。
卷二十二
史論・商鞅傳……五三三
桂隱集。劉詵撰。文集五卷，詩集四卷。
文集卷五
虞文靖公別桂隱先生詩……五三七
又次韻答桂隱先生留行詩……五三七
江西提學副使夏公讀桂隱先生手卷絶句（夏寅）……五三八
江西布政使胡公求桂隱先生文集書（胡布）……五三八
吉安太守朱公祭桂隱先生文（朱仲智）……五三九
吉水知州柯公祭桂隱先生文（柯暹）……五四〇
桂隱劉先生傳（危素）……五四〇
巴西集。鄧文原撰。二卷。
卷下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五四五
賀聖節表……五四六
帝禹廟碑……五四七
蘇府君墓表……五五四
絅齋箴……五六〇
紫山大全集。胡祗遹撰。二十六卷。
卷十九
太原祈雨文……五六一
松雪齋集。趙孟頫撰。十卷，外集二卷。
外集卷二
五言律詩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五六三
七言律詩
萬柳堂席上作……五六三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五六四
杭州拱北樓……五六五
送陳都事云南銓選兼簡李廉訪……五六五
五言絶句
牧廢苑……五六六
題跋
跋王右軍帖……五六六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五六七
題右軍思想帖真跡……五六八
定武蘭亭跋……五六九
臨蘭亭跋……五七六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五七七
臨右軍樂毅論帖跋……五七七
題王太令保母碑……五七八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五七九
題顧愷之秋嶂横云圖……五八〇
題曹弗興海戍圖……五八〇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五八一
題鄭虔畫……五八一
吳文正集。吳澄撰。存九十八卷（原一百卷，缺卷五一、五二），附録一卷。

附録
送吴草廬先生赴國子監丞序(劉岳申) ……五八二
劉申齋薦楊賢可縣尹書 ……五八四
劉申齋答書 ……五八八
金淵集。仇遠撰。六卷。
卷一
送陳相士 ……五九一
卷六
寄張伯雨答問近況 ……五九一
偶見 ……五九二
山村遺集。仇遠撰。一卷，附録一卷。
附録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周密) ……五九四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趙孟頫) ……五九四
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吾邱衍) ……五九五
別仇山村 ……五九五
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鮮于樞) ……五九六
次韻仇仁近至日(方回) ……五九七
次韻仇仁近有懷見寄(方回) ……五九七
送仇仁父分教溧陽兼寄張仲實(袁裒) ……五九八
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黃溍) ……五九九
陪葛元白仇仁近訪南竺詩僧分韻得影字
(馬臻) ……五九九
雪夜仇仁近屠存博數先輩過山房分韻得
朝字(馬臻) ……六〇〇
送仇仁近之溧陽教授(馬臻) ……六〇一
和山邨見寄詩韻二首(馬臻) ……六〇二
陪山村先生白提舉宅清集(釋善住) ……六〇二
次韻山村先生二首(釋善住) ……六〇三
次仇山村見寄(龔璛) ……六〇四
題仇山村贈盛元仁手書詩卷(胡濟) ……六〇四
題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釋弘道、
釋安道) ……六〇五
輓仇山村(錢惟善) ……六〇六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即次其原韻(李東陽、
文徵明) ……六〇六
跋仇仁近山邨圖卷(文徵明) ……六〇八
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石巖民、
俞希魯、蘇霖、王洪、胡儼、瞿佑、龔翔麟) ……六〇九
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釋妙聲、
道衍、梁用行、姚性、顧應祥) ……六一九
湛淵集。白珽撰。一卷，附録一卷。
跋(得閒居士) ……六二五
還山遺稿。楊奐撰。二卷，考歲略一卷，附録一卷。
還山遺稿序(王元凱) ……六二六
魯齋遺書。許衡撰。十一卷。
魯齋遺書序(棗强江) ……六三〇
魯齋遺書序(怡愉) ……六三四
白云集。許謙撰。四卷。

白云集序（李仲）……六三七
默庵集。安熙撰。五卷，附録一卷。
默庵集序（虞集）……六四二
附録
默庵先生行狀（蘇天爵）……六四七
默庵先生墓表（袁桷）……六五七
石峰先生墓表（王思廉）……六六二
恕齋先生墓誌銘（蘇天爵）……六七一
素庵先生墓誌銘（王守誠）……六七四
云峰集。胡炳文撰。十卷。
卷九・附録
元史本傳……六七七
明經書院賜額緣由……六七八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六八〇
云峰胡先生行狀（家乘）……六八二
明經書院記（吴澄）……六八九
明經橋記（汪澤民）……六九五
明經書院重修記（程敏政）……六九七
明經書院上梁文（戴晉翁）……七〇三
賀云峰先生歸教星源啓（胡敬存）……七〇九
刊四書通題辭（張存中）……七一二
跋云峰鄉賢祠記後（王仲儀）……七一四
孝善胡先生謚議（俞洪）……七一五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戴表元）……七一八
呈云峰先生上元桃花娱道歌（練伯珪）……七二二
卷十・附録
答胡主簿淀書（吴澄）……七二四
答云峰胡先生書（陳定宇）……七二六
其二……七二九
上云峰胡先生書（鄭季友）……七三二
簡云峰胡先生書（胡敬存）……七三三
其二……七三五
送胡云峰赴道一書院山長詩一（方虛谷）……七三八
其二……七三八
寄明經書院山長云峰詩（唐筠軒）……七三九
送云峰歸婺源詩（方虛谷）……七四〇
四書通序（鄧文原）……七四〇
純正蒙求序（文天祐）……七四二
純正蒙求序（吴遯齋）……七四五
書云峰明經書院壁記後（胡梅岩）……七四七
重芳集序（陳音）……七四九
云峰集後序（何歆）……七五四
云峰集後序（胡璉）……七五六
秋澗集。王惲撰。一百卷。
卷二十
韓齋小集呈幹臣詩友……七五九
送同仁甫之任武陟……七五九
卷三十
晚入定州北門偶得……七六〇
春日睡起偶書西墅東軒壁……七六〇

卷四十六
祁氏四子名説……七六一
卷七十
大成殿上梁文……七六二
鎮國寺上梁文……七六五
亳州太清宮上梁文……七六八
萬壽宮方丈上梁文……七七一
太一宮清蹕殿上梁文……七七四
春露堂上梁文……七七七
秋澗文集後序(王公孺、王秉彝)……七八〇
牧庵集。姚燧撰。三十七卷。
卷三
趙樊川集序……七八六
雪樓集。程鉅夫撰。三十卷。
卷二十四
跋陳了翁海上家書……七九〇
題譚公植提學西戎受貢圖……七九二
題譚提學山水小軸……七九三
曹文貞公詩集。曹伯啓撰。十卷。
卷八
讀諸公詠雪詩因思江淮饑民罹此嚴凍用韻寄湯廣文三首……七九四
卷十
水龍吟用史药房韻……七九五
跋(吳全節)……七九六
蘭軒集。王旭撰。十六卷。
卷二
溪南小隱爲賀子儀賦……七九九

石屏詩集　　別集類三　南宋

石屏詩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懶庵為選其尤者別為小集乃命僕為此序無乃以非人為贅耶懶庵于詩少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

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為唐詩人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者詩也運奇于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于材具者希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鎪而氣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即之冲淡而語多警

懶庵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為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篇僕曩在贑州見懶庵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不信然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即之為號其名復古字式之天台人其姓氏不待人拈出也紹定二年三月淡儀趙汝騰序

石屏詩集後序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祕文遺事廋說凡可資以為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迥絶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遺何啻數千萬里所酬唱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勲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

瘦豊融而不豢於俗豪健而不役於麄閒放而不流於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斷閒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擘於古今者博耶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礱於師友者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羣

絶侶對獨影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淳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良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黄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

病革矣而予甚幼詩遂無傳予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
世異好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
収拾残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
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邱名士俱從之遊講明
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
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
志予答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
李長吉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予之言固何

足為軒輊耶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顒並受琴于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亦當廢矣式之宜其苗裔耶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于此東臯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未盡三日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律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況予他日未嘗學

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為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心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子業而專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

傳石屏長而有聞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為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巳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黄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真意至而事自至耳黄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書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故事則有真詩故其為詩自胸中

流出多與真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其深遠矣乎故詩有近體有古體以他人則近易工而不及古在石屏則古尤工而過於近以此視彼其有效晚唐體如刻楮剪繒粧點粘綴近得一葉一花之近似而自耀以為奇者予懼其猶黃鐘之於瓦釜也此予所私竊自評者亦未始為石屏道今敢以是質之請石屏自剖決予也奚敢妄為若是決淳祐壬寅孟夏四日盱江包恢書於赤城皇華館

悚於卧疾未能自書不免令朋友代札伏乞尊照

悚皇恐申禀

戴石屏詩備衆體採本朝前輩理致而守唐人格律其用工深矣是豈一旦崛起而能哉集首東臯子二詩雖斑駁不完而思致風骨槩可想見此其源流也少陵之詩是固天授神助而發源實自於審言審言之詩至少陵而工石屏本之東臯又祖少陵雖欲不傳不得而不傳少陵所謂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名者是也石屏與

遊皆當世鴻儒鉅公精筆妙墨極力摹寫曾不盡其妙又假僕輩以為置郵何邪若僕輩正有託於石屏者也

端平甲午十月既望東平趙以夫書

式之與蹈中弟齊年而又俱喜為詩式之謂蹈中有高鑒盡出其平生所作使之擇焉得百餘首此編是也余讀之竟見式之才果清放弟識亦甚精到皆非巧拙所能逮者然式之老益窮奔走衣食四方猶未得歸休於家而蹈中則下世世踰年矣自古文士往往困躓其稍幸

稱遂者天輒不假之年蓋存殁俱可哀也余暇復論詩
哉姑命錄藏而歸其本式之且題其後以致余歎惜云
甲申歲夏浚儀趙汝談

戴君詩句高處不減孟浩然予叨金鑾夜直顧不能邀
入殿廬中使一見天子予之媿多矣嘉定甲戌月日建
安真德秀書

近世以詩鳴者多學晚唐致思婉巧起人耳目然終乏
實用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要不專在風雲

月露間也式之獨知之長篇短章隱然有江湖廊廟之憂雖詆時忌忤達官弗顧也猶每以不讀書爲恨予曰平生不識字把筆學吟詩非韋蘇州之言乎蘇州興寄沖逸遠追陶謝顧不識字邪蘇州且不識字式之亦何必讀書哉端平甲午良月初吉潛齋王埜子文

作詩難選詩尤難多愛則泛之過遴則遺逸懶庵爲石屏戴式之摘取百餘篇兼備衆體精矣章泉所拈出則其尤精而汰者也然染指知黿美窺管識豹斑愛式之詩

者讀此足矣式之方盡屏世學坐進此道發其英華見於章什必當方駕李杜深入陶柳得天之趣侔神之工回視舊編遂成組繡余未老尚及見之壽峯倪祖義書於西江談笑堂

學詩者莫不以杜為師然能如師者鮮矣句或有似之而篇之全似者絕難得陳後山寄外舅郭大夫巴蜀通歸使妻孥且定居深知報消息不忍問何如身健何妨遠情親未肯疎功名欺老病淚盡數行書此陳之全篇

似杜者也戴式之亦有思家用陳韻云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飢寒應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歸切平時生計踈愁來仍酒醒不忍讀家書此式之全篇似陳者也蹈中所選乃不在數何邪趙蕃謂詩盛於唐極盛於開元天寶間昭僖以後則氣索矣世變使然可與識者道也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使生遇少陵亦將有佳句法如何之問晚唐諸子當讓一頭

紹定六年三月廿四日剡姚鏞

石屏南歸過僕於渝江村尉舍出示雪蓬姚公所選四
下卷僕永歌不足併入梓以全其璧端平甲申九月十
日月洲李賈友山敬識

乾道間東臯子以詩鳴式之幼孤壯乃能承其家余頃
於都中嘗見江西胡都司楊監丞皆甚稱其詩蓋二公
導誠齋宗派不輕許與别去踰三年矣一日忽見過於
武川村舍袖出近作一編欵論終日余為之廢睡挑燈
熟讀仍為摘句猶未能盡大抵唐律尤工務新竒而就

帖妥道路江湖間尤多語意之合讀之使人不厭余益老矣不復能進矣倘未委土壤尚及見君凌厲斯世捫參歷井横翔而傑出也東坡云詩非甚習不能工余謂如登羊腸之坂中間無地駐足不進即退雖有過人之才可不勉哉嘉定七年正月甲戌栗齋鞏豐

陶元亮責子不好紙筆杜子美喜其子新知句律詩人舂舂於傳業如此式之再世昌其詩東臯子可無憾矣甲戌冬孟眉山楊汝明書於道山堂

式之以詩鳴江湖間垂五十年多識前輩晚乃與余為忘年友余既流放式之由閩嶠度梅嶺涉西江弔余於衡嶽之陽此意古矣觀近作一編其於朋友故舊之情每惓惓不能忘至於傷時憂國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忠義根於天資學問培於諸老故其發見非直為言句而已式之復俾銓次不敢辭得六十篇為第四藁下且效李友山摘奇左方端平三年歲在丙申五月丁卯刻人姚鏞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二

秀野堂記

延陵吳公佩守符為高郵大侵之後歲纔中熟公下車弱良撫寧殭梗爬梳利害罷行惟恐後德心下孚咸有四鬴之樂振蠱興壞亹亹日力百廢緒舉人視之良甚戛戛公則優為粤明年民氣洽和稼事十倍迺除圃西荒茀地重建秀野堂堂成領賓僚落之酒行主客胥樂笑語之餘周視四覽不假刻畫點綴而景物前陳目謀

而心愜儼乎披仙所謂秀而野昔人謂即兩言可圖畫者至若池荷動而儵魚物木蔭濃而鳥鳥樂北垣挺竹千箇微風披拂舞翠幢而嘯鐵鳳人情愉怡物態固若效奇佐之喜也公顧客陳某是不可不記予毋辭某得諸故老是堂自元祐則有之詩人楊公濟暨衆賢咸有紀詠中間兵纏淮地堂廢詩亦不傳紹興卒巳國家引元祐故實陞縣而郡之四十二年矣而守者多故欲復之未暇也乃今有成夫遊觀燕息之地為政者雖不汲

汲然當為之屑為也神閒者物不撓中超然者有餘應高郵雖小邦而兵刑錢穀訟牒聽斷使客酬應亦夥矣不時有以休裕其躬疏瀹其虛明之地則何以使慮不煩而政不倦柳子厚謂君子遊息之地高明之具必清寧平夷常若有餘則理達而事成而處臺榭遠眺望何與治忽而月令可之李材叔知柳州南豐欲其有久居之心毋寧屈指計歸因述其土物風氣之不惡是以為治者昔人於其政之所自者求之詳昧者迂之公之來

無一毫鄙薄其民而狹其所臨之心設施後先不動聲色脗與古合是堂也宜燕休宜領客宜退食思政吾知其神益閒中益超然一郡不足為矣堂三挾屋二步廊十三廊盡承以小亭大小凡五十楝鳩工衆役之後緩急之序也堅久是計而不務華故財不費募遊手食其饑而使之故役不勞經始以某月落成以六月中澣故暇豫不迫而人宜之昔文公營建衞人美之曰得其時制魯為長府閔子子其仍而惜其改作公於古信無愧

設不命猶將有述及是其容不表公之用心而諗諸將來予於是乎書

應緯之教授生祠記

能惠人以德而不能使人之我忘被德之深遽忘之世有之士不爾也天台應先生職高郵教官滿而去諸生繪其像事之先生不屑也止之不可則請記于里人陳某不以不文辭志其所不容忘者也始先生來所謂郡學之政教官之職名而已帑庾空匱廚煙不起衿佩過

逢例有挑達之啈先生教事自詭慮畫營為不頃刻置念視士脩贍不啻父兄之於子弟課試有程甚迪有方寒暑昕夕在私家絶少被其教者粹于經麗于辭多可觀食士之資訪諏研覈竒蠹隱弊鏟剔無餘既籍焉又石之人可按圖而姦猾息心是皆惠利無窮不可忘而可書者世猥曰仕難乎行志予常非若言事固有掣其肘不得逞彼且心之悠悠事何由舉心存是才或不周也何益應先生心則恪而才足以副之亟濟登兹謂志

果不可行其然乎先生居官適河南陳公為守公文而好儒表表有家法於庠序切切也祭奠之器服武校之齋宫貢士有院而不恩教養之地公創而備焉先生所為無掣其肘蓋與公意契鑰也公與先生相得幸矣而吾邦之士一旦偶二賢者不幾至幸歟予故併書之而亦有感焉昔茫然今截然三歲爾夫孰敢冀今顧若此而事之興壊人之才否不能齊截然之後渠能必其不復有茫然之歎二三子他日拜先生之像其思之不忘

又將如何吾僣且過憂恕之者知其為鄉邦計也云爾

燭湖集卷二考證

第二頁前二行　案宋史宋綬謚宣獻篇中有宣獻以來二語此啓當代宋氏所作

第四頁後一行　案涑水諸孫二語此啟當代司馬氏所作

十一頁前七行　案楊簡撰應時壙誌云丞泰州海陵丁承議君憂服闋為嚴州遂安令而張淏會稽續志孫應時傳失載餘姚志因之此啓乃官遂安時所上

十三頁前三行　案會稽續志應時自蜀回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既滿郡將以私憾掊摭倉粟流欠三千斛士民相率擔負詣郡代償竟坐䝨秩又案三省官請甄録應時子開祖劉云公朝察其無罪特予改正僅授郎武通判云云篇中自叙即指此事

勉齋集卷六

復盧子陳鐙酒

幹講聞盛名甚久每以未得叅識為恨忽沐台翰之辱縷縷滿幅如對面欵非吾臭味何以至此感慰無量幹冒眛此來以二百餘指無以自活之故鄉況才名如許何故不屑居此犒賞闕

其見如此而況於貧賤之小民乎以幹之所覩者如此況其所不可見者乎則幹深惜明公之勤斷而事反不

理吏反不懼是以冒昧言之幹之來自都城也乃於交遊間皆云執事行即名還矣豈此胥者平日自有所憚而今乃有五日京兆之意耶

與或人

觳恥之未雪竟土之未復中原之地為敵所有江南之民疲於歲幣此臣子之至痛也八十年間聖君賢相更有奮然欲一洗祖宗之大恥率以羣制而不敢發其官誠不顧羣議斷然必為雖不克就然而萬世之下皆有

以亮其心也蓋吾之心非不美而人事不能盡如吾意耳自舉兵以來所向敗衄而不如吾意者閣下亦知其所以然乎將士驕惰兵力單弱無必勝之謀有必潰之志雖三尺童子知其如此也愚獨以為不然是固兵將之罪而士大夫之為國謀者將不知之乎抑知而不以告乎不知則為不智不告則為不忠平居暇日養成驕惰單弱之弊既不能隨時整葺以無廢其舊一旦有事又不肯力言其弊更張整刷而各自懷私遁因循偷取

爵秩為身謀則善矣是豈所以忠於國家者哉雖然天下事謹之於始始之不謹救之於後始之不謹事既敗矣終而不救則其為害又有甚於始者此幹所以深為憂也幹自荆襄來江北之地莽為丘墟盜賊之區江南之官吏百姓皇皇凛凛若不可以終日入江西之境則不復知其為憂矣然行路人猶有問戰征之事者入浙東之境則不復知有兵革之事矣至中都則安然如太平之時而採之士大夫之論則又有甚可駭者此幹前

日荆襄之憂反不若今日憂慮之深也蓋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外邪客氣干吾之一節而心腹耳目手足無不同其憂者憂則慮慮則病可愈矣今兩淮荆襄如彼而內地如此是豈不深可憂乎今士大夫之論閣下欲知之乎寒賤小官固知觸犯衆怒言出諸口禍及其身然以閣下特賜垂問幹而不言是亦無以異於今之士大夫也今士大夫之論往往腹誹心議曰吾非不知也非不欲言也閣下不信人耳閣下之志豈不忠於君忠於

國乎豈不欲名譽著於後世乎豈不欲上無玷於祖父
而下以垂訓於子孫乎使吾之言苟當於理閣下何患
而不從令乃相視而不肯言使閣下徒以一身朝夕營
營於上堯舜大聖尚資人謀閣下雖聰明然一人獨見
豈若衆慮之精乎韓自荆襄往來薛吴二宣撫間見其
所謂之事無一不從閣下豈拒人言者乎士大夫持禄
保位自不肯言爾

勉齋集卷三十五

桃符

壬戌考亭寓舍堂門

卜築從師千古願出門求友故鄉心

新淦鼓門

和氣滿城樓照日歡聲到耳漏催春

中門

萬家赤子安田里一夜青春到戶庭

自安堂

食租衣稅當知愧律已齊家更自勤

漢陽譙門

二水抱城朝海去山環帶送春來

漢廣門

一牕紅日支書省蒲坐春風笑語閒

法雲寺寓舍

廬其居 仁者壽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五

代人奏藳

臣聞今天下有若可安之勢而實非所以為安者不可不深為之慮有若可緩之形而實非所以為緩者不可不急為之防夫山東諸豪乘北人逃死之機紛然四起而共圖之蜂屯蟻聚跨州據邑大者數萬人小者數千人一旦皆相率以中原遺黎而歸附於我俯伏轅門惟吾命之聽此其勢若可以為安矣然彼之所謂豪傑者

本非循禮守法之士純為忠義而發其大槩不過民之元兇劇惡里之老雄巨俠平生素負跌踢不可羈之才而素蓄桀驁不可御之志每思其便而一逞之非能帖然真有屈服於我則我之容接之當如御龍蛇御虎豹畧其禮法而操縱之適宜非可遽以為得計而恃之以為安也北人自入夏以來退伏屛息不復為吾疆埸之擾而吾三邉之民為之解嚴自江淮達荆益數千里皆得以偃旗卧甲弛轉輸寬調發而京畿萬姓亦得以奠

桃而無北顧之驚自目前視之亦若有可緩之形矣然彼狼子野心非實畏我而遁也以蒙古深仇分道夾攻之急倉皇抗禦為救命之計未暇以及我而其咆哮跳躑之素態固未嘗一日不思騁於我則我當亟為之圖萬全之備如拯焚溺如刀鋸之迫其後非可便以為無事而視之以為緩也今按山東諸豪乃安然不復顧忌而以庸將董之庸將若何而可以得其心乎且運糧而餉之吾糧若何而可以常繼乎束縛之以規矩繩墨如

内執事之比使不得與妄行攻取以起兵端此固聖人
愛民之至仁而有妨於祖宗復讎之大義蓋山林獨善
閉戶自守者之私態而堂堂立國於天地間豈其正道
之所宜無乃區區過爲畏敵之情而非所以待中原豪
傑也彼其心亟焉不得騁無以發其怒而飽其所欲則
必至反搏而內噬正如養虎於房室之內不與攫狐鼯
免於山林則必至於壞房室而傷人豢龍於池沼之中
不與行雲致雨於霄漢則必至於裂池沼而爲淵亦其

勢之所必然容可不為之慮乎況彼之能糾集統帥亦必有超羣出類之智謀勇略吾能虛懷大度以高祖所以御韓彭之術御之束縛於規矩繩墨之内籠之以高爵之虛名結之以不時賜賚之德意淑之以故國遺黎之大義而付之以中原舊物之雋功使各隨機會乗便進取得郡則與郡得邑則與邑禽敵帥則爵之王其不捷於吾無損而吾亦無容責之也夫如是則彼將人人踴躍於前趍而以後為羞矣是乃所以駕御豪傑得其

心而為吾用之道不可忽焉而不介慮者也今於北騎之退邊庭方稍寧謐則以為幸安上下中外便歌詠太平百司庶府一切為之紓緩廢弛不知思患預防不可懈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似聞金人甚祈安於蒙古使命至懇萬一蒙古與之有講解之漸則必復來肆侵軼於我或夫果積怒勦滅其衆而蒙古奄其故墟則與我為鄰者又當强梁之新敵志驕而氣盈其變必益急而其應必益繁容可圖之或緩乎且吾自顧吾國亦能如

杜牧為唐人之上策品式條章果自治賢才姦惡果自
治于戈車馬果自治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又
能如王朴為周人先立不可勝之計羣才果既集政事
果既治財用果既充士民果既附乎舉天下官軍狃於
承平不用之久無一可恃甚有似於崇觀靖康之不能
兵蓋不特沿邉之不足用而惟靠於民兵耳如沿邉民
兵謂姑以暫濟一時之急可矣非可專恃為長久計也
不早覺而為之變通則一旦噬臍如何其悔之政事必

內脩而後中原可自定王猷必允塞而後徐方可來庭朝廷之本强而後精神折衝禮義廉恥之臣誠死封疆社稷而後有金城之固未能厚德允元而難任人則四方何以率服未能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無怠無荒則四夷何以來王妄進一男子必起單于之笑在位無一賢必莫制千里之難必汲黯在朝而後淮南寢謀必顔真卿守太原而後河朔有所恃必藺相如在趙而後秦人不敢加兵必真儒用於魯而後齊人歸汶陽之田必軍

中有韓范而後西賊骨寒膽破必中國相司馬而後遼人夏人無敢生事開邊隙此正古今所以尊强中國鎮服外域之常經而當世切時之急務不可一日緩焉而不講者也惟陛下特留神介念深為之慮而急為之防無以苟且拘攣失大機無以宴安廢弛壞大計則禍患庶幾其可弭安强指日其可致實宗社無疆之幸也

代王迪父上真守論塔會

某輒有所聞冒涜台聽六月初道路讙傳以為闌闠之

民聚議欲於本府衙前創建塔會云舍人已峻却其請矣有識之士方嘆咏識度之高明越旬日後又謹傳已得郡判許其為塔會民間安排措置欲赴道場所云有定期矣識者聞之愕然為之不敢信誠以此等事乃出於鄉閭武斷者假托異教裒斂民財以為媚上行姦之計而非出於細民戴慕歸美之誠心蓋好名俗吏之所喜為而高明正大君子之所深惡也意道路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夫佛氏絕滅天倫枯槁山林本欲遂其獨善

為我之私蓋特西域一方外之士非可通其教於世自王道不明邪說詖行流入中國而華人之譎誕者又文莊列之虛無以佐其高於是無父無君之教充盈乎天下七閩自五代僭偽荼毒生民罪惡彌天妄靠浮屠以為讖悔故度僧創剎視他所為特盛泉人至今動輒以佛國自名而不知為生靈巨蠹愚民蚩蚩奔趨日熾其憚耕種偷安佚者競樂為其徒且莊嚴金像大倡冥司福田果報之說鳩索寶財肆為安居美衣豐食之計其

聚男女雜坐以梵書輪玩則謂之傳經率男女躡足行拜於通衢則謂之朝嶽列男女行伍張燈膜拜則謂之塔會充為勸首者非豪强之姦民則暴横之公族執疏登門如誅所負無告愚民一怵於身後之冥福再怵於儔類之嗤笑三怵於勸首之陵壓至妻子藜藿不充而典質以赴佛會父母甘旨不贍而供具以奉他人奪仰事俯育有用之財而為無用之給剥塞向墐戶至切之費而為不切之費生理日窘皆此之由今者無故復於

通都大衢創為此會在隨波逐流時樣之官之前亦未足為怪在立節守義學古名賢之下則大為不便蓋不惟大可怪而亦大可嘆不惟大可駭而亦大可惜以舍人平日器識甚正名義甚高斥白玉蟾之妖術於羣公趍和之日却咒水巫覡之邪說於奉行天討之時何於今殆若相反豈昨明而今遽暗歟竟不知其果何說也謂為百姓祈福歟昔韓公持國帥許伊川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屠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程子曰福

斯民者不在公乎韓公即為愧悔服義今寇盜淸夷年穀豐熟民均安堵吏絶登門闔境和氣熙熙實皆賢太守精神心術之所運哀矜惻怛之所形其賜有不可誣者夫豈必待數百人膜拜而後致此哉謂斯民欲以種太守之福歟聞聖經有求福不回之說矣有自求多福之說矣未聞以邪道外求也彼佛氏所謂福田果報天堂地獄等說揆之天地大化與幽明實故萬萬無此理如依憑邪法為之私祈陰禱是乃衰世州縣貪夫納賂

以囑公事者之鄙態寧有當乎天地神明福善禍淫之公心正道寧不反以貽笑於天地神明之側乎若曰邪說本無足惑但斯民拳拳酬恩報德不自已之誠有重違其情耳果然則是豈不可明言以諭四民謂爾但各安爾田里各勤爾生業各脩爾孝弟忠信無為非理爭訟以虛撓太守之庭是乃所以實報太守而亦太守之至願也何用為此虛幻之舉乎且大賢君子時人耳目當世所儀則舉動一不謹則無知之民視為當然羣趍

百和猶揚狂瀾而助之長鼓頹風而使之旺也其害寧有旣哉昔王公詹事守此邦當時豪民亦有以倚前塔會爲請者詹事公照其姦送之理以正其裒斂之罪末雖以闔郡公贖從恕猶封罪名於案以杜其後自是一懲良民得免掊克之擾者二十餘年最後姦雄之徒久鬱不得逞乃從臾權貴子弟爲倡首而塔會復興識者觀其顚末未嘗不爲此邦風俗慨嘆也先生德望器局王公詹事輩行也豈擧措尚在王公詹事後乎或恐謂

外典之道甚高未容以遽輕則彼高談性命所謂最精妙處將不離告子以生為性之說而其内省工夫至極處亦不過滅情以復性而已葢皆儒家所深鄙而指為吾道之賊則維持名教者尤不可不謹也況乎夫耕婦織之業於是而廢焉男女淫奔之風於是而作焉醉夫爭鬬之獄於是而興焉回禄不虞之變又於是而可慮焉虛福未見而實禍立聞抑其利害又有甚者此邦近創大道場有三所一則倚前二則壽寧三則開元寺之普

度會所謂勸首者雖隱匿姓名托之他人而主其謀者大抵實豪强之宗子也此等平日聚博屠牛交結胥吏肆為非法本非向善之人所以為此者特不過以姦謀詭計遇賢太守無所施故借是色目裒斂民財而恣其醉飽淫蕩之私耳集衆定社已刲羊釃酒一出題疏僕夫負財爛醉而歸原其假托實與平時聚博屠牛等事同工而異曲耳剃頭會箕斂動以太守為名到梵音一畢則所積丘山席卷而歸誰敢冒光焰而勾稽之此其

肺肝自可灼見假如一受其陷則異日有違法至於黃堂之前寧不為之動而躊躇其筆乎區區一介非固為是狂僭之言所深惜者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有纖微玷纇則非十全之寶矣幸毋以山判已出為嫌此正聖賢不遠之復而闔郡觀聽所由新所謂正人心移風俗之機也惟大賢君子深詧之

山房集卷四

宋 周南 撰

經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至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艾也言南服荊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能禦之也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為己任當堯之時洪水為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為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為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為天下害洪水

夷狄之害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昬蔽也聖賢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啓廸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人為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
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定其分之患而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不塞孟子不辯邪
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
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
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以盡聖賢
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為人臣
為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為已任況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乎今敵國之為患大矣播遷我祖宗丘墟我陵廟
踐躪我中原殘害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外亂侵陵未有
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州將以討賊而沮
於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耻而屈於孝
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
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
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敢以位為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
則不敢以位為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

無為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持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後樂集卷十一

宋　衛涇　撰

上經筵劄子

唐憲宗欲庶幾太宗玄宗道德風烈因李絳言詔絳等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唐憲宗嘗曰惟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之無益于治者則材能出斥宫

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搜次羣臣成敗五十種爲連屛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爲如此事臣聞始於憂勤終于逸樂言國治于始而亨成于終逸樂非晏安謂也仲虺之告湯曰謹厥終惟其始伊尹之告太甲

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始勤終怠者人之常情故昔曰君臣相與警戒未嘗不致謹于斯也憲宗元和初鋭意有為慨慕貞觀開元之盛李絳告以正身勵己進忠遠佞敬大臣親賢者擇將帥而任官師行法令而崇教化初非驚世駭俗之説亦無甚高難行之論而皆修身治國之要道古今不易之至理又謂言之不行行之不盡而無益帝既嘉納又詔搜次君臣成敗列之連屏以便觀覽且每顧左右戒以勿為如此事惟帝因絳之言

心知警懼故一事委用忠賢不惑羣議削平僭叛威令幾于復振其剛明果斷雖天資之美亦憂勤之效也使帝盡行其言殆不止于度越二祖而已柰何淮西既平浸至驕侈信任非人程异皇甫鎛之徒或以羨餘或以賄賂相次而進凡絳所言于帝者漫不復省遂使昇平之業遽自隳壞史臣有不克終之嘆言之不行行之不盡卒蹈絳之戒豈非此心怠忽之所致哉人君臨政願治儻因憲宗之所以得鑒憲宗之所失聽言之際尊其

所聞行其所知充而至于高明光大一政令之設施注
措一人材之進退用舍本之以至正持之以至公兢兢
業業謹終于始而勿為逸豫怠驕之念所移奪則唐虞
三代之治可以馴致唐之三君奚足道哉

竹齋詩集卷一

燈下偶次前韻

北風吹雨夜正寒北牕吟詩舌欲乾千辛萬苦浪如許

飯顆山頭誰著汝何如一尊隨意傾酒酣不問濁與清

明朝縱有三尺雪灞陵詩句無庸說

梅山續稿卷十二

嗜筍

自從孤竹夷齊死清節何人萃一門唯有此君無俗韻
至今風味屬諸孫

赴飲席家一供新衣

勸我著新衣深辭老不宜如今百事懶不比舞雩時

柳

森森萬木勢崢嶸千尺孤標更上征唯有柳絲低拂路

梅山續稿卷十四

甲辰夏獻詩百篇孝宗皇帝翌日宣諭宰執召試中書令茲節鉞之賜皆三聖恩德建堂貯節有上梁文一聯云百首之清詩夜上九重之溫詔晨頒因足成篇以侈大賜

百首清詩夜上九重溫詔晨頒自古封侯賜璧懷慨只立談間

驟寒擁爐

雪霰曉漫漫天公剩作寒林梢棲白鳳爐焰舞紅鸞

梅山續稿卷十八

節堂上梁文

建寧遠之旄節初無汗馬之勞依光宗之風雲晚拜攀龍之寵實一時之殉見雖千載而難逢顧惟吾家本非世閥因先君之死事被恤典而得官雪案寒窻幾勤燈火之讀秉田委吏屢從州縣之游夫何衰晚之年乃有

遭逢之幸百首之淸詩夜上九重之丹詔晨頒旣試中
書復登上閤侍主上之潛邸僅及六年奉興國之眞祠
殆踰一紀誤蒙異奬錫以殊名紅旆碧幢共仰皇朝之
文物綠蓑靑笠有光漁父之家風幸遇良辰輒陳韻
語
抛梁東曉日曈曨照海紅山勢住時鼇背起浮圖千尺
揷晴空
抛梁西堂接如山萬瓦齊更有一峯金作柱玉泉千丈

瀰虹蜺

拋梁南仙掌巍峩聳翠嵐夜半老人呈瑞處丙丁光彩照重欄

拋梁北山四水繞山翁宅醒心煙壑接池亭四時好景宜留客

拋梁上棟宇翬飛符天壯豈唯瑞氣覆重重更有台星光兩兩

拋梁下燕雀爭飛來賀厦黄幡豹尾妥神靈兒孫代代

傳香火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慶萬國交權畫棟朱甍永作雲山之盛事龎眉素髮長為風月之主人林婆之酒休賒孔老之尊長滿時招佳友共樂清詩

琅山長生庫記

通古之徐土面江帶海始郡於五代之周地斥鹵無他産飲食百工之具悉仰内地藏商行旅率以惡貨收倍蓰息生人患之琅山蓋淮東之名刹僧伽之道場歲時

傾數州民輦財艘帛禳禬祈福不絕間有名師則挑囊求道者不遠千里惟是供億費為射利者漁取帑用單乏入不償出莫克受多衆長老緼衣以叢林大手領袖兹山祖令既行禪規亦振刓弊剗蠹人天歡喜四衆磨集學徒霧會師因太息曰衆多則用日促貲乏則道難行是不可不計與其外市以屈用孰若内營而自足與其厚己以獨善孰若因事以利人乃遵諸方式朔長生庫傾槖權輿之約鳩息為祝聖四齋餘以贍衆乘屋非

主利也監院師曇亦助營齋之羨由是宰官居士緇袍黔首悉發信心不踰旬獲數百千董有員稽有書弊有防積者日增來者未艾遂為茲山無窮勝利嘗聞經曰於前福德百分不及百千萬億分乃知福德有淺深獲報有多寡今是庫之建凡施銖錢絲帛粒粟指貨懋遷有無流通運轉事雖已往福則常新獲福德多未有若茲庫者也如月流空而往來莫窮如珠走盤而循環不已茲山可磨而福不磨茲江可竭而福不竭誠為無窮

善利永遠津梁宜乎常情所樂聞而檀衆之喜捨也顧不韙歟顧不韙歟

跋永康陳宰晝先夫人繡羅漢

佛之徒曰經是佛言禪是佛意余亦曰像是佛相是言是意是相析而言之不無精粗眇而觀之同歸一念黄花翠竹盡是真如瓦礫稊稗無非至道但能即心即佛何用騎驢覓驢今夫人霍氏念先大夫罔極之恩繡尊者像十有八身極女工之妙既而兵火失之其子靖侯

居士遂以水墨追畫以述先夫人之志嗚呼孝乎休哉
余先君以丙午敵人犯闕奉命冒圍索援南京竟死於
敵先妣夫人陳氏年二十三而寡居亦嘗繡觀音大士
聖像至今家藏余方兒時不鮮悲戚每侍立繡床之側
日聽母氏哀哀之聲不絕口今雖不睹夫人霍氏之繡
像且獲觀靖俟之名筆想見線蹊墨意無非孝誠所寓
既以歎夫人居士之念親抑亦重余之思母

種松說

庚戌仲冬之吉姜子種松于西岡之上將芘其室廬焉諏時令飭工役具畚鍤而斸取之根欲其豐而不傷土欲其聯而不解陰陽欲原其向背而不差又沃之清泉培之新壤築之甚密護之亦至適有客來姜子不覺有感曰不知後幾年將有斧而為薪者乎客亦憮然明日姜子復至于岡之上懷昨日之感嘆今人子孫伐塋木諸家林坎宅垣以自取衰敗者日相尋焉吾今為茲松之計固至矣其所以為計者則未也沃以水不若沃以

仁而其葉茂培以壤不若培以學而其根固然則向之爲松計者雖勤且至皆不若仁與學之久遠而茂且固也余意方念此昨日之客復來因以告之客曰吉哉於是得種松之說

跋陳宰梅花賦

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氣敵氷霜禀天地之勁質壓紅紫而孤芳方之於人伯夷首陽之下屈子湘水之傍斯爲稱矣自說者謂宋廣平鐵心石腸乃爲梅花作賦嗚呼

梅乎其將置汝於桃李之間乎余謂唯鐵心石腸乃能賦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類於奇男偉士可謂知梅花者矣非靖侯莫能續廣平之賦非梅花無以見靖侯之心予亦以梅山自號故樂其意而書其末

跋趙君鼎風月集

詩道難言久矣近世操觚弄翰之士恃才氣雋偉率爾有作不知詩為何物詩豈如是而已耶取之欲其廣資之欲其深備六義之體盡百家之能遲以歲月涵養變

化自然天成然後無媿古人玉牒趙君鼎與予相遇括蒼唱酬幾月嘗贈予詩曰黃卷本無閑事業白頭却有㜷聲名真佳句也因得其風月集反復讀之筆力益適所謂取之廣資之深者歟因書其後嘉泰二年六月晦日

曰

所謂取之廣資之深者歟因書其後嘉泰二年六月朔

續齋名眞佳句也因得其風月集反覆讀之筆力益遒

蒼唱酬幾月嘗贈予詩曰黄卷本無關事業白頭初有

化自然天成然後無媿古人王湍趙昌甫與予相遇括

漫塘集卷十九

送王頴叔序

人之情閉戸而几坐也頃刻踰時之間猶可勉强終日及旬難乎其處矣若其艱危厭立而喧闐倦酬也盖終日及旬以及歲月者有矣若更年歲而迄無出戸之情未之有矣浮游江海遨嬉都市風馳雨憩而波濤洶巇也未有不暫而解隤久而厭畏之矣動而静静而動人情之常耳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又曰歸與歸與然則時

行時止固聖人意也予嘗于所至名山輒遊至于遐觀高步之處豁然心開未嘗不快忽然下幽履險輒心悸膽慄慨然欲返人生一世之内凡事亦猶是耳適情快意之處豈可常得而有哉夫居者樂便安戀幽閒有一跬步而不肯踰者矣出者非繁華之鄉即物産之土有終其生而忘其家者矣而皆自以為得意而適情也而不知其皆不近于人情者也余友人王君頴叔有淮宿之遊淮宿風淳民儉非有閩浙之佳麗也而頴叔居不

戀使安動不趨佳麗其于不近人情者相去不甚遠哉頡叔行矣劉宰序

二薇亭詩集

附録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為長泰令初唐詩廢久璣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

徐璣字文淵從晉江遷永嘉官建安主簿龍溪丞武當

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按璣與照同姓同里同調同時實非兄弟曹能始云二徐俱隱居不仕耽情邱壑以故發之詠歌清真澹遠出于自然亦未嘗言璣爲照之弟但璣已歷官丞宰謂之不仕則失考云詩名二薇亭集宋元詩會
徐璣有泉山詩集東甌詩集
四靈詩徐在丁位瀛奎律體

白石詩集卷下

菖蒲

岳麓溪毛秀湘濱玉水香靈苗憐勁直達節著芬芳豈謂盤盂小而忘臭味長拳山并勺水所至未能量

范大參入覲頗愛鄙作以詩謝之

問句石湖老如將日指標枯中說滋味高處戒虛驕頗喜唐音近寧論漢道遙政聲今在耳萬樂聽簫韶

小孫納婦

慶事集朋親孫枝喜氣新歌雲停碧落舞雪眩青春暖日花君子清樽酒聖人一春行樂地不負牡丹辰

和王祕書遊水樂洞

自是瀛洲客還因野趣來解衣吟寂寞擕酒上崔嵬石洞山山秀梔花樹樹開只應巖下水相送上船回

呈方叔

聱牙落鬼一閑官職事何曾見一斑不是論松須說劍若非尋壑即觀山閑看落葉隨風去冷笑奔雲送雨還

更有荊巖楊處士伴渠癡坐老花間

夏日奉天台禄

青天揮箑卧籐牀翠袖擕壺過酒漿蝟腹出波烹芰實烏蹄和露擘蓮房相呼時入雞豚社獨坐曾無雁鶩行便是赤城真隱吏不將劉阮更相將

冬夜不寐

宵析迢迢警睡魔静思甘分老林坡忍飢但有嵇康嬾扣角曾無甯戚歌不起妄心思世事只將閒意養天和

時人休說長生術學著長生事轉多

閑詠

虛縻廩祿飮醇醪不押文書不坐曹檢點園花為日課
裒尋詩草記年勞仍將書冊供慵卧時喚盃盤佐老饕
感激大恩何以報惟祈聖壽與天高

負暄

不是義和德澤流寒鄉何處覓溫柔絶憐天上紅綿襖
大勝人間紫綺裘旋欲胡牀隨影轉更攜書卷與閑謀

天和妙處知誰會欲獻君王卻自羞

和陸放翁見寄

遙知三徑長荒苔解組東歸亦快哉津岓紛紛羣吏去
船頭袞袞好山來平時佳客應相過勝日清尊想屢開
若許詩篇數還往直須追挽古風回

和放翁

午庭風雨撼高槐一洗城頭十丈埃老子坐間尋句好
故人門外寄詩來勁鋒久服穿楊妙鈍思深慚擊鉢催

清珮左符君未可安聽吟思發春雷

寄汪尚書

五十年間歎闊踈相忘兩地復江湖書來筆底驚強健詩去吟邊想步趨好對青山看歌舞莫嫌紅粉笑髭鬚鳳毛已有哦松韻尚記金章舊範模

白石詩說 附

大凡詩自有氣象體面血脈韵度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

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

作大篇尤當布置首尾勻停腰腹肥滿多見人前面有餘後面不足前面極工後面草草不可不知也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雖多亦奚為

雕刻傷氣敷衍露骨若鄙而不精巧是不雕刻之過拙而無委曲是不敷衍之過

人所常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花必用柳對是兒曹語若其不切亦病也

難說處一詩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簡切說事要圓活說景要微妙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有開闔乃妙

喜辭銳怒辭戾哀辭傷樂辭荒愛辭結惡辭絶欲辭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惟關雎乎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辭者也乍序事而間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名家者各有一病大醇小疵差可耳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通篇之意皆妙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詩有出于風者出于雅者出于頌者屈宋之文風出也韓柳之詩雅出也杜子美獨能兼之

三百篇美剌箴怨皆無跡當以心會心

陶淵明天資既高趣詣又遠故其詩散而莊澹而腴斷

不容作邯鄲步也

語貴含蓄東坡云言有盡而意無窮者天下之至言也

山谷尤謹于此清廟之瑟一唱三嘆遠矣哉後之學詩

者可不務乎若句中無餘字篇中無長語非善之善者

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

體物不欲寒乞

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歲寒知松栢難處見作者

波瀾開闔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捨文無妙聖處要自悟

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吟咏情性如

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
沈著痛快天也自然與學到其為天一也
意格欲高句法欲響只求工于句字亦末矣故始于意
格成于句字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為
作者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
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出人意外曰意高
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剝落文

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

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若夫辭盡意不盡剡溪歸棹是已辭意俱不盡温伯雪子是已所謂辭意俱盡者急流中截後語非謂辭窮理盡者也所謂意盡辭不盡者意盡于未當盡處則辭可以不盡矣非以長語益之者也至如辭盡意不盡者非遺意也辭中已仿佛可見矣辭意俱不盡中不盡之中固已深盡之矣

家之語自有一家之風味如樂之二十四調各有韻
乃是歸宿處模倣者語雖似之韻亦無矣雞林其可
哉
詩說之作非為能詩者作也為不能詩者作而使之能
詩能詩而後能盡吾之說是亦為能詩者作也雖然以
吾之說為盡而不造乎自得是足以為能詩哉後之賢
者有如以水投水者乎有如得兔忘筌者乎噫吾之說
已得罪于古之詩人後之人其勿重罪余乎

蒙齋集卷九

葉莫除吏部郎中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高選也而天官之屬尤重蓋將贊而長以衡鑑羣才顧可輕畀歟爾聲猷炳蔚踐歷寖深頃以麾節宣勞江右趣還郎位所以旌外庸也爾其一意奉公恪守舊章為朕蒐雋賢拔淹滯以成思皇多士之美則予汝嘉

朱復之除太府寺簿劉伯正除軍器監簿王好生

除耤田令制

敕具官某等棫樸官人之詩也傳曰能官人則民無覦心官以才選有是才乃稱是官不才者自當知分而敢萌覦心乎爾復之抱負瓌偉爾伯正器局秀整爾好生智略恢閎或簿正寺監或典司帝耤可謂以才選矣然朕玉汝于成之意不止是也欽乃攸司嗣有襃擢

韓濤除大理寺簿楊伯嵒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禮刑相為表裏理寺之有簿正奉常之有

司社秩雖卑關於禮刑則一也爾濤之歷練爾伯嵒之疏通職理寺者觀周禮之三典職奉常者思伯夷之播刑則表裏之說明矣汝往欽哉毋辱朕命

陳至除國子監丞曾三異除太社令制

敕具官某等在詩有之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有靖共自重老成可敬者於其德心有取焉耳爾至履行有常勤於審計爾三異韜養不露精于典校朕察其德心益能安于素守者或晉聯胄監或列屬奉常皆清選也尚

其懋勉以對休命

清獻集卷三

仙山知寺心剛示予以漫碧唱和詩謾繼其韻浸碧軒臨小池則師所扁剛亦頗可與語

窮年奔走繚鄉隅暫此凭欄意已殊一水光明平處現四山容色淡中鋪莫羞塵鬓臨氷鑑自有靈原照玉壺碧浸主人應領會試言此碧有聊無

林倅到迓之途中小詩 四月初一

簡書奔走日衝衝偶此郊行與易濃雨意醖成春野意

雲容點就曉山容繭絲貯色桑條上餅餌吹香麥隴中
忽憶故園歸去好雲山知隔幾千重

和林簿二首 一謝喻總幹 一題香山寺

憂喜從來巧聚門刖人有足未為尊人生何用家萬石
世事還輸酒一尊荒徑賦歸人已遠急流湧退意猶存
功名千古成何事眼底榮枯不足論

宦塗元自險于山我輩孤寒分外難蕭寺羨君成勝槩
新詩為我解愁端自嘆落落無三語底事區區為一官

初夏北牕新桃簟碧梧晝影正清圓

大雨喜成小詩呈百里

顒顒萬目望窮蒼連日雷車走阿香不用甕中留蜥蜴已聞野外舞商羊霶霈施澤盈千澮穲稏收巧可萬箱令尹愛民天所相三年境内樂穰穰

清獻集附録

丞相杜範傳

範字成之台州黄巖人登嘉定元年進士第調金

壇尉嚴弓手出入每入鄉即以己俸給從行者食
一不為里正擾再調婺州法曹行義烏經界籌畫
曲當村翁野媪有欲言者必召至前使人人得自
盡昔時侵擾隱漏之弊盡革紹定三年主管戶部
架閣文字六年除大理司直端平元年除軍器監
丞每月點戎器必計工役多寡良窳而上下其食
以示勸懲明年陛對首言三四十年權臣擅國百
蠹交潰陛下親攬大政召用正人天下延頸更新

之治兩年於兹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十年之蠹習至於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奮大有為之志而適當天運人事之窮固宜懲其弊源使私意浄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疑其為私德之報以天倫之親而或疑其有私憾之蔵天命有徳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

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功或侈於私費隆禮
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詞色以納諫而行之惟
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
意不孚紙尾押敕事不預聞同堂決事莫相可否
集議盈廷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
於私門正塗未闢捷徑已開朝端未清舊習猶在此大臣
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徒為虛
文是以賢能不見實用而流俗易至於移人私意橫流

充塞宇宙各身其身各家其家而陛下將孤立於天下之上豈不危哉貼黄言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言則將有厭棄儒學之意而姦駔嗜利之徒偷為一切以攫取陛下之爵禄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毋徒誦説以事美觀而墮或者清談之誚越兩月除秘書郎又兩月除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

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公道方開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邪改聽易視於旬月之間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罷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目汰去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諷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欲望明詔大臣力除回護調停之弊臣當誓竭愚忠以報君父上深然之

又奏何炳守九江年耄不足備風寒廟堂匿不行再奏

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沮臺諫

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布此豈勵精親政

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奏丐去有

危機將發朋比禍作等語且謂範承順風旨粉飾擠陷

範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

當同心以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

臺官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未免於攻詆清

明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有聞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親故鉗其口而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又疏言呂夷簡有社稷之功而歐陽脩論之文彦博負天下之望而唐介劾之況功烈聲望未能萬一於夷簡彦博而論其未報之章又非大有觸忤乃含怒不已累牘譊譊若於臺諫較勝者不

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擠陷者何事乞檢照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清之不量才非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之敵邊境繹騷中外大困範合臺論其事併言制閫之詐謀罔上風采大振於是凡待從近臣之不合時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除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向之專於一門者今分列四出向之形於緘題者今潛

達密致旁蹊曲徑競致本趨小黠大癡共為奸利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黄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撥支軍旅之費太糜國帑而盡付承受之手分致權門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名亂而肆掠當重勢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而難制鹽軍羣聚而剽刼蕩無治紀浸成亂階欲望陛下

剛明以體天德奮勵以振主權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然後明詔大臣至公血誠嚴窒私徑同以社稷存亡為慮貼黄又以宮中宴樂太過為戒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上皆不允除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以韃敵擾江陵俾近臣條邊事範乞屯兵蘄黄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

陵且用邊頭義甲土豪與官兵相為表裏因言虜見遣
王檝持國書議和宜令邊帥諭以必俟斂兵始可奏聞
不從則發檝等過江南僻遠州郡置其徒於獄以究情
僞亦伐其謀之一端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辭不獲命
乃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輙忤上宰至煩陛下委
曲護調今又復以向者負芒之地陞其職而畀之豈以
臣朴無它錫行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耶抑以臣巽
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若以狂直之可取

敢不勉竭以報隆恩如以臣易於調護則向也守執不固已為親握之蓋今更不務飭厲而睹韋苟禄則臣之罪大矣且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也陛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名用正人以振臺綱天下翹望風采未幾而有委曲調護之槩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其槩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

臺印無有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陛下以其言為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為盛德而不知沮抑直言之為弊政也抑其言而獎其身則是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内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名可以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淮震恐遂極論清之横挑强敵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帛

以易貨外國具有實狀與蜀帥趙彥呐及其子垙夫昏
耄貪鄙妄易主將以至喪師害國皆乞重行鐫斥併言
僉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
為之地鳴復庇姦人以犯衆怒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
有陛下之社稷上以清之潛邸舊臣鳴復未見大罪未忍
行範亦不入臺上促之入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安敢
入經筵方再奏之鳴復俄抗疏自辨臺臣論臣未知所
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故為陳韡地欲扼史嵩之而

奪其權耶不知今日國勢但當和而不當戰又謂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遂再極言其寡廉鮮恥旣而合臺劾其鄙夫患失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嗚復猶眷眷未肯去詰旦會朝入待漏院範語閤門吏李參政已被劾今日不可使立班閤門手扞去之始出閽上遣中使名同範遇諸塗儋比臺諫行車避執政執政被論不避至是範前騶呵殿中侍御史嗚復謂其陵已泣訴於上範復

合臺奏鳴復身為宰執所交惟史寅午彭大雅相與陰

謀不過賂近習蒙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得其自辨之

章見其交鬭邊臣以啓孅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

蜀既破蕩而欲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

知鳴復久居政府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

見者無不駭笑其無識固位一至於此用是不免瀆于

天聽如臣等言是乞即賜施行如臣等言非則是臣不

識事體上忤聖意下觸大臣乞早賜罷斥除起居即範

奏臣論鳴復未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
示優遷臣前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
紀綱躬言之而躬蹈之臣之罪愈大正月二日即渡浙
江歸上聞之愕然諭宰執貽書勸範回辭愈力二月除
江東提刑改浙西鳴復亦出守越範辭名赴行在又辭
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三月至郡適大旱市中絕
粒勸富人發粟人賴以免於饑邑令期會但以紫袋往
復如一家請於監司亦如之於是縣之應郡郡之應諸

司無督趣之煩而免淹滯始至倉庫多匱及去米餘十
萬斛錢亦嬴數萬計悉以代輸下納淮民流南多剽掠
有水寨首領張世顯尤悍勇率衆三千餘人泊城外範
檄其頭目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先陰為窺城
計範不得已以計擒斬之安輯其衆給之使歸四年五
月造朝上疏言今旱暵洊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
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
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

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闘中原羣盗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為蔽欺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脱使乘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星文示變妖彗吐芒犯王良絡紫薇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

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内憂外患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旣甞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為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内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頽靡軍政不修邊備廢闕凡今日之内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决耳端平改元號為更化而居相位

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而旁蹊邪徑捷出爭馳敗壞汙職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讐而以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祗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皆出於中書而御

筆特除或從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而不自覺併指陳宰執臺諫與凡内而百執事外而邊守帥臣偷盜苟安徇私忘公之弊忠憤感發聞者竦歎於是範去國四載矣上撫勞備至即日除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六月以久旱復言陛下嗣膺大寳垂二十年灾異譴告無歲無之至於今而益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得之傳聞謂内廷

好賜外邸營繕如故也左右蠱惑私親請託如故也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覬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哉欲望陛下卓然奮發厲精有為濯去舊習以新天下出宫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斂以寛民力精白一意勉為後圖貼黄言儲貳未立國本尚虚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宫中而教導之二劄言詮法之壊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贓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

公之害後有此比容臣執奏上皆然之七月旱勢亢烈
範乞禱雨須聖駕一出上即親行禱事烈日炎赫上命
撤蓋流汗沾衣須臾大雨隨至上喜甚範慮以久旱得
雨為喜復進戒數百言時歲比不登米價大踴範不勝
憂再入疏言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
繼上下凜凜殆如窮人昔所無也物價騰踴昔固有之
而升米一千其增未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昔所無也
民生窮瘁昔固有之而富户淪落十室九空竈罕炊烟

人多菜色昔所無也楮券折閱昔固有之而告緡譏關錢出楮長物價反貴人以為病昔所無也甚而闔門餓死相率投江愁歎相聞怨氣蒲腹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誶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道米所聚而赤地千里繼以飛蝗大至苗禾稿死未盡者一旦俱空太湖揚塵河港斷絕嘯聚剽刼所在相挻會稽帝鄉道殣相枕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畿密邇之地淮民流離繈負相屬欲歸無棲狼狽道路其

泊於沙上者亦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相依茍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豈不重為朝廷憂哉中夜以思矍然而起為之痛哭流涕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皇然宮中安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

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輙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不存無一事之不獘無一獘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歎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二三大臣推血誠黜私見叶慮併智擇其可行者行之十一月除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淳佑元年四

月陛下即位次來二十年間變故大者如山東逆背輒肆反噬遠近方震動而彼已陷淖隕軀矣此幸之一也京畿汰卒驟突須洞旦莫方莫保而彼已服刑順令矣此幸之二也輕啓兵端大稔寇孽巴蜀荆襄彌望茅葦國勢幾岌岌矣而哨騎亟退稍寛憂顧此幸之三也清野有令流民剽掠焚蕩城邑其勢益張人心亦凜凜矣而烏合之衆未幾解散此幸之四也以至江潮失道摧陷衝擊已迫城闉幾不可以為國而怒濤復殺寢安故

流此幸之五也積此五幸將玩之以為不足畏此其勢之必然也然變至今日亦極矣去歲京輔旱饑田野小民噉糠粃以延旦暮之命殣于道填于壑所至積攕無異斃獸相食之風甚行甚則生致而烹之雖其子亦忍焉京城委巷夜無行人不幸遇之輒遭其毒哀哉陛下為民父母其得不為之動心乎旬月以來麥秋有成民稍得食米價漸減死者漸稀冦盜亦少人情至此孰不喜幸不特天下幸之而朝廷亦自幸矣臣所深慮者懼

其幸而至於玩也以根本之撥而為太平之粉飾以財用之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日微而興不急之土木蠹弊日甚而濫當尼之恩私使今歲有一稔之望猶懼疲氓難以遽甦壞證難以遽復萬一歲事復不可保揭竿一呼羣黨趨和當是之時尚可幸而玩之耶又況韃敵多詐出没不常斥堠不明傳聞多端海宇將有鼎沸之憂人心已有瓦解之勢而玩視苟安類若平時何哉遂復極言宮中宴賜之不節内殿修造之不時以為皆

玩幸而縱欲者凡數事俄兼權兵部尚書十一月除權
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二年六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至日大雷電公因奏言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願陛下
罷宮庭之宴賞左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
之除授使天下欣欣有望治之想先是當國者專權執
政祇押勅尾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
悉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外示寛容内實忌之劉漢
弼入臺劾右正言葉賁賁聞之亦上章劾漢弼二人皆

罷而葉獨寵以閤職翌日奏事因言賁已先被劾則為罪人乃取臺諫之臣以為報復之舉其罪尤重退而謂嵩之曰濮斗南劉晉之小人之無忌憚者丞相何不去之乃尚留要地耶嵩之滋不悅俄除劉晉之為諫議大夫四年正月除範同知樞密院事亦除李鳴復參知政事使範不屑與共政而去範即出關上遣中使名回且勑諸城門不得出範會太學諸生上書留範而斥鳴復且併及嵩之嵩之乃亟遣其客劉棫密約劉晉之等併

論範嗚復範始得得遂其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拜
範右丞相善類相慶都人歡呼載道範以遂游侶不許
力疾入覲上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
範上五事一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
蹊得竊威福二曰肅宮闈謂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
三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于職毋徒守遷
轉之常格四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貼衛不當
爲徇私市恩之地五曰節才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

宮掖始自貴近始攷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蹐
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貼黄乞早定
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内降恩澤屢引前朝
杜衍例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
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時人情久狃於私多以
為不便太學生方大猷等亦上書言之上封以示範範
奏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
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亦習于見聞乃以近年之奬

政爲祖宗之成法是必有從諫爲之者陛下如以臣言
爲是上下堅守則諫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
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上求治甚急用仁
祖故事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條上
十二事一曰公用捨顧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
乘罅抵巇者無所投其間元祐之變爲紹聖非所慮矣
二曰儲才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
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面之通判爲幕府

郡守之儲以江面之郡守為帥閫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矣三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行義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者並罰舉主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為人覔舉四曰懲贓貪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勘證果以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貪贓實迹而監司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以行下勘證五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兼户

部經筵亦必專官六曰久任使内而財賦獄訟詮選與其它繁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七曰抑僥倖布告中外各務職業朝廷不以獎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勳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八曰重閫寄九曰選軍實十曰拓土豪十一曰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陜西之制則

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内又可以耕屯勝於
清野多矣十二曰謂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
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凡此皆素所欲施行者孟
珙擁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
範復之云古人謂將相和調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
心徇國若以術相籠駕非某所屑為也幸勿以此見施
珙大感服謝曰某四世受國厚恩自當效忠今蒙推誠
如許與前人以術相馭萬萬不侔願效死不辭未幾虜

入大五河絶中流置營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策應為隄防虜卒敗走計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悦範孜孜憂國知無不為雖在疾疢猶不廢機務疾革四月二十一日薨為相纔八十日年六十有四上震悼御劄賜謚清獻初國朝自紹興姦党摧折士大夫正氣至嘉定權臣復柄國三十年士習遂銷軟為貪佞無一吐氣鄭清之尤其所親信者闒其死紿其子約以保户門

而薦諸上以承其位既而一反之以為名又欲生事為功以壓勝之三十年架蒲扶持之天下遂至一輕擲而敗國家多事方自此始而乗時得志之士或反誇為小元祐於斯時也追罵已寒之肉者何難矣獨範超然其間痛憤時事屢與時相力爭如縱口而談古人豈不難哉相繼而叶助之者惟唐璘又相繼而與無所附麗而敢言者惟王萬嗚呼亦難乎其人哉然範死而清之再相矣所誤又不止國家矣其誰與爭之嗚呼亦可惜哉

範有令質至行讀書窮理必深玩味以聖賢格言大訓
實見諸躬行事親以孝居喪哀毀骨立事其兄如事父
訓誨孤幼盡恩處族黨謙和少賤與均禮雖御僮僕皆
有恩意未嘗見其疾言遽色有田二頃粗給饘粥雖貴
為宰輔未嘗增尺寸室廬僅庇風雨見者莫知為公相
之居自其未貴人已比之司馬公其後清脩苦節身若
不勝衣至臨大事則賁育不能奪天下傒其出處為休
戚得政未及大設施而遽薨識與不識莫不痛傷輀車

所過聚祭巷哭果與司馬公事皆相類嘗夢自為門銘曰守之以一報之以五且自釋曰守者守也報者應也既覺書於座右而言曰一者不易之理也所守在我不可或變也五者適中之數隨事而應必當中理也此其平生素學形於夢寐至為宰相亦不出此其遺文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六卷奏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易禮春秋禹貢關洛諸儒微言皆有論述漫塘劉宰嘗為名其居曰立齋故世尊之曰立

齋先生二子濬淵皆能世其家法範既甍清之再相時以私憾損其恩數大半濬淵食貧七年閉户讀書淡然不問濬嘗以薦縣大理正知汀州纔三月卒省諸邑月解錢數十萬計盡捐舊比之私得者代輸户部欠以寬民力南渡距端平百餘年間未有正人得政柄者也然則尚何望哉李忠定趙忠簡皆正人也遭時之厄力不能勝一秦檜壽皇思治宰相皆無足當其意者不三數月輒易然則尚何望哉於是内則賄賂成風衆獘膠轕

外則邉將収拾中朝所屬鑕剌之人使備數帷幄而國家所仰惟在天祐端平大壊之餘方得正人如杜公我理宗方傾心仰成衆奬方條陳更革邉將亦方洗心聽命乃纔八十日而終嗚呼其所關繫何如也豈不重可惜哉

文獻書院記

臨川危素撰

新安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台之士杜煜與弟知仁䕶從公遊煜知仁以所聞於公者授從孫範字成巳宋

嘉定元年同煜舉進士自為軍器少監奏對詳明歷官郡縣多有惠政淳祐四年理宗遣國子監主簿與郡守包恢即家拜右丞相其制詞曰學貫聖賢之奥識明義利之分曾未八旬而卒沒世之後特贈少傅謚以清獻建弼直坊旌異之沒之百十有八年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劉仁本言於行省請建文獻書院於丞相所居黄巖州之杜曲以祀朱氏而丞相配享别為祠堂合祭徐温節先生郭正肅公洎兩杜先生割私田二頃以共其

費行省達於朝禮部議從其請劉君以書來屬臨川危
素為之記方朱公弭節黃巖相其鹵地高下開河通江
為牐源泉常豐石湫等十有三處時其啓閉灌田數萬
頃其民至今利之此其遺愛實應祀典况以聖賢之學
作則垂憲兩社先生用其親見親聞者授於丞相高明
光大厥有本源故能直道正言風節彌著論古以為澤
潤生民學承道統祭法所謂以定於國法施於民丞相
實兼有之俎豆而尸祝之孰曰非宜初州之父老阮舜

咨趙必皓等請建書院以祠丞相進士周君仔肩首倡其謀州上於郡府不報劉君至是乃能企儒學之正傳慕前修之清節建學立師以為州里之望何其盛哉至正初予出黄巖拜丞相畫像於杜曲讀其遺文論著其言行載之宋史今乃與聞書院之事於政府執筆以為記文惡可辭

黄巖州新刱文獻書院記　郡人朱右撰

道之顯然之謂文賢有足徵之謂獻夫道在天下由人

而行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然則文獻書院之作實有關於世教矣台之黄巖素稱文獻之邦自宋文公朱子為浙東常平使按行其地表温節徐先生墓而士風以勵修置常豐石湫十有三閘而利澤在民又以道學淑諸台士若趙師淵郭磊卿杜煜與弟知仁皆從公遊杜以所學授從孫範嘉定改元同煜舉進士範自金壇尉歴官州縣多有惠政两入臺諫直道讜言淳祐

四年理宗遣使即其家拜右丞相益著風節僅八十日
竟薨於位特贈少傅謚清獻詔建弼直坊於宅里以表
之惟二先生師友淵源闡聖賢道統之學文章政事暴
白當時利澤風烈儀刑百世既没之百二十年今江浙
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劉君仁本言於省請建文獻書院
祀文公朱子以清獻杜公配别為祠祭二徐先生郭正
肅公磊卿趙納齋公師淵洎南湖先生煜方山先生知
仁捐基於邑南五里之名山曰委羽洞天搆宇若干楹

門廡堂舍像設服器靡不具備仍割田二頃竒以供春秋朔望師生廩給行省達於朝令下將以明年二月仲丁率州里諸生行禮其間麗牲之石既具俾撰以辭右惟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周東而幾熄集前聖之大成以教萬世者孔子也孔子之學至濂洛而始明集羣哲之大成以淑後人者朱子也其道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而講於家塾黨庠術序之間無非所以化民而成俗也苟知講學以明道則唐虞三代治教將

不在今日乎先哲往矣後之人日益景仰謂不專祠而尸祝之則無以致如在之誠而興起於百世之下此書院所由作也在禮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然二公道學行業為天下法傳之後世又豈止一鄉一國所歆慕而崇祀者乎惟斯道未墜文獻足徵後生俊髦朝夕游泳誦詩讀書是則是傚有以裕身而善俗則劉君之舉於世教豈小補哉斯立學之本意也若區區以二公謚號為名則陋矣右忝居里閈習聞二先生遺教敢不述

其梗槩以俟君子劉君字德玄邑人也今以温州路總管陞行樞密院副使云

杜清獻公祠堂記 續增原在赤城續集　程公許

淳祐八年春正月台州黄巖縣以故大丞相清獻杜公祠於學公天下士也砥節礪行於終始金石崇論宏議焜燿冊書精忠可質之鬼神盛昭名揭乎日月方百里之國焉能得以地產私其有然嘗論之天下惟是是非非不可泯於人心而是是非非之公訂之鄉黨為得其

實必其修於身行於家信於州閭也而後可使從政由
一命以上推所學以行已及物達而立乎人之本朝以
道事君施利澤於天下皆其取信於州閭者推之也盖
古者尚賢崇德始於校庠之習射習御而鄉先生殁得
祭於社之義距古未遠舉三老孝弟有詔月旦有評至
於邦彥碩老生有令聞卒有遺烈或立之祠或樹之碑
江都相之塋過者為之下馬郭有道之葬銘者自謂無
愧色彼其徘徊顧瞻悲慕綢繆必有以心服於人而人

自不能弭忘者民之秉彛好德之懿豈吾欺哉公之解
送於鄉第春官仕州縣也臞然一儒生耳掌故府四歲
不遷稍進而列屬寺監為郎中祕安知其際更化於端
平任言事官以直道結主知以風節聳動四海逮其出
輔碩藩入邑禁槖兼掌書命擢二事樞尋見嫉於權臣
歸食祠霄之禄猶前日一臞儒耳安知其積天下之重
望又際更化淳祐入秉國鈞以全德終始也先是甲辰
歲時宰以憂去位上觀監久若未有所屬者中外疑慮

異論蠭起公許奉祠寓霅被起家之詔以左螭直禁苑嘉平月之十二日賜對便殿晝漏盡十三刻而退日晏宣麻之命遽下秉燭問詞頭公與寶婺范公並命拜左右丞相丙夜二制脱稿進入偶當上意翌旦路朝宣布縉紳舉笏更慶都人士懽聲如雷動上側席延佇驛召旁午且申戒郡邑長吏趣發人情厭於朋比徯公相國一振刷之以六句始克與疾造朝理機務八旬而遺表上矣疾革索紙筆欲有忠告淡墨數十字僅一字可辨

上深悼為之不視朝者三日詔贈少傅謚清獻公許屬
當演綸中有兩聯如聞餘息之僅存頗欲有言而已澁
雖數字欹傾而若辨想九京忠愛之未忘識其實也嗚
呼士君子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每患乎無其時無其位
有其時有其位道可得而行矣命之不淑則天也天於
斯民何薄其祐而啇其寿也意者氣運之伸屈來往如
環無端蒼蒼正色亦姑任其自然而已乎抑陰數偶陽
數奇為善者不能以勝夫為惡者之名猶陽之奇不能

以勝夫陰者之偶乎不然何望始於上者注意之切若是而事與人迕十常八九温文正公所云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呂獻可臨訣謂天下事尚可為以今揆往信可為於挹而流涕也已間者邑子戴君汝白過我谿滸嘗及其長官趙君必适之意曰清獻公祠堂成惟疇昔心事之同非程公孰當筆頓首謝不能自已何以書來申前請益堅嘗聞黃巖之為邑與赤城鴈蕩岡阜聯屬下際滄海湫無涯涘毓秀孕奇有衍未艾趙君之作斯

堂也尊賢紀善宗化厲俗非但為一邦袞繡之誇圭璋特達近接目耳之間見君蒿悽愴寧忘歲時之瞻思德容如存風蹟未泯繼自今父詔子兄詔弟此吾曹之鄉先生也則必竦然知所敬慕退而自力於學以求為矩矱之遵炳靈載英豈特賦三都得以專美於江漢哉公諱範字成之學者尊之曰立齋先生而不以官稱云

重建清獻公祠堂記 見赤城續集　黃中德

竊觀漢唐以來以勛業文章居相位者代則有之未聞

以道學登台輔若宋丞相清獻杜公之為人者是宜社
而稷之尸而祝之於無窮者也丞相諱範字成之台之
黃巖人以宋淳熙元年十月乙丑生於杜曲里幼孤能
掾志勵行歷從從祖南湖方山二先生學以承考亭朱
夫子之傳道學淵源有自來矣嘉定中舉進士調金壇
尉再為婺州司法律已以廉臨民以恕所至有聲其入
為御史也則能整飭朝綱而屏退奸邪其出知寧國事
也則能損俸發食而多所賑給厥后以吏部而兼侍講

累除而參宥密莫不盡心竭力以効厥職由是聲譽烜赫朝野屬望矣淳祐初公退居田里詔即家拜右丞相公挺身當國者八旬以淳祐五年四月丙戌薨於位其豐功盛烈直言極諫具在國史傳中及其所為文集奏稿可考也公薨時上為輟朝減膳者三日尋贈少傅謚清獻錫以上公之服及飯含龍腦水銀郴板以斂有勅還葬於本縣靖化鄉杜黄嶺之原明日上率百官設祖帳於東門外親述文以祭之復出内帑銀絹三千兩疋

左帑所賜如之即其山為造五鳳樓及封壙壇塋翁仲祠宇象設之物莫不具備仍以境內鴻福寺為香燈院俾供灑掃神道有碑祭祀有田燕享以時若是先朝加殊禮於丞相者可謂至矣至元丙子兵變荐更杜氏子若孫浸陵替而寺日強盛由是墳塋不治祠宇傾圮碑識無存錫山土田寺僧奄為已有而杜氏之祀忽諸間有一二舉正其祠以復先圖者復為豪右勢家所脇今杜生回者丞相六世孫也年最少而貧又特甚一日讀

以傳家傳即泣涕白其父欲直其事於臺省而父方以力綿任重難之生即自奮厲曰以規復先業為事㒷元年大兵南下總戎朱公過而𤻲之既竄諸家右仍命有司拘還其舊物而寺僧終以頑傲拒命洪武元年六月日僉浙江提刑按察司事能公鼎實來下車之初問民疾苦杜生回首白其事公一見撫几嘆曰先賢之故豈不在我乃以其事屬之州長官唐侯承命即集其鄉之長老里胥訊狀無異詞遣五伯追呼凡浮屠之頑不率

化者詣公所公面諭以禍福不施極楚而寺僧咸叩頭謝罪歸其田若干頃而退旣乃命州屬官其等節其故址重建祠宇以奉祠事仍以杜生回一人掌金穀出入以為永久計他子孫不與焉於是州之人士莫不感戴忻忭願紀其事於石杜生回函公命來請於予予惟丞相公以道德名節冠前朝以勛業文章垂後代蓋自趙抃之後謚清獻者一人而已廟食百世誰曰不宜前元時部使者亦屢上其事於朝矣然祠事之復起復廢豈

天不妄以屬非人耶抑將有待於明時而為之耶欽惟
聖朝混一區宇屬當更化之初凡在儒先宜加恤典況
以清獻功德之盛必有感慕而為之興起者祠事之舉
維其時矣屬公以節制之尊行人倫之重首以斯文為
已任復其業不絶其祀方且為之建白其上而大施行
自非志清獻之所學疇克修祀典於廢墜之餘垂休光
於淪没之際者哉將見公之盛德令譽與清獻相為無
窮其履歴不至於台輔不止也余既重上官之請嘉杜

生之志樂清獻之事有成故為敘述其事不惟使人人知風化之源且俾為杜氏子若孫有所勸焉是為記

寄立齋二首見赤城詩集

秘書戴良齊

玄雲太山阿倏忽起天際悠哉復何心適與飄風會雲間翔虬螭蜿蟺炫五彩萬生方顒顒豈但千里内吾鄉作者幾俯仰既千載願言慰斯人名實施四海蜚鴻時以南翥鴻時以北翻翻堂上燕來往逝安適秋聲來九天星漢浩無極巖巖北有斗可望不可即極望勞我心

夢想三一太息下有縱壑鱗上有飛雲翼

慟莊齋先生　　王峯車若水

乾元含望久及是事方新四海看更化皇天忍誤人多

於閒論議得聽古經綸豈不懐斯世吾今愛此身

鶴林集卷十二

宋　吳泳　撰

賜喬行簡授左丞相兼樞密使肅國公口宣

御三朝壽俊間代耆英爰采搢紳之公言俾司鈞軸之大柄勉祇光命益究遠猷

方壺存稿卷四

真直院西山書

德秀昨嵩莅行屏不獲留陪餘論重深悵仰適辱寵惠五言絶句良用歎服令直院曾侍郎秘書陳少監劉祭酒及館中三數士皆名妙賢類從者一枉訪之不知肯俯屈否更希示諭為幸右謹具呈汪丈學士

右

即日德秀劄子

壺山四六　

通長汀黃知縣

三山福地聚廬而居千里鄞江分邑以理然而實異得以條陳材有智愚境分大小京秩之權穹而選人易與相門之望重而宗子則輕況又來至而不先與乎僻左而非近相去霄壤遠甚並稱子男得乎某官質得天成美亦世濟儒服醞藉不墜家聲胸襟玲瓏無非縣譜沛乎易矣有以覘之獻羨司征百乘之賦何以蜚聲貳令

一同之主可知果以最聞孚於衆聽不嫉頑而攘敓者息不留訟而凶嚚亦消執疑長汀之民難化以理或問莊定之後誰登於朝郎選方虛公歸則重某半生良苦一第可憐更十九年雖秪亦乳凡再三仕如魚上竿曾未闖於金閨誰實驅之鼎鑊業已失計寘諸勿言寄聲杭境之名望來母遽促膝槐堂之上求敎名行槩見於辭毋孤所望

臞軒集卷十

宋　王邁　撰

漳州辭廟文

乙未秋閏奏對未央其未信而諫也似訕其私憂過計也似狂俯不媿於此心仰不媿於彼蒼明不負於天子幽不負於寧皇惟是結怨乎邊帥撥怒乎廟堂交惡乎閹宦取譏乎妃嬙反舟蓬島奉祠故鄉聖恩寛大俾倅於漳聽求言之有詔將獻忠於皂囊疏已成而未奏俄白簡之飛霜謂不當謟事真某而慕名勝交結洪魏而

相誇張又不當詆二相之為牛李以今日而比有唐以此得罪分之所當歸處南山之下讀書養正之堂誓無片言以干時不作一書以入杭亦有神明質之在旁臨行告别寓誠辯香神之聽之綰無他腸

東野農歌集　　別集類三 南宋

跋

此詩有五絕吟藁零落十朋先生黃巖前輩行誼甚高嘗有詩云數枚豚犬粗知書二頃良田樂有餘杜家三杯碁一局客來渾不問親疎梅溪先生尊敬之有杜酒三杯碁一局王十朋如趙十朋之句

清正存稿卷六

快閣上繡使蕭使蕭大着長短句

廊廟補天手夷夏想威名上前張膽明目傾倒漢公卿二百年來章貢前趙後蕭相今古兩豪英四海望霖雨可但總祥刑　自兒時文字裏已心傾魁躔邈在霄漢薄宦偶趨承山見崆峒秀麗水見玉虹清絶猶顧見先生寄語二三子洙泗在江城

元夕上秘丞盱江月并引

判府秘丞而中永嘉陳公鎮橫浦之明年化洽政成民無札瘥歲無荒饑冬既寒而雪春方交而與邦民德之乃因民所欲而尊其知正月之望張燈公廨以旁施於亭也令民遊觀無禁前乎此也陰雲晚暖連日不開青炎既舉雲掃青萬象軒豁城之中邊士女闐咽以遊以嬉以歌以舞穹壤之間同一和氣官民之際同一至樂穆乎休哉屬吏徐鹿卿偶得周旋其間思有以寫父老之所欲言而不能言者以為公壽顧其詞語淺薄不足發越乃雜取東坡先生上元諸詩櫽括成酹江月一闋與邦民共歌之

其詞曰

雪銷平野正雲開天宇燈輝花市明滅吐吞無盡藏巧

闘飛橋激水鐵馬響氷牙旗穿夜簫鼓聲歌沸豐年歡
笑釀成千里和氣
相歡交遊嬉賣薪買酒歌舞昇平裏記得前年隨玉輦
吹下天香撲鼻壁月騰輝仙毬穩緫歸有傳柑遺來年
此夜通明仍許歸侍

水調歌頭餞提舉陳秘丞

嶺嶠轉和氣英蕩挾新涼登車攬轡慷慨風采肅臺綱
第一澄清官府次第咨詢民瘼餘事到囷倉謹勿養稂

蕎蕎畝稻苗傷　金芝秀蒲澗碧荔枝香此中風味不

惡楚借使星光毋薄炎荒瘴海曾著廣平李勉歸去廣

平章喚起昔賢慶千載續遺芳

賀新郎餞郭府判趨朝

解組輕千里趂朝來風高氣爽波平如砥試問餘恩深

幾許江潤秋清無底看雨徑常陰舞翠明月歸艎輕似

葉只梅花香裏詩千紙端不媿西江水謫仙才氣蘭亭

字更清姿雅度修竹長松標致官職幾人曾此過萱草

春風誰似任緑服蹁躚娛戲比去雲霄真一握笄令公勲業渾餘事中書考從今始

杜南安和昌仙詞見示次韻酬之

狂吟江浦不食人間煙火語韋曲名家也試河陽一縣花羣仙推去暫寄嶺梅清絶處笑俯清溪只有清風明月知

再次韻

雲横遠浦一段秋光煩着語月下誰家丹桂迎風一兩

花雙鳧來去不蹋人間風日處纔入雲溪問我來時總不知

賀提舉陳秘丞除憲酹江月

薰風有意還年年吹下九天綸綍庾嶺高哉知幾仞不隔清名突兀明月扁舟圖書之外所載無南物襄公往矣遼遼直到今日

南來北地開藩甘棠好在一夜春光入父老歡迎相告語依舊朱顏綠鬢四海無波西江無訟是先生清德嶺

梅迎笑和羹消息

水調歌頭賀史宰受薦

五剡乃脫選通籍入金閨祖宗立法初意正欲獵英奇近世流風薄矣强者立躋霄漢弱者困塵泥流水伯牙操底處有鍾期　公為政民不擾吏無欺春風桃李滿縣當路幾人知五馬弘開公道一鶚首旌治最遲乃速之基不枉受人薦更看薦人時

水調歌頭壽林府判

别駕映旋輀父老統稱航西風夜㡳事于役造物豈無情知道神生崧嶽大庾嶺邊和氣未足助勸聲小試活人手詳讞命公行　贛灘石青原雨快閣晴西江一帶風物盡把祝長生福與此江無盡壽與此江俱遠名與此江清江水直到海公亦上蓬瀛

漢宮春和馮宮教詠梅依李漢老韻

庾嶺梅花到江空歲晚始放南枝豈徒氷雪蹊徑不受侵欺孤高自負儘炎涼變態無期便瘴雨蠻烟如許淡

粧也不隨時未肯移根上苑且竹邊院落月下園籬除
却西湖句子此後無詩向紅紫要十分嫵媚因誰冥只
有天憐清苦紛紛蜂蝶爭知

重和

吏隱南昌問盤根幾世長子孫枝仙風道骨如此信不
吾欺素姿傾國難昏坐覺愆期笑好與水仙作配又還
恨不同時歲晚尋盟有幾早蘭辭湘浦菊謝東籬自向
月中弄影雪裏評詩角聲吹動這一天清興鬭剛喚起

赤松孫竹比心惟許君知

滿江紅　餞林府判

斗大橫江舊曾著周程夫子譚道處疎梅迎笑雙松延翠百載高風勤景仰數椽老屋重經始更大書留與後人看公歸矣

可齋雜稿　　別集類三　南宋

可齋雜藁序

先公少保覲文可齋雜續三藁杓侍官荆渚時竊伏會稡而錄之梓繼而庚使介軒劉公皷又刻之武陵端明木石先生尤公焴序于篇首二刻之行乎世也久矣昔我先公羽忠翼明簡知當宸入儀著佐出更幹方于淮于荆于蜀于湘于嶺于鄞海嘉謨勝略指陳手奏靡不援據古誼鋪繹事情炳然如丹其勳在王室書在國史

至於春頌賦詠游戲排偶足跡所至篇帙隨積其間代庭聞參懊畫掾都曹凡廟堂閣府諸所製作多出公手見者歎服曰冠冕佩玉之文也先公少勵舉業薦於漕者三晚賜奉常第殆天者酬之而先公愀如以不得奮自場屋為恨生平為文初若不經意或時撚髭散步俄頃抽思泉湧口授筆吏有脫腕苦五六十年間所作何限散逸亦不少矣歲戊辰先公棄諸孤覩遺草而有思儼慈顏其如對今所傳者手澤存焉藐是不肖大懼

弗能讀以閱于前文人光嘗欲手抄小帙未果會書市求為巾箱本以便致遠杓曰是區區之心也亟命吏楷書以授之棗刻告成用識于後咸淳庚午仲冬嗣男杓百拜謹書

後村集卷三十六

祭龍神

孟夏之月陽德方充時雨忽降祥兆歲豐天地訢合山澤氣通青秋白水生意芃芃豈曰人為繫神與龍昔迎令餞敢不敬共龍返於湫神歸於宮惟賤有司惓惓殷衷隱憂暫紓大賜未終尚嘉惠之無棄前功

雪窻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雪窻文集敘

古之君子之於言也求盡其心而已夫言所以宣志而達猷也君子蓋慎之言行於居而用利大之可以謀王經世次之可以格事勸功飾詭而違實遷物而隱情則徇富貴者之所以自壞也吾讀雪窻孫先生之文而知君子之心矣先生生於宋季事穆陵其立朝議論有輪對有繳納有建白有論進故事忠愛之真所以志也予

見其疏聽納之原辨忠邪之界閱得失之故極興亡之幾焉耳是故人主能審於其言而治可幾也知聽納之原然後可以廣善也知忠邪之界然後可以論相也知得失之故然後可以更化也知興亡之幾然後可以合危也其言抑而不阿抗而不激博故而不迂練務而不瑣有敬與之遺焉蓋先生不以利害怵其素故其言盡不以嗜欲詘其剛故其行危卿貴柄朝可以藉位兩府而先生弗為也屢丞郡紱而終身焉雖嘗晉叅法從位

未紓其用時未殫其言然先生之心則罔不盡矣斷國論者可以徵謀焉稽行實者可以徵節焉議道術者可以徵學焉信先生之爲君子也嗚呼穆陵於南宋可謂僅治然多慾内訌匪人外附動色於殘金之既殄而忘大敵之壓境也蓋先生獨懷隱憂而舉朝方然泄泄其何望於諒先生之言矣先生裔孫文卿甫懼斯文之或湮也將傳之梓自江陰走書金陵俾塏叙塏惟先生之賢雖光昭史冊然世更二代年歷三百而爲子孫者能

寶遺編而不墜使夫喬木增蔭流風激頹則孫氏之賢可徵矣祖宗有美而弗知知而弗傳可謂賢子孫乎吾近閱宣志則先生之名無聞焉乃知考最難該文獻易缺今日之傳之也吾得無懲憑乎文卿甫吾畏也舉進士為給事中以言落職茲江陰是無忝其祖云嘉靖歲丁酉九月丙申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塏謹敘

雪窓文集後序

雪窓文集者宋吏部侍郎孫公之所著也公裔孫司諫君將梓行之出以示予予讀之喟然而嘆蓋傷夫宋事云夫忠臣之事君豈顧樂有是名哉遇不遇庸不庸故臣或享直名而國無救於禍敗若公之所遭是已夫宋之亡也理宗寔速之何則金人雖殄元寇方張輕信寡謀日尋干戈而戲疆土謂宜悔過厲精植良屏奸之没汲也顧崇信奸回踈逖俊彥使國是日非士氣日挫長

玩愒之習以成消沮之勢欲祚之永得乎公之仕也適當其時立朝多所建白皆援古證今指事陳勢鑿鑿可施之行事而理宗聽之如水投石卒無一言之入豈非有臣而無君也哉嘗以歲月揆之公之解司成吏侍出知建寧也其當丁大全逐董槐之後乎是時理宗之相惟槐差强人意而大全鄙夫得以逐之雖太學生顯斥其奸反得罪以去公直前之奏蓋體婉辭切而事已不可為矣矧奸臣仇大學又非司成所能一日居也懇辭

要階力請闕郡人皆高公之節而亦豈公之所樂耶夫
理宗要亦非昏庸之甚者而舉措若此心窒於欲而蔽
於諂故爾公如彼何哉集凡二卷曰奏議曰故事其誌
贊哀誄為附錄一卷讀是集者可以論其世矣
嘉靖十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廬陵劉敎序

嘉靖十有六年秋八月丁卯廬陵[illegible]序

贊文[illegible]為附錄一卷讀是錄者可以論其世矣

於諸故簡公叶孫百篇集凡二卷曰奏疏曰故事其益

理宗要亦非容亂之其者古舉諸乞以室春若所議

要賭攻請閑職人皆當含之首百亦宣合之所業取夫

文溪存稿　　　　別集類三　南宋

文溪存稿原序

先公以鼎魁當宋末造敭歷中外隨地著勲今觀其立
朝奏議追斥王安石叛經請正儲君名號擊奸相史嵩
之劾樞密陳韡京尹趙與𥲅力詆巨閹董宋臣盧允升
務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非僅激烈於詞
章者其在外也節推汀州則靖亂兵存郡守破劇賊提
舉福建則驅濁吏活饑民秉憲江西兼知贛府則劾贓

貪決寃滯置平糴罷官酤化尙蠻爲良民其居鄉也紐城諭賊旋解去攝鄉帥邱迪吉誣戮平民則檄詰救辯其寃梳閣職有但得四方存性命何妨三字減頭銜之句初以右正言劾陳趙不允引裾留牘去後除知贛憲閩改漳俱辭不赴參大政徐淸叟力薦起官旋以侍郞劾董盧不納遂同御史洪天錫出國門歸隱文溪著書講學以植彝倫存節義爲本宋社屋而文獻凋殘家藏御書四十二道盡爲昆明刼灰先公之文幾不可問幸

先公門人東莞李春叟收拾燼餘得奏稿雜文一百二十二篇詩詞一百二十五首付之剞劂名曰文溪存稿歷元至明踰二百載成化庚寅族祖禎得先公所撰墓誌二於裏水林巒正德己卯族祖達元得先公所撰清獻行狀於崔公文集中嘉靖己卯族祖翺同知興化得先公請方謚狀及祭方文挽方詩並先公轉朝散郎制書一道於大琮十世孫方宗重是年九月復得文文山跋曾子美書文於御史朱淛嘉靖癸丑彙集重梓板藏

宗子家後沙灣房請板留於祠中迨遭鄉變板遂失落嗟乎先公功業文章炳耀今古僅存此集世變屢更梨災棗厄所幸舊帙猶存因訂其魯魚分類編次而授之梓亦此集更新之會也念厥紹者惟懷永圖焉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加一級掌光祿寺卿事前吏部驗封清吏司員外郎禮部司祭清吏司員外浙江道御史改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實加陞一級知南直隸池州府建德縣事十四世孫際

明頓首撰

文溪文集二十卷諸體具備宋侍郎謚忠簡李公之所著也厥居文溪之上肆以名集公弱冠起鼎魁歷仕中外垂三十載名在史志昭昭乎世憲故稱其人與文者曰南方間氣余無容贅特因而有感焉君臣之際不其難乎漢文之世而賈生長沙武帝之世而仲舒江都長孺淮陽夫二君賢矣何其遇不易如此哉宅不必論理宗者非宋之英主哉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

顧畏憚之公亦曰一介孤遠不由薦進故其陟言路登從橐知為斷乎親擢非不知公者而竟取嫉於史嵩之讒間於盧董年未老乞身端揆輔弼之績無自見焉則公為遇耶未盡耶於乎難言矣公歸三年沒又十有六年而宋亡時文文山陳文龍二公皆以大魁起家食此亦非盡遇其君者竭忠徇國乃公不及與矣要之精忠大節易地皆然何惑乎何惑乎故臣之於君所遇者時也所以遇者道也道苟在已百世而下猶想其所以為

遇者安得不悄然思慨然俯以悲也昔余南遊拜公祠於海珠之山作歌詩弔焉兹幸得觀遺跡於其孫如鳳氏完整可愛抑亦有道者言宜永其傳則公之遇不遇吾奚悲云如鳳君諱翱同知吾郡德徽惠政績其家聲翱付是稿於梓余嘉其仕不忘學尤不忘其世之所從也樂為校讐而又重之以辭致其古今之感焉於乎嘉靖辛卯孟秋賜同進士出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

奉勅提督南畿學政莆陽鄭洛書撰

嘗觀古今士大夫有其資者或無其才有其文者或無其行有其遇者或無其氣故進退出處得失恒不能齊也吾廣忠簡李公崛起南服為宋名臣其傳在國史不可尚已一日公嗣孫璧山氏遣其子鼎來持所著文溪集見遺予反覆誦玩手不能釋見其資粹然如麗金崑璧其才浩然如江漢溟渤其文蔚然如天葩雲錦其行犖然如泰山北斗其遇殷然如雲龍風虎其氣肅然如秋霜烈日出則危言危行距邪翊正處則且農且漁靡

適弗樂故徐梅埜稱公為南方間氣文文山評公為菊坡樣人如公真可謂完人矣所著集凡二十卷文百十二篇奏議二十一篇詩詞百七十六首遐哉邈乎公不可作已讀其人想見其人猶凜然有生氣也璧山翔名字如鳳守潯州剔歷中外三十年所至卓有政聲尤剛毅不隨有文溪之風鼎來為邑諸生英資未艾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尚克承哉並書以復旹嘉靖癸丑中秋後學南海鐵橋黄衷子和甫頓首書

文溪集者宋侍郎忠簡公李先生之所著也其文質實而簡勁盡脱陳俗初讀頗難偶以為樊柳之儔也及觀跋蒲坡之作及淳祐赴闕奏劄乃知公正直忠信學宗清獻崔公而立朝之讜論浩氣骨鯁凌人數被史嵩之讒沮有經綸之才而不獲輔相之任其言之奇古固有由也語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不其然哉公至今且十餘世矣其嗣孫翱仕為南禮部主客郎中言動不苟文雅清修綽有公風方將纘公之緒而益光大之則公

之道雖未大行於一時而實遠流於百世矣吾知斯集也當與文溪並行於永久而不替乎嘉靖十七年歲次戊戌冬十二月辛亥高陵呂柟書

文溪存稿論

嶺海巨浸浮天巍峰薄漢鍾山川之秀者不減嶽降生申雖炎嶠天末地遠交疏然間氣特出卓行輙夐千古唐張文獻先生九齡宋崔清獻先生與之此非山斗共瞻聲施振古者乎吾祖忠簡先公居二獻之間德業文

章班班史删本傳載之詳矣百世下惟陳江門湛甘泉
文文山三先生論隲甚當陳之論曰觀文溪存稿瀰瀰
汪洋若江河之奔駛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
往驚絕至或不能以句謂文溪直文耳徐考其實則見
其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卓乎有以自立葢庶幾浩然自得者
湛之論曰公忠孝義勇惠廉備六行以立身奸臣觀之
將愧其忠蕯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

其義怯懦畏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剝殃民者觀之將愧其息貪進無恥者觀之將愧其廉而至於文文山之評則曰崔公天人文溪崔公樣人崔公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嗚呼尚論千古各抒心期三君子可謂知言矣立教維風得一善猶足以表矧文章德業如先公者可不謂百世之師歟先公之自題者有曰吟[illegible]山癯搭颯野服煑茗松根煨芋巖曲且農且漁非仙非俗其傍何有秋鶴霜竹寓言之意何深且遠也人世昏昏熱夢非茗

文溪存稿

不醒非入林不冷有松根之茗而熱夢不知何去矣人世貪饕攘逐豈知藿食可飽幽巖可棲有巖曲之芋飡逐無勞營營矣耕穫失志於伐檀釣絲力繫乎九鼎有農漁之樂而素餐隕墜可無貽誚矣溺志蓬壺老死海上與不出牖下者均於世教無補脫仙俗之藩而行已措躬別有實地矣雞鶩營爭於宵旦蒲柳先零於望秋織性弱質傷壞名檢有秋霜之竹鶴而清標勁節高出塵表矣凡此皆先公之自繪即先公之所以立教也明

遠維志謹揭其立言之旨共印於三先生以告夫後之知言者

文溪存稿傳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少雋穎絕人寶慶丙戌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昴英第三人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埤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昴英爭

不聽徑棄官歸丞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泊回悍兵王寶已閉關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昴英開諭諸賊乃解既朱積寶合磜冦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乙未摧鋒戍卒叛昴英出諭賊甫縋城羣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為動從容諭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後崔與之平賊以昴英有贊畫功

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奏數千言極剴切上賜金酎其直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灾異臣當進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納尋丁父艱既終喪累召不起杜範入相首薦爲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

上言請正史嵩之罪以伸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之寃又
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宮媪閹寺猶
未斥絶是皆為更化之累上謂宰相曰李昴英南八無
黨中外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抗疏乞
早正儲貳言極懇切又極言史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
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為動容以抗疏與在
外差遣俱辭不赴人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之風徐清
叟叅大政力薦之上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

刑兼知贛州劾貪決滯一道肅然課治最召除大宗政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録院檢討上殿疏極言時事既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諫上嘉納除兼侍講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開國男董盧二閹竊弄威福昴英乃直前數奏疏入不報又再疏之不報上屢有大用意竟為憸嬖尼焉遂歸卒謚忠簡平居温然接物至於臨大節雖鼎鑊在前不慴也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寶慶間以春秋擢進士第三人

初調汀州推官還太學正除武學博士未行推辟戍卒綠惠寇廣崔與之登城撫之昂英偕楊汪中出城諭賊事平召除太學博士試館職為校書郎累疏言事上意嚮納丁喪服闋淳祐初赴闕擢右正言劾奏知臨安府趙與𥲅聚歛害民理宗難之至牽裾力誅後罷歸適權鄉郡邱迪之處殺無辜昂英繳告勅乞辯平民之冤於是全活甚多以此竟褫閣職而歸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被召赴闕兼國史

實録院檢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又中官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攻之俄解言職昂英奏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歸居文溪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

論曰孔子稱叔向曰古之遺直於子産曰古之遺愛也李昂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輩揭綱常於宇宙間而奸人為之寒膽惠先鄉閭寧削職而不顧粒饑坻肉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胷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湫瀰汪洋若江河

之奔駃而又好為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絶至或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公名昴英字俊明别號文溪廣之番禺人其先家乘國史未詳父奉直大夫諱天桀有隱德母夫人黎氏有娠時大星降庭未幾公應期而生弱冠登上第洪平齋徐

梅埜諸公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調推汀州平反清讞民無冤者時守陳孝嚴鷙悍刻下遄致變作公委身蕩平之端平乙未戍卒亂由惠州直趨番禺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守帥曾治鳳航海潛去公與崔清獻公提兵討賊一道生人賴以安全事聞入朝理皇以膳略褒美首上疏言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風紀凜然提舉閩粵貪吏望風解印蓋氣節之悚人也如此淳祐初杜公範入相與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時稱為

三賢僉庭薦公公至抗言時事一曰定國本二曰去權奸三曰斥絶宮媪閹寺尤奮及論列伸三賢暴卒之冤士論壯之上嘗從容謂宰執曰李昴英南人無黨進秩兼講筵公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劾奏史嵩之奸險貪殘罪浮四凶宜遠投荒裔疏三上乃出嵩之於外時陳韡趙與𥲅輩夤緣為尊公力詆之至引上裾奏不納吉與外遣三學生用李師中送唐介韻餞之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輿論傳誦然公之忠正出

於天性未幾除直寶謨閣進大宗正卿貳冢宰志在格心時宰側目竟以世議廹阨不容其高公亦莫之顧也若其廬墓卓行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於㣲酋嗜殺之殃止於鄉帥尤有出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及歸田賦詩抱道自樂湛然若終身焉謂其立身制行大節足以廉頑而立懦是耶非耶卒之前數日忽一夕大星殞既而公没識者謂公之辰繫於天固異云所著書文有二十卷行於世名文溪集論曰嶺之南雋士竒人亦多矣唐

宋而下莫重張文獻公九齡崔清獻公與之立朝造粤皆有異勲由今觀李忠簡公班於二公之間豈其軒輊哉善乎文文山評之曰崔公天人文溪崔公樣人崔公不可作已願見文溪嗚呼文山振古人傑其為評亦心服於文溪可以觀公之平生矣士有懐琬琰而含輝光者亦何可泯哉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父天棐龍圖待制母黎氏時大星降庭而生昴英少雋頴一覽成誦文思絶人弱冠以

春秋首解崔與之深器重焉寶慶丙戌進士第三人授
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鷙悍暴虐部卒搆亂昂英討平
之以母憂去起武學博士未赴會摧鋒卒叛攻廣州承
平日久人不知兵闔郡大震帥守曾治鳳輩航海潛去
庾使黃歲請於崔與之為守禦計與之令昂英偕楊汪
中縋城下諭賊退擢大理司直轉太學博士賜對奏劄
語多剴切上賜金旌之累遷大宗丞權兵部郎中以親
老求外補除直秘閣福建提舉甫下車貪吏望風解印

去歲大侵捐俸賑貸所活萬計崔與之卒請歸持心喪不許尋以父憂去既塟桑室墓左與宗姓子弟講業其中累召不起淳祐初以吏部郎召會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所為廷臣莫敢言昴英獨請正嵩之罪復陳三事曰定國本曰去權姦曰斥閹寺上嘉其直書名御屏尋擢右正言謂宰相曰李昴英乃南人無黨中外頗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會史嵩之服闋謀再起昴英奏嵩之罪

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率同列抗疏亦不報於是復自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第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何足直念乎上為動容乃策免嵩之時執政陳韡剛狠京引趙與懃暴歛並奏劾之上却其疏昴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命與外補三學諸生餞諸國門外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三除外秩皆不赴會權廣帥邱迪吉淫刑以逞戮及

無辜移書請雪之不從而暴益甚昂英繳告敕留郡庫乞糶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竟以此落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薦起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為己任糾會疊決冤滯一道肅然郡人崇像祠之擢直寶文閣尋徵為太宗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録院檢討時賈似道丁大全用事首疏論之上有西太乙之幸復諫曰蒙古方強四郊多壘卧薪嘗膽此其時也湖上游觀路途迢遞回輦必暮意外可虞上嘉納

焉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封番禺開國南屬內侍
董宋臣輩竊弄禍福御史洪天錫疏攻之俄解言職昂
英乞與俱貶留疏拜辭歸隱文溪之上久之召爲端明
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賜其所居額曰久遠曰
文溪曰鬱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降舍東闔城驚觀
次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昂英天性勁直議論
高邁其文簡而婉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
推服之平居接物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然

不可奪所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廣州南江中有海珠山昴英讀書其上後人因祀焉有司復祠於城中

文溪存稿行狀

公諱昴英字俊明別號文溪初祖卲宋侍御史由豫章至南雄四世祖承奉大夫僊之始自南雄溪塘鎮遷於番禺鷺岡村傳六世至奉直大夫天棐公子五人公居長焉生宋寧宗嘉泰元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將

誕母南海郡開國夫人黎氏值大星降庭因名少雋穎絕
人及長讀書海珠山博學多識一覽成誦嘉定壬午弱
冠以春秋首薦於鄉菊坡崔公深器之諸老見其文咸
謂當遜一頭地理宗寶慶元年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
春闈知貢舉官鄒應龍得公文欲置首魁而公治春秋
或曰上始即位宜崇帝王之學時帝方諒陰遂以台州
王會龍書義第一而屈公鼎魁三名洪平齋徐梅埜諸
公皆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由是名動海內如景星鳳

凰士争先快覩初授汀州推官州守陳孝嚴鷙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公料其禍必至力請增陴浚湟以備不虞適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充口券公争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公厲色呵之徑棄官去方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盗公忍棄吾民乎盍回救民命洎回則悍兵王寶已閉關殺吏矣士民乃擁公入公以身翼守諭賊退而賊閧然必欲得守公叱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自投於

地衆咋舌共掖公起乃散去守始獲免既朱積寶合磜寇攻城公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略躬督戰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走功聞於朝有旨特遷二秩除太學正未行是年壬辰十月繼母夫人潘氏卒公丁艱歸番禺端平乙未服闋除武學博士未赴會廣州摧鋒軍戍建康歸不踰嶺復更戍江西戍卒皆怨卒有曾忠者相率為亂焚惠州二月遂圍廣州聲言欲得連帥幕屬而甘心焉帥守曾治鳳聞之航海潛遁

右曹孝淳避兎水之南獨庾使黄公崴請於蔛坡崔公權宜措守蔛坡乃登城曉以禍福賊羅拜城下而公獨毅然偕經幹楊汪中縋城出諭賊賊擬刃欲向公公不為之動從容明利害順逆以感動其心賊皆聽命而首亂者懼誅終不肯降公知其黠不可口舌説徑歸厲兵秣馬遂啟闘擊賊賊知有備遁去事聞除公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起蔛坡鄉帥指授諸將悉力討賊不數旬而定一道生靈賴以安公賛畫之功名多名

除太學博士丙申至都陛見賜對帝曰前此五羊之冦卿能絶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曰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宜勝感激因賜公以金公首言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撓非不欲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秉間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又言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厲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

郢之歎凡一千言帝皆納之丁酉嘉熙改元歳當秋闈
公被命衡文取劉必成為解首人咸稱為得人戊戌召
試館職除校書郎兼榮王府教授辭五月改授秘書郎
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朝散郎兼屯田郎官時朝廷屢
召菊坡崔公為右相不至帝以公游菊坡之門俾奉御
札還召菊坡因除公直秘閣知贑州而菊坡固辭不行
公還朝亦辭贑州之命尋還知大宗丞權兵部郎中以
親老乞外便養葢是時奉直公年已六十有四矣帝從

其請遂除直秘閣出為福建建寧縣倉提舉己亥奉奉直公之任建寧甫下車會吏望風解印去歲大飢公多方賑濟捐俸以助之活者甚衆是年十二月菊坡崔公卒訃聞公請於朝乞歸服心喪不許會臺臣彭方以風聞劾公公遂奉奉直公歸番禺還至江西臨江城南慧力寺奉直公以病終馬時嘉熙四年庚子十二月十九日也淳祐辛丑奉柩歸里哀毀終喪壬寅十二月奉葬於增城南鄉嶺大面山親書以紀因築室墓下聚宗族

子弟講學若將終身累召不起甲辰廣帥方大琮行鄉
飲禮請公為僎既而大琮復立四先生祠四先生者公
與校書古成之秘書温若春正言郭閶也蓋謂公之行
誼可以媲美古人故生與古人同祠焉乙巳立齋杜公
範入相首薦公曰李昴英好監司也以吏部郎官召丐
祠不允再召始惴然改曰權姦去國衆賢拔茅正朝廷
清明時也吾敢有遐心乎丙午夏赴闕帝曰卿去國幾
年公奏曰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節以臺臣劾去因

進二劄言范鍾之昏耗建儲之遲滯史嵩之奸邪吳知古之詭秘又言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綱羅英俊莫先於寬資格之拘每劄中讀至一事帝必從容問之讀畢帝又問曰外間有何所聞公奏曰臣之所聞已盡見於奏劄中矣帝深嘉納且書御屏紀姓名杜丞相範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忽相繼暴卒人皆疑姦相史嵩之所為而廷臣緘默無敢言者公獨斥言不避廷紳學校始相繼論列乞正姦相之罪以伸三賢之

寬十月擢左正言帝謂宰相曰李昴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公感激覲擢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且曰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內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言極懇切既而史嵩之服除有嚮用之意朝論洶洶公與殿中侍御史章琰監察御史黃師雍復奏史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四凶盡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公獨再疏曰臣疏列史嵩之

奸狀踰旬不報屢入催奏未聞制可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乃賣國之賊臣蠹國之盜臣擅國之强臣誤國之奸臣將為害國之亂臣疏三上語益切帝為動容即日與嵩之宫觀勒令致仕十二月公上殿復劾樞密院陳韡臨安尹趙與篙未及讀劄而帝即問所論謂誰公以陳韡趙與篙對帝却其疏不納公引帝裾復奏帝怒拂衣入宫公

留其疏於御榻再拜而退諫議大夫鄭寀因乘間劾公又嗾同列再疏有旨罷公言職與在外差遣翰林學士李韶上疏留公不允遂出國門三學諸生用李師中送唐御史介韻餞公國門外有庚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持幟郊迎里閈詫為盛事踰年丁未十一月三省同奉旨除公知贛州十二月三省復奉旨公依舊直秘閣除福建提刑又改公知漳州俱辭不赴戊申九月又致書於鄭丞相清之

求免知贛州時庸齋趙公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
李公韶陳公愷徐公清叟也八士公其一也所謂國之
干將莫邪者也天下聞公之風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
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己酉權鄉帥卯吏吉安指平
民為盜攝倅陳知章復恣為羅織淫刑以逞戮及無辜
公移書吏吉爭之吉不聽而暴愈甚公遂檄告勅留郡
庫乞辨平民之冤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為僉
壬所陷竟削閣職免新任公聞之怡然賦詩曰但得四

方全性命何妨三字滅頭銜其勇於為仁如此淳祐壬子十月徐公清叟參知政事又力薦公帝思公賢遂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慨然以洗冤澤物為已任乃劾贓貪決寃滯一道肅然置平糴倉以恵飢氓罷官酤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為便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為亂公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臺訓治撥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一章解義以訓飭之

酋豪各録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無復為梗
徐公清吏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為矜式課治
天下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
赴闕兼國史院編修實録院檢討賈似道丁大全方用
事公首疏論之又上殿奏劄援唐憲宗之言曰朕幼在
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
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為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之
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時宰左右皆

側目帝將有西太乙之幸又抗疏力諫其畧曰方四郊
多壘北正卧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遥
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帝嘉納除兼翰林侍講
學士時皇子忠王冠即度宗也復進公太常卿為之賛
禮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除龍圖
閣待制尚書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監修國史封番
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時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竊弄威
福御史洪天錫公所薦也三論之不報遂解言職以去

公乃直前敷奏其略曰今歲以來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之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疏上不報公又再疏曰近日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遂留疏拜辭與御史俱出國門搢紳士庶祖餞者絡繹於道咸惜其去時寶祐

三年乙卯也公遂歸隱於羊城文溪之上又於城北白
雲山搆文溪小隱軒玉虹飲澗亭遨遊山水間漁釣自
適著書行於世自是無復仕進意矣時軍國多務帝屢
有大用意竟為憸夑所厄尋有詔除公端明殿學士僉
書樞密院事公乞辭不赴帝念公賢因賜其所居扁堂
曰久遠里曰文溪洞曰鸞陽御書大字賜之丁巳秋忽
一夕大星隕舍東遠近駭觀後數日而公没時宋理宗
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也年五十有七聞於朝

錫謚曰忠簡葬於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之原景定三年壬戌漕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公於海珠山咸淳九年癸酉士人又請於郡與崔菊坡合祠明嘉靖十五年丙申舉人倫諫梁津李鸞曾貫周懋德黎文表以合祠湫隘又請於僉憲李公默特命祀公於城西後以稅監道擾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又改建新祠於雨帽街備倭府故址有司春秋專祭今祠地入為某王府而俎豆於海珠論曰先公之生也值大星

降庭而生及其沒也亦以大星隕舍而沒豈偶然哉觀其由筮仕以迄宦成皆以直節侃侃於時百世而下讀其書想見其人所謂廉頑而立懦者非先公其誰與歸

文溪存稿事文考廣誌傳不入

明楊慎曰自有史冊以來未有宋史若是之多者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可慼者紀一事而先後不同紀一人而彼此互異長不知美短不知刺誠哉是言朗忠簡先公諱昴英官理宗朝直節勲名彪炳宇宙而

修史者不為之特傳只附之黄師雍傳中不熟覧宋史者竟以先公政績徒見省郡邑志而已可慨也昔文中子王通為隋代大儒而唐修隋史不為通立傳時魏徵陳叔達房玄齡杜如晦皆王通門人以通曽孫勮勃䀢侯君集集與長孫無忌因并惡勮曾祖通修隋書雖魏徵為總裁陳叔達秉筆竟畏無忌不敢為其師作一傳後宋景文修唐書始附通名於其弟王績暨曾孫王勃諸傳中至明嘉靖九年通乃得與后

倉歐陽修胡瑗陸九淵五人從祀聖廟況先公孤忠突兀理宗雖有南人無黨之稱而屢疏權奸糾劾三世丞相史嵩之之罪烏知其子若孫與門生故吏子弟雖宋亡而恨猶在不為之切齒如王通乎乾隆壬申秋七月當事大人延董浦杭太史為吾廣書院山長甫至即札請諸大人送先公與黄文裕公兩神位入祠院中紳士為之稱快今癸酉上元太史顧山舍適見先公集板與海珠舊誌半為朽敗因囑朗首倡

族人重新更命朗兩兒大生大作監刻不日而成憶自曾大父天曹公重刻百餘年集中暨先考為先公行狀者俱已蒙壞而太史力勸重新與海珠誌一朝剛竣誠為忻抃因并輯先公事文附録以便考覽琯朗崇僕謹識

李昴英傳

載仁和邵經邦弘簡録邦正德進士學者私謚弘毅先生

李昴英字俊明廣州番禺人父天斐母黎氏夢大星降庭而生長從崔與之游弱冠登上第考官稱為南方間

氣調汀州推官平反民獄郡無寃者守陳孝嚴鷙刻下
倉卒致變昴英委身直前脫之虎口時承平日久人不
知兵循州戍卒亂由惠州直趨番禺守帥曾治鳳潛遁
昴英與崔與之皆家居提兵討賊廣城被圍昴英縋身
而出諭賊禍福斂兵退城賴以完事聞理宗褒其膽略
召為監察御史首疏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
之罪一時氣節凛然擢閩粤提刑貪吏望風解印淳祐
初杜範與劉漢弼徐元杰偕薦除朝請郎直秘閣抗言

時事一定國本二去權奸三斥宮媪閹寺值三賢暴卒昴英奮激論列稱其寬抑士論壯之進秩朝奉大夫兼侍講益自感厲知無不言三疏嵩之奸賊貪殘罪浮四凶宜遠投荒裔至引上裾不納外授主管建康府三學諸生作詩送之用李思中送唐介韻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與論傳誦未幾遷直寶謨閣進大宗正卿吏部侍郎志在格心時宰側目其忠鯁出於天性竟以世道迍邅不顧而歸作詩爲文抱道自樂

親喪廬墓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於崗酋嗜殺之風止於鄉帥尤有出於人情守官常道之外者卒之前數日大星夕殞識者言其死生咸繫於天所著有文溪集二十卷文天祥陳文龍加以評論得謚忠簡

黄師雍傳 載宋史列傳

黄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黄幹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詔為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懾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别部都統時青圖之謀

泄全殺青師雍不為動全亦不加害狭滿朝議褒異師雍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為法李宗勉趙必願趙汝談皆薦之師雍慕徐僑有清望欲謁之會其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僑聞之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悦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轉運使王伯大上其邑最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

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顧還糧料院又曰料院與相府密邇所以相處師雍亦不顧嵩之獨相權勢浸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姦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嵩之帝感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為監察御史師雍還宗正寺簿尋亦拜監察御史首疏削金淵秩送外閒住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宥之嵩之終喪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

史章琰共疏乞即斥之師雍亦上疏論列帝感悟即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畀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之職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啟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臨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琰亦繼劾克莊師雍又乞罪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𥲤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

昴英并及琰鄭寀秉間劾琰昴英又嗾同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閶乃與蕙腹心琰昴英去國寀於是薦周坦葉有大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參政吳潛去陳垓為監察御史時寀與蕙坦垓有大合為一師雍獨立寀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召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多指寀坦等為起災之由牟子相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揭前榜

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
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乃以鉞附師雍帝不聽擢
師雍左司諫未幾案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奸案
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魏
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
其婦日造清之妻讚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
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
居舍人兼侍講力匄去清之猶冀師雍稍貶師雍曰吾

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師雍爲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而卒於江西官舍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之若不出而於衰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故其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人言云

洪君疇論 載元周密齊東野語

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能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

人之所難者絶無而僅有曰温陵洪公天錫君疇一人而已方寶祐間宦寺肆横簸弄天綱外閫朝紳多出門下廟堂不敢言臺諫長其惡或餌其利或畏其威一時聳鈇真足動揺山嶽回天而駐日也乙卯元正以公為御史公来自孤逺時莫知為何如人首疏以正心格君為説且曰臣職在憲府不惟不能奉承大臣風旨亦不敢奉承陛下風旨固已聳動聽聞矣次月囊封言古今為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謹按入内内侍

省東頭供奉官幹辦內東門司董宋臣宦寺之貪黠者也並緣造寺豪奪民田盗召倡優入褻清禁先是正月內呼營妓數輩入內祇應摟覽番商大開賄賂不斥宋臣必為聖德之累將作監謝堂外戚之貪黠者也很愎之性喜於凌物攫拏之狀旁若無人不曰以備中殿宣索則曰當取教旨畧除淑德令芳天下備頌不去一堂必為宮闈之累集英殿修撰知慶元府厲文翁小人之無忌憚者也神臯流毒屢玷抨彈藉衣錦威行攫金術令又移其剝越者

剝鄭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憑邸第耳不去
文翁必為王邸之累臣恐社稷之憂不止累陛下累宮
闈累王邸而已乞將宋臣逐出堂姑子祠文翁罷黜臣
雖九隕不悔疏上兩日不報君晴徑出江干待罪於是
中書牟子才存叟右史李昴英俊明交章留之乞行其
言乃令堂自陳乞祠除職予郡宋臣自乞解罷令首尾
了日解職文翁別與州郡差遣仍命臺臣吳燧勉回供
職會立夏日天雨塵土奏乞屏絕私邪休息土木以弭

天災又案少司監余作賓后戚謝德懋至五月復疏都
知盧允升門局董宋臣及内司諸吏恬勢作威奪民田
伐墓木等事盡言不諱直擣其奸疏留中不下止令尚
書省契勘内司爭田伐木等事及罷内司諸吏職事而
已公論爲之抑鬱大宗丞趙崇嶓上時相謝方叔惠國
書略云竊惟今日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
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鋭意出身攻之此豈
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不責備於他人而責備於

光範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除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大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思君子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謝君得書有報色翌日果有御筆洪天錫除大理少卿而公去國矣太學先生元堅上書數二璫之罪乞留君疇且曰天錫左遷豈非罰其不當言宦官之過耶李衢朱應元之分察豈非諭其不復言宦寺之意耶王埜程元鳳同日超遷

胡大昌丁大全之並遷臺長豈非賞其不敢言官官之功耶陛下喜羣臣之默默憒天錫之嘵嘵右遷以逐之於天錫何損緘默受賞者獨無愧乎既而三學亦皆有書常丞趙崇潔敏可書略云譬如一家之中強奴悍僕作姦犯罪為人子者泣涕而告其父母反逐其子而留其僕今臺臣爭之不勝則諸閣所畏者誰歟右史李俊明再有封事言北司洋洋得志蔑視南衙將丞於不可控制之地矣姚宗卿希得暫兼夕郎遂繳吳燧儀曹之

除謂近者天錫拜疏留中燧謂天錫曰今日之事留則俱留去則俱去既聞有疏遂變前言曰吾不孝家不良女不憚暑則可俱去今當奈何負天錫所以負陛下也

謝集賢一疏自解云臣自班行叨塵相位一命已上皆出親擢賦性僻介素不與內侍往還應干文字悉由通進司投進自知潔其身而袖手旁觀之人往往察臣之所避而趨之比者天錫又論二璫恭聞聖訓以為爭田伐木皆王墉舊事臣用盡心力上則忠告陛下量作處

分下則彌縫事體安恤人言不謂下石之人撰造言語鼓弄宦寺曰天錫攻汝相君之意也相君許其弟除朝士而嗾之也既誣臣以教天錫攻内侍之事又誣臣以啟陛下遷天錫之說必欲醜詆臣於不可辨白之地但臣分量已盈歸老山林正其時矣從此為宰相者必將共宦寺結為一片天下皆在籠絡中矣惟望陛下早正右席之拜使臣亟釋重負退延殘生實出保全之賜御筆慰之曰但安素志奚足深辨越一日除天錫太常少

卿而君疇已在汝上矣朱應元既爲御史月課乃首劾李俊明公論大不平同舍生作書責之略曰溫陵洪公出臺以執事繼之者正謂其平時負骯髒之譽法廷之初疏莫不延頸以聽乃及文溪之左螭時煥之倉節豈以其近言二璫頗忤上意而時煥與洪有瓜葛亦二璫所惡者邪信然則執事之志荒矣二璫之橫三尺童子恨不嚙之洪公因衆怨出死力以決之貂璫逐臺諫豈人主之本心哉執事昧有所擇不知所得幾何所失如

是之大也時方逢辰君錫在間閣亦上廟堂書勸以去就力爭而謝相不能用公論既不能勝二孺乃簧讚於上謂內司爭田伐木詞訟皆臺吏受賄以強察官之判所以上罔聖聽況臺吏之家貲極富若使簿錄其家儘可上裨國計於是竟降宣諭指揮令諫官丁大全追上御史臺點檢楊昇金永隆楊叔茂牒送臨安府根勘籍沒家財各行黥配以快其憤焉初意欲令臺胥妄供以汙官畸賴上察其奸而止大全竟以治吏之功躐除副

端未幾謝相罷而二孺猶未大快其意復厚賂太學率履齋上舍生林自養裁書投匭以攻謝相為名力詆君疇云竊見洪天錫之分察出自陛下親擢不能為觸邪豸為指佞草專以能攻上身為急務以剪除上左右為立名以奉承風旨為大耐官職棘御左遷所以正舍對問狸之罪內侍縱曰有過使其得賢宰相以制之又何患焉天錫之去乃剪方叔之羽翼豈怒其掃除二孺哉人但見天錫言事而遷他官則曰此劾內侍之過也吳

燧以改除致繳則曰此天錫之薦主也李昴英以月評被論亦曰此天錫之救兵也甚而臺省之胥贓盈惡貫以置典憲亦曰為内侍泄宼也貪繆之相誤國殄民逐之已晚亦曰為内侍翻本也一犬吠形百吠犬聲向者李昴英直前奏劄嘗謂天錫為方叔私人矣游攻内侍實出方叔指嗾之而欲撓亂聖心耳欲乞將方叔亟正典刑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内侍初無預焉於是學舍鳴鼓攻之且上書以聲自養之罪復

申前廡備申公堂乞行重罰遂從第一等規屏斥盡除
學籍毀抹綾紙備榜監學曉諭而朝吉亦有聽讀指揮
雖紛紛若此曾不傷二孺之毫毛至庚申歲吳丞相柄
國始以外祠斥馬景定辛酉起君疇為廣東計使甲子
八月以大蓬召不就十一月度宗即位首除為侍御史
兼侍讀明年六月上封事力陳公田關會之弊七月改
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公力辭旋畀職名出
帥閩馬公在閩間日嘗書栊符云平生要助瓊崖面刲

此當堅鐵石心益其剛勁之氣未嘗一日少沮也

跋曾子美子美名士偉萬言書稿宋文天祥跋語載文山全集原嘉靖丁卯

監察御史朱渊已附入先公集末今移此以便考覽

菊坡天人文溪菊坡樣人菊坡不可作已願見文溪五仙如在天上丙辰夏五集英殿賜天祥第進士第入局一日同年曾兄子美來訪議論慷慨知非凡人扣其所宗則傳菊坡法衣參文溪講席者也當布衣時春宮一疏已能發菊坡之所欲言他日為天子御史直氣凜凜

必能赤文溪幟悠悠風塵安得若人寶祐丙辰書於期

集所

嘗讀文山先生文觀其稱引菊坡文溪二先正愧讀書不多於文溪之行實述作無所考近得本集於壁山連日繙閱不能釋手去古日遠先輩之風益可愛重是集之刻也何可少哉文山之文敬録以備集後之簡嘉靖辛卯秋九月下澣前監察御史莆損嵒朱淛拜手書於文峰琢玉臺

白沙陳獻章語録 論先忠簡載道體門

子謂李文溪重内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陳子曰有剛氣者常伸於萬物之上

夢崔清獻坐牀上李忠簡坐牀下野服搭颯而予參其間 載陳獻章白沙詩集各詩一首今錄先公一章

宋史記中堪列傳菊坡門下豈無人彈文驚世頻登閣

散髮從師懶着巾嶺海一星原屬李古今全華總歸陳

山齋夢破公何在夜半歌聲徹四鄰

遊龍霧洲覺海寺次李文溪壁間韻 自註名昂英侍郎五字

載宋文天祥文山集中

闍黎鐘後訪園蒲江色漫漫畫欲晡一笛梅邊何滿子千簑蘆外筆頭奴急風吹鴈還家未新雨生濤到海無本是白鷗隨浩蕩野田漂泊不為孤

朗按先公集中有重九遊覺海寺詩但七言絕且用刪韻無虞韻律詩時宋社已屋先公之文盡為昆明

刼灰至元所存皆公門人李春叟之刻而已明季板復無存曾大父刻時已失其半可嘆也董浦杭太史為予言杭州戚屬有先公原集高可五寸許聞之悵然神物有靈延平其終合乎書以誌感

書忠簡先公後集（載瑲朗大父韞菴公諱文燦天山草堂集）

宋詩近俚當時諸公多所未免良由習尚使然亦一代風氣所關也至詩餘則風流跌宕各極其致元人不得不讓為先驅先忠簡嚴氣正性其人與文皆峭岸令人

有不可干之意獨小詞情致斐然曉風殘月何減柳七郎風味比之東坡不至煩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也楊升菴謂送太守有腳艷陽雞駐一詞得名今按集中送王子文知太平州也又謂蘭陵王一篇絕妙可並秦周而集中芳跡任飄泊楊詞品作芳蹤任飄泊當是傳寫之惧尚未至怪至謂李公昴英昴英號文溪資州盤石人不知先忠簡之爲寶祐直臣世産南州遂妄加名字邑里則升菴之博殊不精覈葢升菴涉獵既廣偶憶

其詞之佳而録之不暇檢對無異讀坡集而以幼安為
管寧希白為錢易也讀書論世可易言耶

琯朗曰升菴楊愼詞品謂先忠簡為李公昂名昂英
既誤矣通者紅友萬樹詞律載先公城頭月一首并
以公昂為名更訛昂為昂升菴已誤紅友再誤也又
沈氏雄著古今詞評至謂李俊明字名昂更以先公
字為名而并去昂英之名其錯繆尤甚先公當宋理
宗朝中原半陷止位居清要非丞相中書樞密之要

地故西北人知公不甚詳沈氏詞評爵里一本升菴故於公皆云資州而資字乃廣字之誤升菴云盤石人者盤字乃羊字也集中字畫殘闕廣字脚類資彼既以資代廣而資州有盤石因石字上闕遂以盤字補之妄以著先公居里耳公居廣州龍頭市即晉五仙騎羊化石之地故舊集書廣州羊石李某著者此也升菴自謂文溪全集予家有之升菴富藏書為明代冠先公居里與名或為蠹蝕但採其詞因按集中

傳記首云李公昴英遂誤截名下一字竟作李公昴而文中有昴英之名故以公昴當字昴英為名相沿日久諸刻竟以公昴為名而昴又訛為昂也昔梁元帝長子蕭芳等等字實相著三十國春秋通鑑晉元典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唐書宋史藝文志皆誤削等字意為等類之等則先公名字之誤無足怪也瑄朗所見諸史傳載先公名字不誤者惟元周密明邵經邦陳繼儒爾按先公諱昴英字俊明廣州城

北之水匯於先公居後是為文溪因以為號生宋寧
宗嘉泰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巳時先一夕大星降庭
因以昴名英乃其派也寶慶丙戌中王會龍榜第三
人歷官龍圖閣待制尚書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侃
侃鋤奸為權倖所沮乙卯罷官歸里丁巳秋一夕大
星隕舍東越數日而公歿時理宗寶祐五年丁巳八
月初九日也壽五十七聞於朝得謚忠簡自宋迄我
朝永垂祀典春秋有司復專祭於廣州海珠山祠堂

因并録於右庶採先公政績文章者得詳著爵里生
卒毋墮并菴稾曰也

書先忠簡蘭陵王詞後 載琯朗一貫山房冬見集

琯朗曰先忠簡蘭陵王詞楊慎稱其絶妙可並秦周載
之詞品而集中芳跡任飄泊慎作芳踈任飄泊先大父
韞菴公謂是傳寫之誤無怪也近見一書載此詞竟去
上一段只留下二段更為可笑又集中望不斷芳草香
絮作望不斷芳草香絮飄泊竟以泊字為叶上句碧雲

杳渺天涯各不知此句從無用叶者至第三段集中孤酌任春腳酌腳韻也而彼改為撩天去春腳又以兩句作一句不特無此體并不成句矣至闌干猛拍亦改猛拍闌干其韻乖字舛顛倒如是

書先忠簡城頭月詞後（戴琯朗一菴山房冬見集）

琯朗曰先忠簡城頭月詞萬紅友詞律止論調以入不註其題（先生名字訂誤見上）今按集中乃步和廣帥馬方山贈斗南樓道士青霞梁彌仙原韻（彌仙居廣州斗南樓自號青霞道人）萬樹謂

文溪存稿

此調與少年遊字句同疑是一詞但係仄韻不敢擅以為一詞故於少年遊下另收之不知城頭月一調乃馬方山原作非先公始也考方山名驥為廣帥經略安撫使其贈彌仙云城頭月色明如畫總是青霞有醉酒茶醒飢餐困睡不把雙眉皺坎離龍虎動交媾煉得丹成就借問羅浮鶴侶還似先生否其住持斗南樓道士黎道靜和云陽光子夜開清晝照了無何有弱水蓬萊河車忽動萬頃金波皺紅鉛黑汞相交媾片餉丹成就把

握陰陽一丙中造化此訣人知否當時唱和二十餘人録成一帙刻之篇長不能盡録跋其後云寶祐甲辰上元日模此詞於羅浮之蓬萊閣一時傳誦彌仙由是知名然是詞或以馬方山起句名調未可知然先公集中亦云城頭月而已

忠簡先公軒亭舊址載黄佐黄州誌

廣州城北白雲山西南曰棲霞山下為太霞洞中有奉泉水宋李昂英構文溪小軒及玉虹飲澗二亭舊址又白

雲山寺前公建雲泉亭自為作銘并詩載集中

除秘書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李昂英轉朝散郎

制 戴起居舍人方大琮外制稿中

勑具官某典禮在魯實惟光輔王室今之藩邸古侯服也朕明俊德親九戚爾昂英以鼎甲之彦秘林之選而職玆教其必曰此書姬公所作也中絶而復傳河間之力也教者既以徹章受賞聽者其亦知朕所以賞教者之意乎爾歸而試紬繹之見其心思必於是被服造次

必於是則賞非過而受非忝矣可

重嘗閱世祖鐵菴忠惠舊集見文溪忠簡公之文斐然成章擅一家之制者矣至於論交則又見其同道相謀同名相信同事相先同處相下之意溢於言表故鄉進士大父澹菴公繕寫珍藏以遺我後者蓋不專在於文將以論其世也然文溪之文甚廣而梓之傳者所遺亦多交於鐵菴甚篤而見之文者傳亦未盡壁山來貳吾郡修葺烏石先生舊墓假而相從追

論二祖遺事大收文集遺文而盡梓之重即取鐵菴遺事中所載外制二莫章二輓詩三艮而獻之以附壁山之梓固以廣文溪之傳亦以章同寮世講之義則為二公之後者豈不幸歟繼今以往者豈無傳歟昔無恤能存簡子命戒於一世尚大三晉之地今壁山能修文溪之集於十世之餘當幾無恤哉後學忠惠十代孫宗重頓首謹跋

先公祠

四先生祠

祠為廣帥方大琮建以祀宋校書古成之秘書溫若春正言鄭閲及公四人公丁父奉直公憂服闋家居講學三召不起淳祐四年甲辰大琮行鄉飲酒禮請公為僎既而大琮於祠中為公立位與三賢同祀謂公行誼可媲美古人額曰四先生祠公亦榮矣哉

江西贛州生祠

公淳祐十二年壬子十月除直寶謨閣江西憲使兼知贛州洗冤澤物劾賑舍決冤滯直平糴倉以惠飢民罷官酤聽民自釀而薄其征郡民德之崇僚祠於贛城之東

崔李二公祠

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郡紳士請於大官建祠合祀崔菊坡公暨先公二人於廣州郡城南

廣州府學鄉賢祠

公沒於理宗寶祐五年丁巳秋八月初九日至景定二年辛酉三月郡人

士奉公木主入祀

番禺縣學鄉賢祠　宋理宗景定二年辛酉三月邦人士奉公木主與府學鄉賢間日入祀

廣州府城西祠　明嘉靖十五年丙申郡紳士以公與崔菊坡公合祠狀監因請於僉憲李公然俊建祠於城西官巷以祀公

廣州府城雨帽街祠　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督學袁公茂英復以城西祠稅監逼提非所以安先公乃建於雨帽街備倭府故址順治間祠地入為尚王府至今春秋祀典有司專祭於海珠山祠而已

海珠山祠　山在廣州城南江中公未遇時讀書之所公沒後景定三年漕使洪公天錫因邦人之請

即下惟處建祠以祀至今有司春秋專祭於
此非盡為子孫陪祭者所得咸沾 上恩焉

新安縣大奚山祠

先忠簡以靖寇功得食實邑七邑新
安縣大奚山其一也嘉靖間為土豪
所據瑨朗族祖太守星山公諱翔時以部郎報政及
家白於巡按王德溢諸大官轉督撫姚虞田由是得
復姚公更檄新安縣令卜是山形勝特創祠堂豎坊
表以彰名跡顏曰錫田餘業以志先公忠鯁所遺庶
耕食其澤者歲時伏臘得以虔事無忘先公云事載
南海黃矩洲文集矩洲先生諱衷字子和弘治九年
丙辰進士歷官兵部侍
郎復先公賜田記集末

廣州粵秀書院先賢祠

書院雍正間 國朝建以育士
者乾隆十七年冬月當事大人
延仁和杭堇浦名世駿太史為掌院到即手札致中
丞藩臬諸大人請先公及明黃文裕公諱佐二人入

祀至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奉木主祀焉

順德縣陳村書院碑像亭

院亭在陳村樟村里琯朗曾大父天曹公建為子姓讀書之所中有亭豎先公行状碑像以祀載順德縣建置誌

子孫祠祀者凡五鄉

一在碧江一在沙灣一在陳村一在石壁一在市橋凡五鄉

先公墓

忠簡先公墓在增城縣雲母里豐湖山癸向

載萬歷郭棐廣東通誌其墓公生前自定云

琯朗秋日謁先公墓詩二首附録

公孫願遂寄瑕邱祖墳生前自定故以公孫枝事喻萬仞飛岡勢欲浮相家書飛岡與世世富貴出神仙浮岡隨世浮流終無災厄祖墳如飛而浮故云大節不隨星共殞祖生時大星降於庭比沒先數日亦大星殞於庭高名常與日長留

松根黃茗還堪薦鶴翥橫霜恰值秋公自讚有黃茗松根秋鶴霜竹之句祀典光流珠海潤自宋迄今春秋遣官專祀於海珠祠浪文簡公若水顏其堂曰百世流光西風源遡思悠悠

經世文章濟世身才名聲起駐陽春明陽慎詡公送王太守有有脚陽春難駐之句由是知名引裾如見韋雲樹公常引帝裾而諫吠犬焉知

間氣人元周密齊東野語謂公同洪天錫諸人抗疏林自養輩誣公為吠聲犬時朝士洪平齋徐梅埜咸謂公為南方間氣

蕉步日高山寂寂蓮塘風起水粼粼右墓為蕉步鄉左為蓮塘鄉

登臨不盡添惆悵一曲樵歌愧荷薪

朗多病失學先公之文有未經寫目者更望族人增入其祠堂及賜田興廢載卷末

秋崖集卷二

春思

無何桃李又成陰水抱孤村岸岸深徑草不鋤隨意緑要覷天地發生心

秋崖集卷三

觀刈

其二

蹄豚盂酒祝甌窶一飽人間百事休已約山妻同野飯

今年又勝去年秋

其三

秋來誰不負歸田炊玉嘗新喜欲顛乞我一年横短笛太平有象是豊年

李監餉四物各以一絶答之

土瓜

蹲鴟不紫伏苓黄初斸春烟帶土香久覺相如詩肺渴入山餐玉不傳方

甘蔗

老境于我漸不佳一生拗性舊秋厓笑人煮簀何時熟生啗青青竹一排

鰣鲊

肉未為奇骨最奇透明碼碯碎琉璃老饕不柰殘牙齒却愛桃花軟玉脂

鵝鲊

翠箬紅泥麴米春篆灘風月入廚珍誰令渠識黄庭字

且醉胸中無字人

秋崖集卷八

夢尋梅

野逕深藏隱者家岸莎分路帶溪斜馬蹄殘雪六七里山嘴有梅三四花黃葉擁籬埋藥草青燈煨芋話桑麻一生煙雨蓬茅底不夢金貂侍玉華

勿齋集卷下

回王監官賀宣名

處士歸山仍居宰席使人赴隴促返蓬廬升轄猶骰子之選官詒闕類胡孫之入袋偶然洗幽谷之恥或者興捷徑之嘲寵詒詩篇極佩友誼方移庭而勤俗駕敢犯靡而應客星較八斗一石之才言語浪夸于子建觀九尺四寸之軀功名宜屬于曹交共載而東當復于上

文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文山集序

昔人歎隨陸無武絳灌無文又云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數於篇章言文武經緯富貴才藻之難兼此猶就翰墨縹緗論耳不知天地有自然之真正氣自有自然之真文章有自然之真人品此非忠烈純粹根日星喬嶽之真精英者難以語之則文信公之文章者是公之文非以科名傳非以爵位傳而以忠節傳者也嘗聞之

讀陳情表而不涕泣者其人必不孝讀出師表而不涕泣者其人必不忠今讀公之正氣歌而不涕泣者其人賢不肖何如耶海内五尺童子聞公名讀公文章沁心剌骨起義成仁之氣不覺油然自生豈雕繪章句風雲猥瑣之悅人耳目者同日語乎公自弱冠魁天下及柴市騎箕之年纔四十七海内慕公忠烈亦佩公之文章而全集不多見則後人不傳之過矣今者讀公全集詩律詞賦疏版歌頌簡訊雜著一片清冽忠厚篤摯纏綿

動人起敬起哀恨不同時親炙執鞭欣慕焉非天地間之真正氣真文章而能令千百載下有如是之仰止者乎在昔吾鄉王伯厚先生以讀卷官讀公金馬策公卷在第七伯厚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士賀遂擢公第一知言哉若人君子哉若人乎迨今丞相祠堂半天下而公之全豹狼籍人間旅菴曽先生於壬子歲重鐫歐陽公集癸丑重鐫公集耄耋好學校讐綜覈風雨不弛匝歲而工告成梨棗劃然文章

煥然不啻日月經天山河亘地並垂不朽則曾先生表章之力並二公垂不朽矣余因思韓昌黎恨李翰為張睢陽立傳不及許遠作傳補之為遠也中間又備述巡好學於書無不讀見嵩讀漢書久讀未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所讀書卷盡不錯一字亂抽他帙無不然又取架上諸書巡應口誦無疑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世但知睢陽之忠而不知睢陽之文惜乎著述每多流落耳則昌黎不止為遠補其

闕又為睢陽補其闕是役也其得昌黎之遺意深乎嗟
乎安得輯古今之大忠烈裒其真正大文章示天下與
出師陳情正氣三大簡勒之金石羞奸回於既死激忠
孝於將來其與帖括講麗纂組絺繪之文相去又當何
如耶而余尤有感者歐陽信國兩公并産文江仁山義
水實出與人豈扶輿清淑之氣獨鍾於斯歟宋史詳註
信國吉水人宋史成於元初去信國不遠必有所據信
國有詩云田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吉水為家此亦一

證按公集住廬陵日久則往來接壤以備闕疑可矣若歐陽不特瀧岡阡表證之玆公手書歐陽世次碑歐陽之先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自皇祖始定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稽公至和二年乙未公年四十九矣官翰林學士勲封開國伯則公之生長仕宦皆在吉其為吉水較著也醉翁亭記稱為廬陵歐陽修者臨文聲韻以郡名概耳如唐李白蜀之彰明人而曰廣漢李白者以彰明屬之廣漢云時惟康熙

十二年歲在癸丑菊月登高後三日賜進士出身知吉水縣事四明古句章後學王雅頓首序

原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遷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浦江張公元諭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釐類剔訛出羨帑選良梓刻將半致中丞之命於洪先俾序所以

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為之所者以主於中刻其進於是者耶洪先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京兆幕而邊遽起董庵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庵復用又上疏求罷自知瑞

州轉江西提刑為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為福建提刑即
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㖟臺
臣劾之罷其步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錢若
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著非
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它屬又無臺諫糾剌之權其
言與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之遭
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慍古人難之今罷而
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曾一

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為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遠早
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為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而不
改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為世道計吾之心未能已也
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勢也吾屈勢而忍違心耶亦
求以自盡耳是故事寧無成不敢隱忍以諱言言寧不
用不能觀望以全身身寧終廢不欲玩愒以充位其必
為此不為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門秋毫無所皇惑是
先生之平生也今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汎

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凜乎如古劒之藴鋒芒至於陳告

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諭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江

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故

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萬

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旣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市

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滅使天下後世

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為處死之難古今未有是

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為之者誠豫也使幸而不値

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為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可為知人論世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纍罷夫惟求自盡而不免纍罷則知決絶審固於死生之間益有大不得已而非先生所願明矣非所願而必豫為之所逆知其不免而未嘗少動古之知所養者益如此有世道之責者其思有以豫待之哉洪先生先生之鄉想

槀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之說因序集而弁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嘆先生之難將於世道必重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效矣嘉靖三十九年庚申二月望後學吉水羅洪先頓首謹書

文山集卷十三

燕氏族譜序

嘗謂人之有祖也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夫源之深者流必長本之固者末必茂此自然之理已然之驗也

燕氏榮泰来自龍潭循州好山水之勝通陰陽之理歷
吉之東鄉大北溪見其江山秀麗地勢盤旋於是遂徙
居之榮泰生男貴玉勤而力學未遂厥志而早卒孫長
曰祐字天益號愛月領職都差次曰禩字天祥號瑞軒
領職通判得其祿得其名廉公可畏治政有方年逾耳
順乞歸骸骨故勅誥以還鄉積善成德宜永享其悠久
也益生男宗美清白傳家謙恭處已以金石締交盟以
詩書立門户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勑業守成實有

光於前聞人矣美生三子長曰希禹次曰希仁三曰希舜兄弟俱有文名以仁睦族以禮待人若河東之三鳳謝氏之彦秀者也自是子孫蕃衍食指浩繁常於餘暇之際從容商略故有陸賈之分長禹受永昌鄉濟灘居焉次仁受永昌鄉青峒居焉三舜受祖基家焉禹生國賢國賢三子曰德祥德勝德卿德祥領職司舉德勝領職司戶德卿領職司理德祥之子曰均治徙泰和城南德勝之孫曰子實徙廬陵華美坊德卿之孫曰子昇徙

永豐桃源雖星羅棋布是皆同一源也恐後世久遠真僞不辯故命予修諸譜系載諸詳悉以見先公一人而來迄今有年矣雖族屬疏遠長幼尊卑按此譜歷歷殆可見矣若夫水源木本培植深固支流柯葉蕃衍盛大亦在乎基之於前而有顯諸後矣為賢子孫者可不鑒哉

文山集卷十四

自筆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文山集卷二十二

拾遺

與方伯公書

天祥百拜覆梅溪尊舅舅天祥為子不孝老母已矣每誦如母存焉之詩今惟此一舅矣每一南望未嘗不為之潸然也天祥自國難以來間關兵革鞠躬盡力百折

而不悔以致家國釁為之何哉當倉皇時仰藥不濟以致身落人手死生竟不自由及至朔廷抗辭奉節留連幽囚曠閱年歲孟氏云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如此而已矣老母年方望七客殯餘憾然生榮死哀粗慰人子之情以此故應刀鋸在前亦含笑入地矣不肖固不能躬畢大事天地鬼神諒昭鑒之母喪歸葬已戒仲氏八哥來復審尊候萬福仰惟德人動履神物護持優游餘年萬萬珍重兒子道生不幸夭折今立陞姪為子凡百

惟舅公教之誨之是望區區折骨已分溝壑當具衣冠藏於文山之陽疇昔舅所指之處也并哀而窆之謹奉書永訣萬古萬古

正月書

天祥惶恐奉稟制使都承侍郎天祥至汀後即移建以次論失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强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坐孤城中勢力窮屈泛觀宇宙無一可為甚負吾平生之志三年不見老母燈前一

夕自汀移屯至龍巖問道得與老母相見即下從先帝游復何云都相公去年館伴用情甚至常念之不忘故回書復遣羅輝來永訣伏乞台照

齊魏兩國夫人行實

先母兩國夫人諱德慈吉泰和縣義陽曾氏中女也曾祖知和祖昌權父珏以端平甲午歸於先君子太師公革齋先生先夫人生有摯性事舅姑盡孝相夫子以儉勤自奉極菲薄惟延師教子至鬻簪珥給費無吝色寶

祐乙卯天祥璧俱忝鄉貢先公攜二子如京師又俱忝丙辰奏名天祥赴大對後先公屬疾臚句傳天祥進士第一未幾日先公不幸即世璧兄弟扶柩歸先廬先夫人號痛欲絶爾後與繼祖母劉夫人相依為命執婦道至老益恭天祥累更麾節移任瑞贛奉重闈以行然先夫人雅意淡薄曽不以迎養易家居之樂德祐乙亥祖母歿於贛先夫人悲不自勝璧侍先夫人護柩歸里天祥時以兵部侍郎江西安撫使職事起復請行在所璧

以直秘書閣主台州崇道觀母於家復以知惠州迎養屬時多艱版輿無定所璧深懼以隕越遺憂先夫人處之泰然歲在丁丑天祥自閩來諗兄弟迭娛侍意頗自適戊寅天祥以樞密使開府潮惠間九月駐海濱之船澳璧以戶部侍郎再任惠州倏報先夫人感疾扶服省侍中道得訃音號呼奔赴及與天祥璋次妹淑孫哭歛惟長妹懿孫不在側是月璧兄弟各起復天祥趨潮璧與弟妹奉柩還治所十月權殯於河源縣義合鄉古氏

之里是冬大兵至廣諸郡瓦解不能支天祥以身狥明年春宋祚終焉璧以宋祀不絶而線皇皇無所歸遂以城附粤一歲已卯實惟至元十六年璧以仲冬攜家出嶺庚辰累起詔入覲辛已宣授臨江路總管兼府尹九月赴官日夜痛念先夫人旅殯遐陬欲奉歸葬而東廣寇攘道梗癸未秋八月聞道稍通令惠之舊屬林端榮與其徒取建昌路達循即河源殯所十二月林護柩至循以暴疾卒路總管李英俊俾林之徒日夜守視甲申

夏璧將令孫禮入循囑李總管差人赴江西省稟事就令其親彭縣尹與僧方燦及林之徒持護由贛之龍南而出時璧以省委部糧南安竣事還至吉先夫人旅櫬適至遂得與長妹懿孫於值夏江口哭迎其柩衾易斂先夫人面如生髮如沐扶柩歸故里權奉於先廬近之別館且三載璧幸授代歸故卜宅兆於廬陵淳化鄉靖居里三衆之原得吉山口丙午向日壬子璧率弟妹將以七月十七日壬午奉柩窆焉先夫人生於嘉定甲戌

時歿於戊寅九月初七日子時得年六十有五初天祥
行秘書省正字先夫人始授封至齊魏國夫人男四天
祥璧霆孫璋霆孫早卒女三懿孫淑孫順孫順孫早夭
孫男十人隆子道生陞子新子直老寧老佛生辰子京
子申子道生後夫人兩月卒於惠佛生亦早夭孫女十
有六人先夫人婦德母教上應圖史當世非無大手筆
可以發幽潛者然正亦不待贊也刻石納壙如以識歲
月云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時至元丙戌七月十五日

孤哀子文璧泣血百拜謹書

本堂集卷八十六

賀天寧寺主僧可舉衆生歸堂

其茲畲翬飛成厦龜吉開堂禪笠歡騰挾風雷于鐘皷食輪妙轉納湖海于鉢盂聲色不形功德無量其聞之亦喜耄矣莫前聊寄尺箋仰塵丈席

湖山類藁卷一

望海樓獨立

風吹腥氣滿樓臺獨倚闌干十二回天入海門鯨逝去雨昏吳市燕飛來旌旗閃閃千帆過簾幙重重一笛哀惆悵玉環何處在海棠猶自向人開

客感和林石田

細柳和煙無逕雲落花隨水送歸春門東野鵲時應噪江上白鷗誰肯馴朱子不仁唐逆賊紀侯行誑漢忠臣

離亭一笛悲風急君賦秦州倍慘神

感慈元殿事

翠華扶輦出彤庭蜜炬星繁天上明楊柳應征春後別熊羆從駕雨中行綠波淼淼浮三殿紫禁沈沈斷六更惟有週遭山似洛不堪回首淚縱橫

越女

越女為驅去朝來攬鏡慵欲梳新墮馬忍改舊盤龍兵後登大內芙蓉閣宮人梳洗處

綵綵芙蓉閣我登雙眼明手拊沈香闌美人自此征美人未去時朝理綠雲鬟暮吹紫鸞笙美人既去時閣下麋鹿走閣上鵂梟鳴江山咫尺生烟霧萬年枝上悲風生空有遺鈿碎珥堆玉案空有金蓮寶炬錯落懸珠楹楊柳兮青青芙蓉兮冥冥美人不見空淚零錦梁雙燕來又去夜夜蟾蜍窺玉屏

醉歌

吕將軍在守襄陽十載襄陽鐵脊梁望斷援兵無信息

聲聲駡殺賈平章

援兵不遣事堪哀食肉權臣大不才見説襄樊投拜了

千軍萬馬過江來

淮襄州郡盡歸降鞞鼓喧天入古杭國母已無心聽政

書生空有淚成行

六宫宫女淚漣漣事主誰知不盡年太后傳宣許降國

伯顔丞相到簾前

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

臣妾僉名謝道清

衣冠不改只如先闤闠通行滿市廛北客南人成買賣

京師依舊使銅錢

北師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丞相巴延猶有語

學中要揀秀才人

湧金門外雨晴初多少紅船上下趨龍管鳳笙無韻調

卻揭戰鼓下西湖

南苑西宮棘露芽萬年枝上亂啼鴉内人環立闌干曲

手指紅梅作杏花

巴延丞相呂將軍收了江南不殺人昨日太皇請茶飯

滿朝朱紫盡降臣

湖山類槀卷二

虎丘

維舟與客訪興亡寺有殘僧說故王寶物已銷龍虎氣

奎章猶射斗牛光為妖真女花藏墓說法生公月滿堂

邂逅一樽歸路遠樵歌牧笛送斜陽

東平官舍

曉鞭驛馬入東州瘦骨稜嶒怯素秋天地不仁人去國江山如待客登樓市沽魯酒難爲醉座咽悲笳易得愁日暮憑闌窮目力一行征鴈塞邊頭

幽州歌

漢兒什伯籠氈笠日暮黃金臺上立臂鷹解帶忽放飛一行塞鴈南征急

燕歌行

北風刮地愁雲彤草木爛死黃塵蒙撾鞞伐鼓聲鼕鼕
金鞍鐵馬搖玲瓏將軍浩氣吞長虹幽并健兒膽力雄
戰車軋軋馳先鋒甲戈相撥聲摩空鴈行魚貫彎角弓
披霜踏雪渡海東鬬血浸野吹腥風捐軀報國効死忠
鼓衰矢竭誰收功將軍卸甲入九重錦袍宣賜金團龍
天子錫宴蒲萄宮烹龍炰鳳割駝峯紫霞瀲灔琉璃鍾
天顏有喜春融融乞與窈窕雙芙蓉虎符腰佩官益穹
歸來賀客皆王公戟門和氣春風中美人左右如花紅

朝歌夜舞何時窮豈知沙場雨溼悲風急寃魂戰鬼成行泣

燕山九日

九日淒涼戲馬臺龍山高會亦塵埃天翻地覆英雄盡暑往寒來歲月催人隔關河歸未得客逢時節轉堪哀十年舊夢風吹過忍對黄花把酒杯

幽州雪霽翰林諸公分韻得明字

寒雪初晴冷氣清地爐火活漸春生嬾騎蹇馬臨人户

滿酌肥羔朝帝京屋破玉川貧亦樂徑深花塢貴何榮

道心自得鍾儀趣一操南音故國情

庚辰正月旦早朝呈留忠齋

庭燎明如晝金壺漏水平爐烟摇曉色欄鐸戛風聲三

祝聖人壽一忠臣子情新元奏封事恩澤沛蒼生

妾薄命呈文山道人

妾初未嫁時晨夕深閨中年當十五餘顔生如花紅千

里遠結婚出門山重重與君感容飾一笑開芙蓉君不

顧妾色劍氣干長虹耿耿丈夫烈巍巍天下雄結髮未逾載倏然各西東妾猶空幃守奉養姑與翁姑翁去年春長夢隨飄風思君腸寸斷音信安可通諒無雙飛翼焉得長相從自服嫁時衣荊釵淡為容誓以守貞潔與君生死同君當立高節殺身以為忠豈無春秋筆為君紀其功

文山集杜句和韻云請陳初亂時哭廟灰燼中落日照大旗雲漢為之紅木朝再樹立乘輿安九重惜哉瑤池飲禪隱繡芙蓉翠華崇塵飛影若揭白虹丈夫誓許國人馬皆白雄南游炎海甸編蓬石城東稍令

社稷安萬里狎漁翁此意竟蕭條一一灰悲風魂斷蒼梧帝淒涼信不通壯士血相視征伐聽所從中夜聞道歸咫尺或未容豈知英雄士古來偪側同乎生白羽扇蹉跎効小忠再光中興業何人第一功

斡爾多觀獵

黑風滿天紅日出千里萬里棲寒烟快鷹已落蒯水畔獵馬更在燕山前白旗黃鉞左右繞氈房殿帳東西旋海青眇然從此去天鵝正墜陰崖巔

幽州月夜酒邊賦西湖月

西湖月光皎潔曾照錢王九重闕錢王歌舞戀春月月亦

有情光不歇一朝歌舞成塵土斷礎荒宮走孤兔月傷心不肯明人亦吞聲淚如雨西湖月幾度圓幾度缺人生南北歧路多幾度相逢幾度别去年月圓時我在西湖十里荷花香浮對月吞酒巵今年月缺時我在燕山萬里來殷勤酹酒招月來勸月酒一杯我酒飲盡莫徘徊高歌暢飲胡為乎來哉停杯問月月變色嫌我生平量太窄人生如白駒之過隙若不痛飲真可惜世間萬物如流水何如月照金樽裏首陽二子忍餓死荒丘盜

跖成螻蟻我有長鯨吸川口倒挽銀河添我酒我酒千年飲不乾月光與我長相守酒酣拔劍斫地歌錢王宮闕生白波西湖月光更多有酒不飲將如之何

關山月

關山月關山月東邊來西邊沒夜夜照關山滿眼多戰骨男兒莫去學弓刀女兒莫嫁關山客昔年母啼送爺去當軍今年妻啼送夫去當卒悲號姑老妻年少養子嫁夫不得力關山月關山月月月見月圓月月見月缺

萬里征夫淚流血將軍長歿大羽箭沙場搭鬪無休歇誰最苦兮誰與訴丁年出戍當門户只今頭白未還鄉母死妻亡業無主關山月關山月生離別死離別爺娘妻子顧不得努力戎行當報國

出居庸關

平生愛讀書反被讀書誤今辰出長城未知死何處下馬古戰場荆榛莽回互羣狐正從橫野梟號古樹黑雲滿天飛白日翳復吐移時風揚沙人馬但失路躊躇默

吞聲聊歌遠游賦

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繁水枯竭水竭將奈何馬嘶不肯歇君看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幾千年猶且未滅沒空銜千年寃此寃何時雪祖龍去已遠長城久迸裂嘆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

褱州道中

窮荒六月天地有一尺雪孤兒可憐人哀哀淚流血書

生不忍啼尸坐愁欲絶鼙鼓夜達明角笳競於邑此時入骨寒指墮膚亦裂萬里不同天江南正炎熱

昭君墓

云昔王昭君遠嫁單于去上馬出宫門琵琶語如訴昔為漢宫妃今作塞外婦别來嵗月深竟入泉下路還知身後名青草覆孤墓

開平

冷霰撒行車呻吟獨搔首須臾大如席風卷半空走毋

子鼻酸辛依依自相守書生倒行囊村前沽樽酒暫時借溫和耳熱豈長久萬木舞陰風言語冰在口鐙房耿無眠兀兀聽刁斗

草地寒甚氊帳中讀杜詩

少年讀杜詩頗厭其枯槁斯時熟讀之始知句句好書生挾蠹魚流行萬里道朱顏日以衰元髮日已老耿耿不圓夘寧方自為皂舉目無寸親憂傷入懷抱炎天冷如冰磧地不生草我馬跑沙石我饑面蒼昊人馬不相

離凍死俱未保何當回白日陰雲盡一掃

晞髮集附録

癸辛雜識一則

弁陽周密

楊髠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録得當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斫陵木與守陵人争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説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

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
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
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
允宗愷并楊揔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
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
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
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
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揔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

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寳貨豪霸一方

輟耕錄一則　南村陶宗儀

吴興王鈞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容倪君過余溪上示遊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潛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此事願詳告我容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滫瀡以養其母歲戊寅有揔江南浮屠楊璉真珈怙恩横

勢燄爍人窮奢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

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匱複黄絹為囊各署其表曰

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葩地以藏為文而告諸且事

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弗泄越七日總浮居下令裒

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

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

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

陰人始有藉藉傳唐事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

生勢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已

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瘨息奄奄若將絶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宫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秉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衣俊齋至始下車為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閒有唐氏

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表大驗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歎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表出入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立傾傾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

怪事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髑行南面欲起語野麐尚屯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告土六合忽怪事蜺龍掛茀宇老夫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

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凫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余客錢塘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靈御既具聞始末謂端容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為白旄黄鉞之指也直以千載河清六合勢合大火運移衣冠道盡卧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獨猶

煦育亡國遺肩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為痛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里一寒士何與豈非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具於勢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感定命靡常亦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命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一

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况力又有大者其精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強育其真孤今者國已亾唐君玉潛匱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擬也先生德輿人董石林吉翁題其後曰釋𤕤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刖骸之慘勢張威惴孰攖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有雨露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

室損背伏羲集傳潛遺骼於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
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烈炎視漆身隕越者盡在下
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
捷若影響善者勸矣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
商劍鉞斬擊事竊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
之又斷其首注太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
而西山餓夫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
窮天地亘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

不幸而遭奬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生一寒士耳其勢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為人所不敢為於不可為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絶俗視伯夷同末易同日語而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者其理耳不然天者

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怠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開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彛好德之真徽唐君不能成治中之義徽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望慶二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

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絶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

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惋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隅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年之年馬之月癸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

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意會稽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㦲考之齊人周草窻先生密癸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冢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賛成之俾泰寧寺僧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令人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去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脅之以刃令人遂去大哭而出遂先啟寧宗理宗

度宗楊后四陵刧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
啟棺之初有白氣亘天盖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
皆藉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簟一小厮攫取擲地有
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懸其屍樹
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屍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
以得帝王髑髏可以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
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絶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
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絶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

帝陵孟韋吳謝四后陵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
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
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緦服寓於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
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賞於官爵者不貲先是選人楊
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斵而視
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
納衮冕翬衣於椁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欽徽二
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

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略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硯一隻硯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内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寧與諸后儼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歛後悉從火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鐵狀

以故諸兖棄而不收往往為村民所得間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寸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寖豐凡得金錢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亡聞既得志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勢豪奪鄉人產業後為鄉

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豩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杖而已其愷與楊髡不平已受杖死尚有允在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絶不同葢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羣兇接踵俏于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

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又一則　華亭彭琗

輟耕錄載發宋諸陵事未備謹按元世祖二十一年甲申僧格為相與江南浮圖摠攝楊璉真珈相表裏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實利其殉寶也又裒諸帝遺骼建白塔於杭故宮曰鎮南以厭勝之截理宗頂以為飲器未幾髡僧事敗飲器亦籍入於官以賜帝師發

陵時義士唐珏玉潛雷門先生與尚書省架閣林景熙竊痛之陰相躬拾不盡遺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為識過寒食則密記之珏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果生子珙為名儒羅雲溪為傳其事謝翺為托密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埀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種年星在尾寅月也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

在庚金窟甲木也北運絶於甲辰已開先於貞白之詩宋鳥啄粟於甲木又開先于晞髮之句此豈偶然之作哉輿鬼託枯骨之靈靈禽託宋鳥之子果天意耶人事也又按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歷當時朝臣有引陶弘景塞䈥曲負扆飛天歷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為受命之符者甲木之謂也又或問宋國祚於卲子卲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有曰大元之後有庚申而順帝以庚申生纔六庚耳貞白弘景號晞髮道人

謝翱也珏又有感雷震白塔詩曰冬青花不堪折南風吹涼積香雪搖搖華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年年兒年犬兒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後至正十九年己亥偽周張士誠遣平章張士信守杭壞白塔甃城塔亡而元亦馴至於亡矣大明洪武元年戊辰正月戊午太祖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彝即北平索飲器於西僧汝納鑒藏深惠詔應天府尹丞而諸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啟

瘞南歸藏諸舊陵云嗚呼數百年塵氛一經雨驟風馳蕩滌殆盡宋帝衆瓌之冤亦隨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得以伸高皇帝之功德巍巍乎冠絶前古天高而地厚至矣哉夷攷其顚末似亦有數存焉然是録所載重複羅傳年月不同白捨一節可據鄭傳已自與前後不同無可據癸辛録年月同失理宗首一節爲飲器張本可據唐林二義士本同事者梧溪集羅鄭傳之乃各立異不免傳疑今據史臣宋景濂高季迪并儒先楊維禎

王逢原諸集以訂補其未備觀者詳之成化己丑中秋日華亭彭瑋識

浙江通志四則　　　　毘陵薛應旂

南宋諸陵在會稽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内為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窻雜識畧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宫凡六七年而後許既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奏請大臣取神襯之㝡下者斵而視之朝

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納衮冕翬衣其中遂不復改斂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祇朽木一段欽陵乃木燈檠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閱至此私恨譎詐之深宋茹冤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未有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於是欽宗尚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於燕然則葬五國城之

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金宗曰汝國何捨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為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木燈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當時習聞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悞信耳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

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民錄乃知唐玉潛林景熙收葬林骨之後謝翺皐羽與景熙各為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犬之年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漣所營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霹靂一聲意指此也楊璉襃陵骨雜牛馬諸骼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蛻之餘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

江南王氣未泯而賊璉所為若曰壓禳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於下而斂其遺天怒於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見宋德之格于上下者也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墖怒風還激伍胥潮蓋業墖不毀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内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畧在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墖之跡意者國初收復

城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刻去之耶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兵滅宋楊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霽山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為采藥者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緘二函託言佛經葬於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厓山誌云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之水政和縣人余則亮網之得理宗顱骨而葬焉按輟耕録元發宋陵以其骨雜

牛馬諸骼作浮圖壓之號曰鎮南有唐玉潛林景熙者
私以他骨易出之各取匣為葬初未聞則亮為此舉也
殆發陵後理宗獨失其頭髗盡髡僧竊之制為飲器至
我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於元庫久之得於西僧汝納
所勑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圖來獻上覽
之惻然命返舊骨於原穴凡理宗顱骨其始末有據如
此今曰林景熙綱得以葬又曰余則亮綱得以葬夫景
熙固嘗預葬骨之舉若則亮末元人何緣預世祖時事

哉此誠好事者傳聞之詞未足憑也

楊璉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攷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於宋故宮二十五年載西僧楊璉真伽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圖百尺聳亭亭落日鵶啼野蔓青至國初月瓊穆陵行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泯此則國初剗去之也又楊髠建塔本為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

歲月續綱目據王溍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二十一年九月周升陽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宫則與草窗所志發陵日月相繼以是年八月發林而九月建墖事理相因最為脗合草窗宋末人也其所記誌當為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曠一年之久至如王溍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日下令裒陵骨築墖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

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續編之謬誤也

晞髮集附錄

謝處士傳　任士林

謝翶者字臯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翶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太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

過句越行禹穴之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晩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朱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流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别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

章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既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翁
然從翀學所為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詞隱其義顯有
風人之遺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叙事有良史才作南
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制東西州
山水必有游記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閒遺事故
蹟且涉大瀛海能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
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翟相
持解不去憎聞翀翀自若也易曰浚恒貞凶無攸利翀

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耶精神漂散鬼語
神詞變幻不測翺豈平伍耶初翺亡恙時得唐方干舊
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居呂居仁朱翼諸賢為文祭
臨水之神避地於此翺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逮疾革
語其妻劉氏曰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劍
之地二人果聞訃至與方㸑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
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日信矣哉其徒吳

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睎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爲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巳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用愈作弔田横文以著其哀若翺者夫亦横之客也與

謝皐父傳　　鄧牧

謝君名翺字皐父延平人登事科舉學有志當世中遭兵火室家喪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竭力生産僅自給屬縣役繇興不堪迫辱日益憤悶成疾以子粗達事

務委而遊過嚴陵故舊館焉因娶其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産薪若炭卒秋暮載至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資遊江海訪歴代故實著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為方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為文乃起

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為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盡往見之旬日別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來皆前所聞者其好學信也乙未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譜之新與君交最厚哭其舍累日為著哀詞東西州故人門生不遠數百里來弔咸哭盡哀奉喪云先是君買地釣臺下將葬

朋友無歸者至是君葬焉君生不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一宣於文讀之使人愴愴知其非壽也婦笂然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槁以傳後者志且不沒牧歸悲惋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輝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錢塘鄧牧著

謝翶傳　　胡翰

謝翶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

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乞走江上逾海至閩檄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勾越多閥閲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知其為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鄙依浦陽江方鳳時

永康吴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年遂倶客吴氏里中得其行日以自適一不問當世事翺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禹祠思諸陵西走吴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欷流涕晩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黒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吕居仁朱昱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干所居在釣臺之南翺率其徒遊

馬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錄及翺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計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鄉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䕃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貴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

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過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嬀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翱時事未嘗不喟然為之嘆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翱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唯翱集備馬其詞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于宋事多諱言之鄞江任士林稱翱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謝翱傳

宋濂

謝翱字臯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翱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倜儻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議參軍聲重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翱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嚴有子陵臺

孤絶千丈時天凉風急翺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隅再拜跪伏酹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江水黒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聞者為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如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捜奇抉秘所至即造遊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遊倦輒憩浦陽江源及睦之白

雲却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其詩直遡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嶄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避之其苦索多類此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虎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尚多存者咸自詭晛翔晚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最親不啻兄弟慎收吾文及

吾胥授之韶卿即鳳子善即思齊巳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粛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翺子陵臺南以文藁殉伐石表之曰粤謝翺墓初翺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録勒諸石未就復為建許劍亭於墓右從翺志也翺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翺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務諧於俗流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遇談勝國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

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憎誾翺翺自若也所著手抄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録九卷餘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金華宋濂

贊曰翱一布衣耳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章皇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禄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翱不負天祥肯負國哉翱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横不降漢拔劍自剄容之從死者五百人若翱之志其有類横之客者非耶吾聞之任先生云

題謝臯羽傳後

劉　基

阮籍哭窮途墨翟哭素絲賈誼上書期寤主卞和抱玉無人知人生有情不可塞謝生慟哭非狂癡生也何辜逢此時有才不用空男兒伯益丘墟管仲没孤根弱植誰扶持既不能學申胥頓首血沾臆却㒷再建荆社稷又不能學鄒衍長號徹帝閽飛霜六月淒燕山空將淚灑荒岡雨添作秋濤撼江浦君不見杞梁之妻善哭夫哭得城崩又何補夜猿叫罷天晦冥哭聲搖動虚危星瀟湘竹死鳳凰去但見白波連洞庭

嗚呼此士今安在金石可消心不改應將魂魄化精衛銜取南山塡北海

謝君皐羽行狀　　方鳳

君諱翶字皐羽姓謝氏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幾冠已有聲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諮事參軍其略見西臺慟哭記後避

地浙水東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復五年戊子夏至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五託興遠遊以晞髮自命為詩厭近代一意遡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為之傳大率不務為一世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為詩劍錄慨時降交靡耆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亭立

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絶處不到如銅山
嵒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探
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録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
持以與人若載異寳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
仙華巖小壚峰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
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冡瘞所為稿臺南甲
午寓杭遺人女以女至是買屋西山日與能文詞者遊
還乙未復來婺睦尋汐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

秋八月壬子終蓋于是距生年巳酉四十有七矣垂沒
時語妻劉氏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
宜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俟其至以授之辛酉
訃聞婺方鳳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峰
相嚮哭明日與方幼學方燾先往臺南度可葬地甲子
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俟庚午以遺骨歸殯桐
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
文稿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

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於墓曰粤謝翺墓葢君嘗入刻見戴顒墓表云然窆之日同生年吳謙志壙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在時舊所爲悉棄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文物古蹟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圖句一卷浙東西遊錄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稿選唐韋柳諸家及東

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金華山中歲晚為文祭
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
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
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君好脩抱獨刻厲憤激直欲
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
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
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潛文
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叙顛末赴所知求為銘且

以俟後世君子友人方鳳謹述

謝君臯羽壙志　吳謙

嚴子陵釣臺南岍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為晞髮處士謝君臯羽之墓君諱翶福之長溪人徙建之浦城曾祖景暉祖嘉父鑰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君襲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魄章漳間丞相信公開府當署諮事參軍後遊浙東西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劍錄思集同好名氏築亭立石期衰暮無忘吳李子意

且將度臺南爲文家異日並玄英舊隱老焉其會友之所曰汐社義取晚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于婦劉氏舍距生年巳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地爲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窆以文稿殉從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游惰士至講誦編刻輒忘寒暑饑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

夫莫回也晞髮本楚詞因以名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卷憶君始至婺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者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為江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祚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追念死生離合之故何能無感愴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壙且俾貴於月泉精舍祠焉吳謙謹志

宋隱士謝臯羽先生墓碑記　鄧椿

先生宋之義士也未仕故以隱名殁而葬此幾三百年矣世遡代更文獻無考卒葬歲月俱不可知唯孤塚堙滅于草莽間故里豪倚稿者輒蹤其上而穴之郡太守后峰楊公節推玉泉吳公素欽先生風誼躬詣丘壠誅夷展拜目擊其狀即逮而罪之遂令贖鏹立石以表墓道蓋一舉而兩得也欲垂示久遠復捐俸龕石亭碑墓側命兩峰鄧子為之記按郡志先生諱翔字臯羽閩建寧人宋末文天祥起勤王之師翺叅軍事及天祥被執

翶匿民間人不知其為天祥客也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灘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魂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為朱鳥兮有咮焉食歌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友人方鳳吳思齊深悲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干所居翶率其徒游焉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劍録及卒鳳等如言葬之所著有晞髮集若干卷行於世竊評誌傳徒撰其跡而未得其心宋室節義之臣天祥為冠而豪傑舉事莫有大於勤王者先生

為天祥客而參其軍事必志同道合始相為謀天若祚宋天祥不執於五坡固將大有為矣而胥為民間之匿哉予知隱非先生志也清風高節自漢而後子陵一人先生志弗獲仰恥為臣僕潔身遠引含陵誰歸故棄親戚捐墳墓越數千里而投老於此地雖玄英故居心實慕陵風節而依附之也誌乃謂晚愛睦州山水夫睦有丁溪越嶂之奇然先生計安社稷而區區山水足嬰其情哉況登臺北向之酹擊石招魂之歌詞旨悲壯蓋痛

憤其主之被執北去故遥望以弔之自不知哭之失聲也友人之悲亦悲其大志未遂而豈以流落不偶惜之使當時少易厥志苟圖富貴必通顯終身不至遺孤塚於異鄉寂寞之境然先生寧爲此弗爲彼諒亦其衷自愛自安青天白日有不與草木同朽腐者在而可以尋常窮達論之耶夫始客天祥之門生得其生也終墓子陵之側死得其所也若先生其有宋之完人矣乎猶有感焉玄英没於唐至宋范文正公繪像祀之先生没於

元至明楊吳二公立石表之未究厥抱于當世而各見重名公均垂芳於異代百年之後過亦奇矣果潛德隱行必久始彰而天佑忠賢吾道終不爽與雖然玄英因舉進士不第始隱較諸以宋室存亡為進退者大不侔後之評先生者當伯仲于陵而玄英非所擬也若楊吳二公表揚往哲以風勵後人則希文不得專其美矣楊侯名金當塗人戊戌進士吳侯名勲歙人丁酉鄉進士治郡協恭多善政邑倅胡子鎮劉子廷相宋子宥皆効

勤匠石之役而樂為助者例得附書嘉靖癸丑嚴陽鄧

椿謹記

潛齋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潛齋集序

湖廣憲副淳安何君淳訪得八世祖潛齋先生遺文舊集重壽諸梓大司空胡公得其印本喜邦之文獻足徵謂不可無序於瓊是屬瓊受集口誦心惟有以知先生天賦穎敏自得居多亦惟蛟峰可齋兄弟之資故博極經書精探隱賾蔚為嚴之通儒起取魁名雖咸淳任用累遷未竟所學及至元捉舉有召恥事二姓此蓋其心

術之正涵養之深氣足以配道義而無餒胸次淹貫故
隨寓吐而成章長者霈然有餘短者詘然而止奇而不
恠壯而不顛簡涵至味之永直洗俚俗之陋鑿鑿乎典
故之收鏘鏘乎音響之雅有先秦之質無晚唐之媚是
皆有翼於經而尤有關乎易其對廷策謂帝王之出體
大易之資始故能運初心之元法春秋之正始故能新
初政之元此王道之大本以之明矣其圖五典分君臣
父母兄弟夫婦朋友各有屬類以發西銘之未發此人

倫之大道以之備矣其記易巷曰雲霞聚散烟雨陰晴水月吐吞晞陽出沒皆與易為體此言易無不體而變化無盡也其序易衍曰散一為萬易在天地斂萬為一天地在易此言易無定本至神無方也由是觀之先生蓋用工精切深於易者也心涵乎易無往而不體之時可仕則台州之必行可止則大理之必去小而得潯陽之真趣圖象發義畫之秘幾此其知進知退以保貞吉以揚桐江未泯之清風嗚呼若先生可以鄙達與之而

已哉是為序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十月朔賜進士及第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奉直大夫前經筵官同修國史金谿徐瓊書

潛齋集卷七

五典分屬圖

兄弟　堂從族
　　　外兄弟

父母　伯叔姪
　　　外伯叔姪

乾父

人　夫婦　主　媵　妾

坤母　君臣　官吏卒　主僕婢　師弟子

朋友　知識　交際

人生天地間得乾父坤母之情性形體以生而均謂之人其屬則有五者之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玆五者夫人之大倫而天下之達道也故乾坤者人之大父母也然五者之外其他豈皆無所管攝哉若言乎君臣則師弟子主僕婢之類皆屬焉以言乎父子則內外伯叔姪之類皆屬焉以言乎夫婦則主妾媵之類皆屬焉

内外宗族皆兄弟之屬知識交際皆朋友之屬其有不隷於此屬者則皆謂之人人均天地父母也其圓顱方趾同耳目鼻口同安可以其非吾屬而以判然不相管攝視之哉為之圖庶一見者知天地間皆吾人也

梅巖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序

先生諱次焱字濟鼎號梅巖晚號學登宋咸淳四年進士授湖口縣簿以母老祿養非便改貴池縣尉德祐元年大兵臨城元帥張林潛納款請降先生奉母亡歸教授鄉里所註四書周易等書梓行于世纂修譜牒序論跋規尚傳于家其他文墨鮮有存者濬在庠時得抄數篇于葛陽潘先生本質齋程先生本男璉得抄篁墩程

先生本艸峯戴先生本歙友王宗植本散亂無統分類成書并得先生所註唐詩雲峯通書両銘二通明經書院試録石丘先生詩集携來任館欣玩不忍釋手先是男琄以郡邑賢大夫重刊雲峯文集來獻濬每焚香再拜三復嘆曰先世文字流落人間二伯餘年一旦偶集於明經書院重創之後天相斯文其在兹乎抑二先生豈徒文章註述而已先生棄官奉母歸養雲峯蔽水盡歡辭詔甘隱傳曰忠臣不仕二君孝子養志先生以之

惜也先生之道不大行於當時也百世之下誦其詩讀其書可想見其為人是集之傳實有道者之幸豈特一族之光而已哉尚冏勉於增輯以無負文獻之徵予重有德於藏書刋書君子故詳誌之正德戊辰春正月既望特恩廣東惠州府教授前湖廣崇陽縣知縣族孫仰山胡濬拜書于惠庠官署

四如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四如集序

莆前一輩四如黄先生為名進士為經學老師為詞章大家數異時艾軒翁以經學鳴遭際阜陵致身法從莆士以談性理者率宗其徒二劉後人則有若樗庵翁以詞章著穆陵眷之厚當兩制躋文昌莆士之工詞章者多師之若四如翁則瓜山先生之嫡孫行家庭師友究之經學邃矣演迤而為詞章汪洋大肆若記序若碑銘

若飃跋蒼然之光淵然之色未嘗求合於古也而制雅未嘗務去陳言也而意新未嘗求異於人之說也而自不能不異蓋以詩書禮易春秋爲之本而旁推交通若國語之博離騷之幽太史公之潔無不備焉昌黎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達世所居户屨常滿使其逢時術質庥煙盖先生出夯内物惜乎兼經學詞章之長而卒不施宰物者孰從詰之哉吾又觀於淯有炎滁鄭漁仲先生白首窮經尤精於史學鄉也雖以布衣召而終

老泉圃為可恨四如翁不為史穆之顯甘同漁仲之晦

然位雖不顯而書則傳身雖晦而名則彰通志之行夾

漈之顯也文集之傳四如翁之顯也士君子愚無令名

之難窮達顯晦不足計也夫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公

之子汙村學世其家而文彪於時今為長汀郡慨以翁

與予咸淳辛未歲聯榜帖粹翁之文若干篇將鋟而傳

之不鄙囑予叙予於翁何能為役辭不獲命乃喟然曰

翁之文傳則湛輩亦托不朽幸也遂忘其僭而為之叙

云元至治三禩清明後一日前進士清源傅定保書

四如集附録

祭考終文

剡陽四七維公初度綠闈洗腆致用清酤豈伊異人耋少和孺公於是時烝衎樂胥促席鳴儔咏猶斯舞油油三爵爍爍霞炬筵空坐散醉極而寤謂公禔福百齡未暮後騎匆驅前山可數暢月生明陽回一縷訝公不庭軿睢卓午翼旦候公琅琅耳語謂公介疾猶可以愈熒

枯糟沉何奪之遂全歸胡嶄示別有裕所不粹者井蛇樹鼠公真至人達於死生晝夜之故嗚呼公之學問不守訓詁公之詞章自諧律呂五韺六謌九易十鼓弗圖末偽見此奇古後孔而生昌探其緒茫茫堪輿能言幾許於乎鄉失典刑族無長者八壺水遶孰斯文主品樹陰成誰讀書祖瓆瓆林林百千何補公像在前魂兮來雨盉筆序行殽核維旅公寧不來我涕如雨噫嘻嗟嗞

祭窆穸文

方春和時鳥鳴花香念玆不見使我惻愴翁遊化城無何有鄉濶視八極俗物茫茫遐想疇昔鳩杖褰羊或哦一睇或酬一觴遺韻如存俾也可忘白日千年埋玉隴罔雲樹窈深回首坊堂東過腹痛諒毋我傷惟翁德厚奕葉流光一杯黃壤發為詞章風水惟真子孫其昌依依活酹蘋若薦芳精靈不昧庶其顧享訖鑒此忱視翁不忘嗚呼

黃四如先生并二先生升侑鄉賢與化郡學祝文

鄉賢祠於學者惟忠惟孝以德以文表表在人耳目者

可得而仰也邇者薦紳之士議以烏山宋先生四如黄先生石崖方先生升侑斯堂同時位置尸祝而俎豆之某職教於兹敢不以告明薦馨香伏惟尚饗黄四如先生升侑鄉賢與化郡學東里孫子祝文鄉先生祠於學古也以吾祖道脉之傳經學之邃蔚為儒宗邇者庠序建言謂宜俎豆于諸賢之列聿新繪事涓吉妥靈殷薦苾芬

族譜

萬百十七朝奉郎國子監簿四如先生諱仲元字善甫幼名犀兒號四如居士後改名淵字天叟號韻鄉贅翁晚年又號彥安十三貢士字德遠官學正獨不懼翁之次子也以宋紹定四年(辛卯)十月二十有八日巳時生年十二攻舉子業鄉校屢占魁亞淳祐十二年(壬子)預薦書明年(癸丑)寶祐改元省試報罷咸淳七年(辛未)中省闈第五廷對以直言忤時宰寘名張鎮孫榜第五甲賜同進士出身拜廸功郎監瑞安府比較務需次食貧如心(陳文龍之)

號因貽書常齋延先生於二劉祠堂一月兩講為學者師九年癸酉捧檄考類試歸過鐔津古崖江公萬頃萬里之弟時守劒州留郡齋載之匯江未幾古心先生江萬里招致芝山十年甲戌請假歸省明年乙亥德祐改元先生始之官守相陳山泉屈致幕下有强民挾貴不禮稅官者又有頑佃二十年不歸田主之租者又有妄首富家造麴者先生一見悉為判決山泉深喜得人無何山泉罷去以書別先生曰君來我去彼此無福又明年丙子春端明陸

公君實秀夫至自平江偶與先生同邸極加器重三月杭臨先生遂辭歸五月陸公趣先生赴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是月端宗即位改元景炎遷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不兼旬得五京薦處置使楊公刑部侍郎應公祭酒許公少傅張公其一即陸公也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雖受知諸公屢膺超擢然未當供一日職未嘗食升斗之禄曰斯時而禄恥也及陸公拜樞

使命撫諭使毛公邀先生同舟將有異除先生力以母老辭既易代先生遂更其名字隱居教授泊如也元皇慶元年壬子十一月八日丑時卒享年八十有二葬尊賢里吳車南山之原按先生壽藏自誌云乙巳臘月嘗一絡之丘於篠塘而舊譜皆謂葬吳車南山慈者初營壽藏在篠塘既卒而葬乃改營於吳車南山耳先生少刻意讀周程張朱吕真魏及父獨不懼翁先生所傳潘陳二師之書翁集四書為近思本録先生日夕刪補翁有詩曰深為助我喜敢作譽兒癡復以其餘力手抄唐宋名人文自韓

栁歐曾外凡二百四十二家逮聚徒發策以周元公問行義多大成集所不載翁代李子仲固答且謂非吾兒不能問非老父不能對烏山方澄源前人守燕川一見稱賞館於樵川烏山殁先生家居不殖生產歲輟學職俸及束脩以事如母孝敬兼盡當寄食富沙樗翁三薦於朔齋劉公先生不往謁劉公語人曰此兄當於古君子中求之窮居怡然深入理與文必檀弓穀梁詩必三百篇陶韋柳州下此弗論也獨不懼翁於潘陳二師生為仰止

之講殁有東湖之祀及卒先生推廣先志凡其見於脩已教人者無非仰止之懿而於東湖之崇奉尤拳拳焉戣伯千三十通判殁所居廳事先生與諸弟姪得之因偪卒剏以為祠以祀吾御史府君而下之祖（即今東里黄氏思敬堂蹟見所作思敬堂記及碑陰記）嘗著檮杌集識此邦之仕於朝者與士而求仕及他州士夫仕於此邦者景炎二年（丁丑）屠城之變此集與前後告身俱亡又著學記農談未及脩春秋說止閱公未及續嘗夢宣尼遺之雙筆又欲脩史而

表狀集大槩見文集夢筆記其著述已成而行於世者惟經史辨疑四如講稿及文稿詳見先生自誌壽藏吳司業源所着名公事述及學士簾等所作文集序俱載詩文内編經史辨疑今亦亡配丁氏懷安尉斗軒先生南一之女也以弟萬百三十一仲會季子梓為後羅源縣尹先生今祀於郡學鄉賢祠

霽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附録

林義士事蹟　　　　　　　　　　鄭元祐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

作十首其一絶曰一坏未築珠宫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惋則忘之矣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植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螘

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可謂義士也已

輟耕録　　陶宗儀

吳興王筠庵先生國器示予以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蘊雲溪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所書林義士事蹟有五詩與前所録語句微

不同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則曾指去杭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耶審如此則又疑是唐義士詩矣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耶抑得所易之骨耶或各行其所志不必知曾理固有之矣載考之周草窻雜識所記則雲溪所傳歲

月又絶不同葢嘗論之至元丙子大兵下江南至乙丑
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一事然戊寅
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髠得以肆其
惡與妖髠就戮犂苑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
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髪盡化孝宗頂骨惟餘小片不
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
余生晩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
以待就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冬青樹引詩跋

孔希普

浦易張君孟兼取閩人謝翶為宋丞相文公所作西臺慟哭記疏其文復取其至越中所作冬青樹引併疏之於卷末且以定宋遺骸事為唐玨及王修竹而疑其異同予謹按郡先生霽山林君當宋亡時忠義耿耿有南山有嘉樹及商婦怨等見所著集中嘗與唐玨收宋遺骸於山陰種冬青樹其上刻誌有丙之年子之月冬青花不可說之句葢先生乃王修竹門客先生與玨所為

王蓋與知之矣夫謝翺在文公之門傳公者曾不及翺非張君兹述殆泯滅不傳今書珏之事而霽山林君不與焉豈非闕乎予因併識其事以釋君之疑且以副君好古博雅之盛心云 洪武四年二月十日識

西湖百詠卷下

附錄

雨中宿洞霄

青青九鎖山步步聽潺湲雨重精神倦雲深意緒閒禽聲依石樹泉溜出巖關落落仙蹤在何能見大還洞霄詩集

湘月

蓮幽竹邃舊池亭幾處多愛君子醉玉吹香還認取忙裏得閒標致心逐雲帆情隨烟笛高會知誰繼宵筵會

啓驀然身外浮世　因見杜牧疎狂前緣夢裡謾感嘆
眉翠香滿屏山春滿几爐擁麝焦禽睡月落梅空霜濃
𦗨掩兩耳風聲起艷歌終散輸他鶴帳清寐絶妙好詞

富山遺稿卷三

雨

吾聞陰陽書夏忌甲子雨蘇死麥復枯果諧老農語人生無賢愚擾擾同一字衣食固其端安可過取數哀哉元相國胡椒滿倉庾區區口體計所費能幾許蜻蠛桀朝寒野菜供晚茹君看此輩人政自有住處

觀兼山黃公地理圖四首

秦人築長城欲作萬世利此事雖不終吾固壯其志未

幾有劉郎歲出朔方騎未能扶種族亦斷匈奴臂後來何足道頭足真倒植子女充室家筐篚供修贄九州揚波濤無復拖一簣小雅久矣廢高歌洒哀淚

右長城

乃翁神清洞之子長白山萬里傾風期誰道難追攀兹山白禽獸不掄青雲闗泊水走其西渺渺鴨緑彎子來領羣仙王立千雲鬟羽衣崑玉帶猿鶴相對間下視萬赤子擾擾巔崖間倘司造物筆救彼寡與鰥升高望北

極瀛海恭四環不須後千載被髮方來還

右長白山

紫巖詩選卷一

止酒

兒時不解飲惡見杯入手持杯或勸我涓滴微到口强飲偶盡觴顛眩輒欲嘔一盃復一盃積漸歲時久浪飲二十年寧復問升斗人言酒有德敗德君知否不聞晉淵明日日醉田叟一朝賦新詩而止杯中酒我今悟昨非已落淵明後何當課兒耕種秔添幾畝飽飯和陶詩千年吾尚友

仁山文集　　　　　　　　　　　　別集類三　南宋

仁山文集序

勉齋黄文肅公以朱子之傳授之何王金許四先生史稱為朱子世適顧何王二先生已自德祐初竝謚贈當宋元之交祗仁山金先生久謝徵書屏居金華山中得白雲許先生相與遞衍其傳是何王早逝白雲晚出其不至中斷者尤以仁山先生也先生先事魯齋因魯齋以事北山當時有謂北山似尹和靖魯齋似謝上蔡先

生親得而竝充之亦善論人者矣先生多經史撰述極之下得聞緒論素有志於先生之學因求先生之集輯之初得正德間寫本旋又得萬歴時刻本合校之為謀開雕惜不能竝購表註疏義暨合刻史編諸書以廣其傳而敬識其緇閱之大略如此至於先生先後世系則有枝山祝先生金氏譜引暨其裔孫所述文安公纂略頗為詳密故併附録於後云時雍正乙巳孟夏朔日後學金宏勲書於婁東春暉堂

仁山文集附錄

金氏譜引

嘗讀萬姓統譜而知金氏有四出焉其一始於古六子以名為氏伏羲六佐名曰金提迄漢文有金王孫者子孫蔓延於陝屬其二始於漢武賜休屠國日磾以金姓蓋因其國有祭天金人也七葉內侍金張並著今徽族表表俱其裔也其三紹興金氏本漢景帝分封中山劉氏也亦因錢鏐而易氏此與蘭溪金氏姓同更而譜各

別所謂同源異派也惟居於蘭溪者始繇宿遷而徙於三衢桐山峽口則劉昭禹也再繇峽口而徙於蘭谿三峰山下則金明偉也三繇三峰而又徙於桐山之陽則金世臣也四繇桐山而徙於仁山之下則金夢先也五繇仁山而徙於長洲之徭城則金章也六繇仁山而徙於吳郡之洞庭則金繹也七繇洞庭而分為玉峰澥𣸣二派則金維仁維義繇雲間而徙於陽山則金維禮也自後唐以迄宋元世次相傳墳墓丘陵如掌上螺紋歷

歷可數所以何王金許為婺之四大族云吳郡後學祝允明敬敘

文安公纂略

先文安公以宋理宗紹定五年三月丁酉生蘭谿純孝鄉桐山之第桐陽散翁叔子也始散翁有夢虎之祥因以祥名既長師為更今諱云公生而敏睿博學多聞通於天文地形禮制兵謀陰陽律歷之秘靡不殫究年十六補郡庠生十八試中待補太學生居恒篤行敬修雖

不事進取輒以匡濟為任強仕之歲以襄樊告急國勢阽危慨然思自建立遂至京師進奇策請以重兵繇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圍自解而當事沮其議識者咸歎惜之德祐改元召為史館編校又不果用乃設釣臺書院專意著述題其集曰仁山新稿既而元兵入臨安以帝㬎及太后北去公即屏居金華山中時年四十有六矣後三載而宋亡公以宋室遺民孤節自矢遂決志遯世窮約以終是歲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其集以

仁山亂稿名焉公娶徐氏生三子季有雋才而早卒公甚悼之是後詩文又名噫稿題其端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之戚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誌也晚年館於唐氏之齊芳書院成通鑑前編及濂洛風雅七十二歲大學指義成是歲三月壬辰以疾考終葢元成宗大德七年也易簀時謂二子曰前編一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吾為是書固欲以開來學殆不可不傳亦不可泛

傳也吾且歿宜命許謙錄成定本此子他日必能為我傳於是以此書授之白雲大德十年九月甲申葬於仁山後壠禮部吴師道移文學宫列之祀典學正徐鉉請諸朝列祀於先賢之祠至正中特謚文安國朝成化中敕郡建正學祠正德中郡守於天福山建仁山書院春秋祀公公長孫巽言公於元季避兵徙家吴下從孫履之公亦從雲間徙陽山六傳至世昌公自崑遷郡又再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

傳至曾祖愛月公卜居長洲之蠡溪而支裔之衍於蘇者益蕃矣裕竊仰溯淵源懼弗克步趨家學夙夜匪厲時瞻遺行而興起焉故爲略纂懿蹟敬書如右用示世世子孫知有典型毋敢隳緒云爾萬歷戊午冬十月二十四世孫文裕謹述

遺山文集　　別集類四　金

遺山文集序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為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噎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烏趨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瑩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為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齔能

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與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碁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令代幾人方希剧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沒其遺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得什一二其所謂大全

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弟忠傑有文如淇奥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予序引予謂遺山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為惟君有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嚮居藩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御天文治蝟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之而側席以求

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柰何遇千載而心違除昌辰而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尚賴栁如京之賢有慰韓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騰芳於百世顧予朴學未暇顯評言念舊游聊為揚推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冶

序

文之為物何物也造物者寔靳之不輕畀人何哉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而為人則必

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萬物之情極其變而歸之雅故為詩為歌為賦為頌為傳記為誌銘為雜言為樂府兼諸家之長成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接夫千百世之傳為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党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斲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捄壞缺 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

所以畀付者為不輕故力以斯文為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奬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為汎愛至于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毫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

溢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為斯人乎東平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刋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湛然居士集　　別集類四　元

御製讀耶律楚材扈從羽獵因有詠

耶律本遼種所事又元君不可忘其初未宜徒脩文況實君倚重卓為開國臣居然廢弓矢何以示同羣味其詩所稱儼欲似漢人寬衣而博帶恥與武夫倫設在趙子昂固當如是云匪徒薄耶律戒後意良勤

湛然居士集序

士君子困而後學老乃思歸(闕)流猶賢乎已

屛山年二十有九閱闕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
參藥山而退著大發感嘆曰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
三十餘萬言內藁心學諄諄大半晞顏早立亞聖生知
追繹先賢誠難倒指闕堪然居士年二十
有七受顯訣於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
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
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爲堪
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

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圜閑京城絶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 闕 扈從西征六萬餘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崑崙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若乃詈聖安而成贊戲清溪而發機行九流而止縱橫立三教而廢邪僞外則含弘光大禦侮敵國之雄豪內則退讓謙恭和

好萬方之性行世謂佛法可以治心不可以治國證之
於湛然正心修身家肥國治之明効吾門顯决何愧於
大學之篇哉湛然嘗以此訣忠告心友時無識者慨然
曰唯屏山閑閑可照吾心耳噫嘻雖欲普慈兼濟天下
後世末由也已嘗和友人詩曰贈君一句直截處只要
教君能養素但能死生榮辱哀樂不能羈存亡進退盡
是無生路至於西天三步遠東海一杯深老作衲僧未易
及此使裴公美張無盡見之當斂衽焉盖片言隻字出於

萬化之源膚淺未臻其奥者方且索之于聲偶鍛鍊之排
正如檢指蒙學對句之牧竪望涯于少陵詩史者矣加以
志天文以草西歷豿焦桐而賛南風在𤫊理爲難能湛然
之餘事或謂萬松濶論無乃夸誕乎曰王從之雷晞顔王
禧伯尚不肯屏山閑閑形于論辯萬鍛炎鑪不停蚑蚋宜
乎子之難信也吾待來者千載一人豈獨爲子設耶
甲午年仲冬晦日萬松野老行秀中夜秉燭序

陵川集　　　　　　　　別集類四　元

陵川集序

竊聞明道先生之令晉城也剏建學校擇鄉之秀俊而教育之親為正句讀澤之士大夫承風嚮化被儒服者四野相望逮乎金元其流風遺俗日益隆茂大儒輩出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而加厚焉攬今追昔鄉校之故蹟已湮即當日之被其化而昌明其教者有所撰述以徵言傳後其文詞亦不槩見矣如郝文忠公者澤之陵

川人也其生平忠誠大節載在史册彪炳千古第知其人必讀其文章究其軼事以想見其為人聊志私淑以慰素心耳甲寅春來守獲澤知為郡之先賢訪其遺集罕有知者在郡三年僅於陵川諸生武氏得其藏本家所世守不輕假人爰效古人抄書之例隨閲隨録始得全書考公之崛起冀南隨先人避兵許昌既而北遷滿城當是時河朔之間兵鋒充斥黎民播遷公克承家學執業於鐵佛寺中晝庇家事夜入書堂冠衣不釋雒誦

徹旦如是者五年受知於祁陽賈侯居之萬卷樓中而其學業益粹故其所著詩文閎中肆外含英咀華抽思逞辭汪洋浩瀚靡有涯涘復皆準乎聖賢之精義而左右逢原脗合於道其銓釋性理諸圖說暨五經辨微等論道徹天人學該今古更為淵邃蓋根柢於周程而獨造其微妙且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方當南北多故人民瘡痍勤勤於仁民愛物之義以感動人主洵非

託諸空言者可比公之先世業儒至曾叔父東軒老以
先人及明道先生之門教授鄉曲講劘道藝淵滙日深
得太極先天之旨其教後昆以治經行已為本思夫絕
興而後明道之教自北而南伊洛墜緒僅在河東郝氏
之宗師益淵源有自矣及公之命使宋宋館留真州者
十有六載羈愁抑鬱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泰然其道益
昌其文益肆中懷道義有足多者惜所著周易春秋外
傳續後漢書原古録一王雅等書皆不傳其叙載在集

中九鼎一臠令人朶頤索之不得徒增浩歎至若雁足帛書使人异舉臨文歎咏迄今猶想見風姿齧雪咽氊節旄盡落屬國之精誠先後相媲美矣遐思往蹟能無嘅然前者武進艾圃陶先生曾攷是郡亦録是集去欲為重鋟僅冠以序未遂其志後松坪王少司空郡之鄉先哲也勤求掌故有志重刋會督餉秦川亦未竟其事令其令嗣涵紫好學稽古承先人志付諸梨棗閱三月而告竣裒然成帙問序於余嗟乎公之文章節義冠冕

金元歷亘古而彌新然時移代遷去古日遠鴻章傑作其不與護學鷽鳴同歸澌泯者曾幾何哉其集一刻於元迄明再刻於楚即今得武氏本也魯魚亥豕重難校讐又得孝廉與鈞孔君輩勤加檢閱得成完書因思河東文物自古勁豪其有企郝氏之流風不負明道先生之遺澤倡明實學繼軌前賢以復當時之盛余忝郡守能不登棣華之堂而興歎羨也耶乾隆三年戊午初夏澤州守錢唐朱樟序

國初未遑文治不階教育奮然自厲致海內盛名文章事業耆舊推重時輩莫敢與角若國信使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司徒冀國公謚文忠郝公真豪傑之士哉公諱經字伯常上世澤州之陵川人八世義居儒行師表一鄉至公恢大素業祭國張公館於家世皇聞之首加禮聘奏對屢稱旨益奇之南征挈以偕行授江淮宣撫副使中統初選充宋使留十有六年不辱君命天下咸知之詳見隧銘洎神道碑今集賢大學士郭公貫

幼從公學其任禮部尚書也請刊其遺文朝廷從之事
屬江西行省以序見徵惟公挺不世出之才藴大有為
之志氣剛以大學博而充陳時政兵事綽見經濟之能
傳周易春秋深探幽隱之趣正蜀紀刊前史之謬誤移
宋朝悉和議之利害雜著歌詩涵泳古今本原騷雅不
失為奇作使之叅與廟謨黼黻王度斯民被澤吾道增
重也必矣方羣賢彙進之秋乃遠涉江淮投身虎口及
歸年德耆劭區宇混一宜享安榮之樂而大故遽及生

平抱負竟不獲展萬一可哀也已然其終始大節日光
玉潔焜耀無窮述作之夥刻示永久斯可以下慰九泉
矣崇儒報功國家盛典獲紀其實託名簡編之末又何
敢辭敬為之書以諗來者延祐丁巳四月十日國子祭
酒東平晚生李之紹謹序

陵川集行狀

公諱經字伯常姓郝氏系出有殷帝乙之支子封太原
郝鄉子孫為世八世世祖祚自潞州徙澤之陵川縣故世

為陵川人曾大父諱昇字子進母某氏大父諱天挺字晉卿母某氏父諱思温字和之既歿門人謚曰靜直處士母許氏自八世祖以下皆同居業儒履德不仕教授鄉里為一郡望族靜直君生三子長即公也次曰奐曰庸公幼不好弄沈厚寡言始知讀書能强記不忘歲辛卯靜直君與夫人許氏攜公避亂於河南魯山與衆數百皆匿於窟室居無何敵人索知氣薰穴而死者殆盡太夫人亦因咽塞而絕時公甫九歲匍匐摸索得黃韲

一瓶又得蜜一器隨用太夫人所佩翦刀抉其齒以蜜和虀汁飲之少頃而蘇静直君異之雖奔走瀕死者數愛公不忍棄也歳壬辰河南亡徙居順天府亂後生理狼狽静直君欲令次子讀書俾公專治家事以紓目前之急太夫人曰吾觀是兒志貌不凡他日必大吾門忍令廢學以墜家聲不過我輩忍窮數年耳静直君以為然命公就學公亦自振勵雞鳴而起執薪水之役晝則營幹家事少隙執書讀之而不輟也會鐵佛寺僧張仲

安者識公茂異以寺之南堂居公聚童子而教之公遂刻苦力學肆意窮討衣不解帶忘寢與食坐徹明者五年每遇疑難則沈思良久反覆諷誦期於必得必悟而後已嘗自誦曰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已之娛賢則顔孟聖則孔周詎如常如脂為碌碌之徒而已耶故慨然以興復斯文道濟天下為已任讀書則專治六經潛心伊洛之學涉獵諸史子集以窮理盡性修已治人為

本其餘皆厭視而不屑也故世之為決科干祿纂組詞章之學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而服之矣既冠順天路左副元帥賈侯一見待以國士辟公教授諸子以書萬卷俾公讀之數年公聲名日盛萬户蔡國張公聞之禮請公館於帥府授諸公子學張公復有書萬卷付公之管鑰恣其搜覽公乃大足平生之願卒成偉世之器厥後張賈子孫比皆為將相名臣以顯於世初遺山元先生學於公之大父亂後往來燕趙間一見公奇之

曰吾子狀類先生才識間出家世淵源有所積而然也遂相與論作詩作文法復勉公以百世遠大之業江漢趙先生愛公文筆雄贍練達性理謂之曰江左為學讀書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氣立於天地之間者蓋亦鮮矣自是而名益重焉諸鎮侯伯馳書交幣各欲聘為已用皆拒而不荅歲壬子今上以皇帝弟開府於金蓮川徵天下名士而用之故府下諸公累薦公於上乙卯秋九月上遣使名公不起十一月名使復至

公乃歎曰讀書為學本以致用也今王好賢思治如此吾學其有用矣歲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上問以帝王當行之事公援引二帝三王治道以對且告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義自朝至晡上喜溢不倦自後連日引對論事甚器重之且命條奏所欲言者公乃上立國規模二十餘條以為創法立制必有一定規模然後可行故有一國規模有天下規模有萬世規模當今依倣前代建立萬世規模皆當時天下國家大事上復問當

令急務公舉天下蠹民害政之尤者十一條上之切中
時弊上皆以為善雖不能即用至中統後凡更張制度
用公之言十六七歲己未憲宗皇帝帥天下兵大舉伐
宋自西川入令上總兵直趨荆鄂遣使名從行上駐蹕
於濮會軍師有以宋臣植齋奏議呈獻者言宋邊防衝
要忌吾者凡七處上名諸公共議公乃具奏以為古之
一天下者必己之德澤深厚紀綱完具彼之荒淫亂虐
敗亾有釁天命人歸一舉而取之其地醜德齊驕肆妄

動輕則見沮而還重則覆亾之不暇我國家開創以來
彎弓躍馬窮征遠討四十餘年紀綱未立民不聊生彼
之君臣輯睦政事修明無釁可乘我乃空國而來僥倖
一舉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彫弊於下故人之攻吾者不
啻數十百道而不備乃利人久備之道而攻之臣見其
危矣願王整兵修武以俟西師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與
帝修帝德以應天心明王道以慰人望簡賢良以尊將
相親宗室以壯基圖撫諸國以消僭慝制諸道以防窺

竊實屯戍以嚴武備結盟好以弭兵釁興學校以育英才恤瘡痍以養元氣如是則禍變可弭社稷無虞我無釁而宋可圖矣上見公儒生談論兵事剴切愕然曰是汝與張拔都共議邪公曰臣少館於張侯之門亦嘗聞其論議此特臣臆說張侯初不與知也公退而著書義名之曰七道凡七千餘言會以前中書令楊公惟忠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命公為副使以歸德路一軍聽二公節制行至棗陽楊公以私故欲還汴梁公曰

嚮者奉命令我輩布宣恩信以先啓行傳聞王師已踰淮蔡我若背馳還汴是大不可楊公弗聽公反覆辨爭楊公怒而起曰事當從長遂不與公會面者三日公乃率戲下擬建旆而南楊公悔懼抵暮詣門而謝曰某誤矣公之執守讀書之力也敢不唯命是聽翼日遂與之俱會王師於江上此又足以見公之不為阿諛詭隨有如此者公等存恤遺黎聽納降附所至民皆聚拜馬首故遠近降者如歸所活不可勝計繼而聞西師果以萬

乘之威綴於一寨數月不拔死傷甚衆公急上奏曰東師議大畧以為且當按兵觀釁以全東師所以防禍於未然者周至懇到上稱善者久之然與帝業已定約不獲中止遂渡江圍鄂未幾憲宗凶問至自合州鄂人乃據城堅守不下師竟無功而還明年庚申三月上即皇帝位於開平四月遣使名公欲令使宋公適自江上回或覩公稱疾勿行公曰吾讀書學道三十餘年竟無大益於世今天下困弊已極幸而天誘其衷主上有意息

兵是社稷之福也儻乘幾挈會得解兩國之鬬活億萬生靈吾學為有用矣遂赴召夏四月見於開平以公為翰林侍讀學士賜佩金虎符充國信大使賫國書入宋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之意仍詔沿邊諸將毋得出境侵抄及陛辭公請與一二蒙古偕行帝不許曰只卿等往彼之君臣皆書生也且賈似道在鄂時已嘗請和於我矣將出帝賜蒲萄酒三爵且命公曰朕初即位凡事草創卿今遠行所當言者可亟上之公乃具草言帝臨

御之初當大有為以定萬世之業皆佐王經世之畧凡十六條其言備禦西王罷諸道世襲尤為切至帝皆節次行之初朝廷將遣公等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差人達知以宋夏五月公至濟南璮以書來止公云近遣劉仙等二人至淮安已為知州葉再遇所殺宋人意殊叵測公等可無行也璮意實不喜和議故因此以止公公曰吾受命朝廷持節而出若以邊將之言而遽回罪也遲疑顧望而不進亦罪也乃以璮言聞諸朝而行六月

至宿州以信使一行到邊移文至宋三省樞密院制置司以請接納宋之君臣會議久而不報時邊帥有侵畧宋境俘獲生口而去者公遣人追及之責以不遵約束之罪仍將生口數十移送各歸本業七月進至五河口宋人遣揚州制置司幹官朱寶臣逆授陳州通判秦之才來接伴八月復遣懷遠軍招撫司叅謀潘拱伯來館伴仍請登舟而南公將入宋境憂朝初政治具未完事有未善者遣使上封事言闕失以為國家振舉綱維修

明禮樂雖不能便如三代亦當期致漢唐不宜苟且叅用儉人以蠹國政又極論風俗者天下之命脉方今最為敗亂當速修理行次昭信伴使潘拱伯傳兩淮制置使李庭芝欲一見國書公正色曰皇帝授使人國書令見貴朝國君而與之今伴使要我於半塗其故何哉拱伯不敢復言九月至真州館於忠勇軍營宋人規模布置已成因所奏十月宋遣吉州刺史兩淮制置司諮議官衛司愈來傳宣撫問云蒙國遣使通好實出美意為

李松壽一再犯邊故且館留儀真又出李庭芝一書云信使以美意而來松壽乃懷姦以逞以此而和殆類欵我仍械繫李璮敗將劉軍判者以為口實初公之在宿州李璮潛師侵宋宋人敗之淮安故以欵兵之事誣我公荅書大畧開陳聖主通好美意中間別無葢藏至於邊將用兵啓釁彼自不遵詔旨何與使人事仍上表求主有云願付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宋人見公辭直理順遂不復言自後公等移文制

置司請入見不報請歸國亦不報乃牒宋三省樞密院致書平章賈似道上書宋主闕下反復辨論古今南北戰和利害并令次遣使止是告登寶位布通好弭兵息民意前後凡數十萬言皆不報伴使等但云朝廷已有定議矣初公之為使也雖出於聖上本意平章政事王以道忌公威望軋已乃力贊之仍親作國書以促公行葢欲排置於外也宋人既定議留公不遣見公辭氣曾無少沮明年伴使朱寶臣等偽報本朝異聞公弗聽復

累言之欲離貳公心以起降意公厲聲曰此事斷無設若有之更當發遣我輩還國公乃與介佐一行束裝露次於庭者月餘以請歸宋人知公終不可屈乃堅請復位後果虛妄公在真州所居之館故總制廳事也館門扃鐍牢固無故不復啓鑰院中舊有大樹數株盡皆斫去牆高丈餘上則樹以蘆柵下則薦之以棘外則掘壕塹置鋪屋兵卒坐鋪者恒百餘人晝則周圍覘伺夜則巡邏擊柝所以防閑挫抑者無所不至公皆不以為意

益振其剛大之氣不作委靡乞憐之態公御下頗嚴介佐人員見宋以長久之計羈縻不遣時亦有怨嗟者公謂之曰吾一介書生蒙主上兩徵而起一命為宣撫使再命為國信大使捨忠與義其何以報嚮在淮壯猶豫顧望畏避不前我之罪也一渡長淮宋既接納盡其在我者而已其死生進退在於彼國吾惟有一守節不屈耳吾祖宗以來七世讀書寧肯為不忠不義以辱及中州士大夫乎但君等不幸同在患難且宜忍死以待吾

以天時人事測之宋之氣數不遠矣衆皆悅服故雖被拘執十有六年除物故三數人外皆能與公俱歸葢以公平生忠義之氣有以激勵而然也歲丙寅春三節人有因鬪毆相殺死者公曰若輩拘囚歲久殆無生意是不可與久處此困厄也恐別生事端玷吾大節乃與幕僚苟宗道等六人築館別居於外者又九年片天之下四壁之内秋霖夏暑不勝其苦公處置一定雖萬折而不衂著書吟詠自若也宋人知公志節終不可奪亦不

忍害反畏而敬之日給廩餼頗有加焉至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顔將兵伐宋既渡江帝命兵部尚書廉希賢洎公之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齎詔赴杭州問以執行人之故宋人懼遂禮而歸公焉明年三月帝知公至且病遣近侍太醫迓公者相次於道所過郡邑不遠數百里來觀者如市父老見公全節不屈龍鍾皓首而歸往往有泣下者夏四月至京師入見帝嗟慰勞來懋至賜宴畢復名入賜坐論事適大臣奏呈諭宋詔草

不稱旨俾公改作公援筆立就帝稱善即行之至晡乃出翌日車駕幸上都令公就醫看治無何宿疾復作秋七月十有六日疾革其子釆麟問以後事仍以紙筆呈公公執筆目半瞑但書天風海濤四字餘無所言少頃終於所居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三天下聞而哀之越二十有八日釆麟奉柩都省差官護送櫂厝於保定府西郭外靜直君之墓側公雖沒四海九州之内牛童馬走皆能道公姓字矣後朝廷憫公忠節凡從公歸者各命

官有差特命其子采麟以奉訓大夫知林州初上之圍鄂也賈似道懼而請和上未之許而聞先帝昇遐班師北歸似道遂以為已有却敵之功誣奏宋主即軍前拜相浦入朝秉政而公往奉使議和以尋前約似道諱其前言之失耻為城下之盟故定議覊留公等於真州舉國皆知其非唯似道主而不遣也噫公入宋之初而似道拜相公歸數月而似道見殺公没之明年而宋亾公之一身關係兩朝之興喪惜乎不得一見而終也公生

於喪亂之後能嶷崿振拔不為流俗所移以蓋世豪邁之氣堅忍不渝之志為成己成物之學故能深造自得一體用兼本末貫萬物而不遺至於太極先天造物之機道德性命之情之妙與夫聖賢心傳踐履之實古人開濟天下之要則尤精察洞究粹然一出乎孔孟之正諸子以下不屑論也蓋將唱鳴吾道排斥百家邪說之蠹橫聖門而禦侮高明正大挺然一世之傑所以能建奇功立大節著書傳道以大儒名天下後世其或賦詩

飲酒邀賓接物而英風逸氣有足以動人者此特公游泳陶寫之餘事耳其文則涵養藴蓄之久理足而氣有餘葢有激於中則吐而為之辭如長江大河有源有委下筆數千百言不求奇而自奇無意於法而皆法純乎理性而不雜故能自成一家之作其詩則氣韻高遠止乎禮義得詩人忠厚之意故能攄寫至理吟咏性情不為近體尖新切律之語亦足以自成一家字畫則天姿高古取衆人所長以為已有故有筆勢俊逸遒勁似其

為人無傾側頗媚之態亦為當代名筆公自幼事父母以孝謹稱事繼母尤篤撫育弟妹甚厚以全八世同居之義亂後得親族疎遠者待之亦同骨肉與人交結始終以誠而又喜交游好施與樂為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報雖小而不忘為人軀幹瓌偉氣貌嚴肅胸次洞達辭鋒雄辨望之凜然有不可犯之色但資賦剛方疾惡太甚故屢中小人之禍拘留宋中不與世接反得究竟平生著述公自弱冠每以陳壽所修三國志統紀紊

亂尊魏抑漢後世不公之甚他日必當改作及聞晦菴先生有通鑑綱目嘗語人曰綱目雖奪魏統而與漢然一代完書終未改正公乃創作紀傳序志論賛等書其辭例森嚴正大雄深雅健黜姦雄之僭偽續一世之正統則昭烈孔明之心白日正中也仍改曰續後漢書若干卷以春秋聖人用道之書學者所宜深究乃作章句音義若干卷制作本義若干卷比類條目若干卷可使讀書者得聖人之本意泝流而求源由近而致遠也又

學春秋者必自三傳入而三家互有得失乃作三傳折衷若干卷凡四書總名之曰春秋外傳共若干卷合十餘萬言又以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已極其至近世諸家傳注論議不一乃著周外傳十卷又為太極演原古録通鑑書法王衡真觀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書各數十卷又合十餘萬言觀公之用力聖門自期於不朽其志可謂勤矣今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公娶淇澳張氏賢明端淑貞靜有守公在宋十餘年夫人治家有

法寛恵慈愛篤於恩義宗族頼之以安後公十年而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即秉麟也今集賢直學士朝請大夫孫墅尚幼女二人長適中書省知印王良傑次適從仕郎安陸縣尹蕭玠弟彝字仲常讀書學道不求宦達以醇德篤行終男二人長早卒次克紹弟庸字季常累官奉順大夫頴州知州而卒有女二人長適洛陽裴氏子讓次適頴州學正申必敬奉直大夫江北淮東道粛政廉訪副使門生茍宗道狀

白雲集　　別集類四　元

白雲集

東白屬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屛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章偉畫錯落岷峩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從家于杭年甫踰弱冠籍籍有詩聲為諸公所稱道是家信多能耶一日來雲以白雲集示予其辭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曩嘗浮江淮走閩越慨然而志于

世顧肯效山翁溪友指白雲為歸趣要未易為俗人言
陶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秖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蓋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内足于己不以己徇人者
也意者白雲悉苦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
鞅掌超塵坱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以莫
逆于雲迺如此他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
當相視一笑牟巘書

題贈附錄

錢唐陳石隱麟

樹立烟行句工夫百鍊成年方登弱冠詩已有高名湖
上看山色松邊聽瀑聲無心趨利祿誰識白雲情

山陰王商翁泌

江湖參請遍詩外復談禪日用工夫到天然句法圓地
爐寒撥火古硯濕磨烟清白家傳得靈苗出石田

古涪文李心及翁

一片白雲心飄飄出世塵禪參迦葉妙詩逼貫休真倚竹風生袖尋梅月滿身老來堪慰喜林下見斯人

古汴趙春洌

蚤悟吟中趣能吟即解禪棄家當此日見佛已多年雪嶺拈花笑春池夢草圓塵緣吾漸脫猶羨著先鞭

燕山高彥敬克恭

為愛吟詩嬾坐禪五湖歸買釣魚船他時如覓雲蹤跡不是梅邊即水邊

錢唐范葯莊睎文

靜裏天機透能禪復解詩交游半朝士參請盡明師入定孤燈伴行吟一錫隨自言貧到骨未辦買山資

住東林悅堂祖誾

詩無定鵠心爲的事理渾融名造極學比參禪悟爲則分骨分髓還達識風雅骨髓騷選脈盛唐氣魄脫唐格白雲態度果無得于長山川詩幾冊吟中妙化擬尋迹青天蕩蕩白雲白

燕山李息齋衎

結屋白雲邊詩玄復悟禪虛標天際月希有火中蓮妙句起齊已高情書皎然論文吾豈敢服善固應先

稼村類藳卷十四

殿策

初考師參黄絹批條對詳明援據精切必博古通今之士策第二等上

覆考祕書文天祥批策頭闡明世運大有考究以下逐段並是發其素所蓄積雍容不迫得奏對體末兩策尤有補於世用此其學問之源蓋深遠矣雖間有可疵處然不以是而沒其博洽

老成之實也策第一等上

剡源文集卷二十二

商鞅傳

戴子曰昔者孔子作春秋尊周室至語門人以為諸夏之無君而不勝感慨之思其望想殷矣故猶取齊桓管仲之伯功以為尊周之勸而孟子學于孔子乃併桓文非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無伯獨不為中國憂乎嗟乎是固皆當憂也夫齊桓晉文伯之盛者也當其盛時猶襲先王迹而為之故足以統盟諸夏而外威遐荒雖不

心服而猶畏其力也其久也又襲於齊桓晉文之迹而動故力窮智露而遐荒輕之不惟輕之亦且襲而為之秦人起於西陲而行霸於天下此之謂也且秦人之視吳楚其地非便衆非大也方吳楚之強輔之以諸臣之材良屢與齊桓爭盟卒不得獨馳而久逞而秦孝公得一區區之衞鞅諸侯來朝天子致胙不六世而席卷先王之彊宇此非齊桓晉文之具昔之所用以威遐荒者遐荒反竊用之乎今夫衞鞅本諸姬之子孫而中國冠

帶之士也一不得志於魏西行入秦而執帝王之說鞅固非知帝王者藉令知之亦非秦人之所得聽也於是逃之於伯伯說進而孝公傾國而聽之蓋其生長於僻絶擯棄之區慕聞中國之事而不可及一旦有導之為齊桓晉文宜為矍然驚喜欲亟及其身而償其志也吾嘗考之鞅之為秦其煩刑細禁仇剗之太甚者出於鞅所自造至於別男女以詰奸平蹏量以一制與夫重農力本開疆益賦汲汲然富彊之術皆齊晉君臣之已講

而鞅益修之耳儒者謂當孝公時無桓文之伯攘之以至於不可制是豈知爲伯之道其弊一至此哉吾故曰此固孟子之所嘗憂也

桂隱文集卷五

虞文靖公別桂隱先生詩

扁舟已作渡江雲回首高年憶兩君兩君謂桂隱與申齋坐客頗知韋刺史詩人猶拜杜參軍總看玉樹當春晝共對青藜過夜分他日聚星如可畫殷勤垂白更論文

又次韻答桂隱先生留行詩

懷哉歲暮扣重闗置我高堂俎豆間遠道無窮忘己老凡情不盡若為閒徐行歷歷皆平地滿目青青是好山

只爲邱園待春雨扁舟先媿逐雲還

江西提學副使夏公（諱寅）讀桂隱先生手卷絶句

前輩風流耳熟聞典刑今日誦遺文南榮白晝花生眼一片青天度卿雲

江西布政使胡公（諱布）求桂隱先生文集書

恭開桂隱先生江右人品元時名儒理學遠宗于周程文章繼美于韓歐名載元史籍藏國朝某生不逢時悵親炙之無由叨守大藩望江山以馳思謹訪賢者之後

裔願假遺跡而一覽愚蒙稍迪欣躍何以

吉安太守朱公諱仲智祭桂隱先生文

惟公鍾山川之秀氣為一代之名儒何行非程何言非朱何文章何議論非後學晚進之明師某末學晚生無由執贄茲叨守夫名邦獲拜公于賢祠既考公于郡志復詳公于元史然後知虞歐范揭之羨譽與夫文敏之美謚信乎為天下後世之公言而非出於一時一人之阿私獨惜公美玉在斯韞櫝藏之遺逸之薦館職之除

曾不聞柄用而大行其志也胡為乎肥遯而不肯小就于一試雖然孟子有言士惟尚志以公之清風高節豈惟足以垂範乎一世而不足以激頑起懦于後世耶

吉水知州柯公諱暹祭桂隱先生文

先生之文日光玉潔先生之行清風高節先生之友虞陽范揭先生之徒誠服心悅郡邑之祀國史之載先生可為不朽矣嗚呼其孰可以付先生之衣鉢

桂隱劉先生傳

嗚呼先生實行未易以知也蚤歲遇國朝科舉制廢猶以故宋律賦雄多士延祐科興又嘗隨衆往還場屋者數次至形之詩文亦間嘗有急急切名意及後州里有司舉孝弟明經太守吳公強勸之駕先生則又曰科舉之學吾非不能但學以講道豈以是為富貴筌蹄甚至集賢學士文公陞尚書鄭公鵬南御史中丞蕭公泰登皆力薦之而苦苦不就即後觀前先生若判然兩截人矣噫孟子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素曩者奉命求

藏書及江西廬陵得與先生劇論者十有餘日始有以
窺先生心事焉先生世家吉水南嶺曾祖嶽字德卿為
宋太學生與陳東上書留李綱祖銓字衡父為國學内
舍以氣節受知文丞相將顯擢大用中道而殂父仁榮
字雲祥與弟化龍同登進士第忿世欲有為殂于權奸
賈似道先生生七歲而孤九歲而革命知先世皆剛毅
卓卓非庸庸鄙劣者流即克意自樹志向不凡則欲高
首陽之節者其素志也至為科場律賦往還場屋者值

朝議方宗南士不屈之士故為是以委曲遂志而已不然先生之學淑訓弟子如劉性顔成子羅如篪羅見大等皆得以及高第而先生屢赴場屋獨得不第哉即如先生真欲第也孝弟明經之舉太守勸駕矣厥後文學士鄭尚書蕭御史又推轂矣先生胡為乎竟拒之哉素固有以窺先生之心委曲遂志而已先生殁十有六載素始遇令孫山長伯珵于龍溪書院出示先生行狀墓銘謚議等篇素大惜諸君知先生之未深也故敢以鄙見

表而出之先生諱訦字桂翁號桂隱謚文敏與同郡遼陽提舉劉岳申文聲相頡頏與進士彭士琦為親友而幼長相切磋自中朝貴人大官及四方游宦者至吉必以得三人之文為幸先生尤善於古賦綽有鮑謝風致文集若干卷諸體詩若干卷門人羅如篪等為之梓行而虞陽揭柳四公曁鄧禮部皆嘗為之序引極形容其盛年八十三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春仲月前右宣文閣經筵檢討危素大樸頓首謹書

許衡妻敬氏封魏國夫人制

魯國有真儒實弘宣於道統周南得淑女必肇正於人倫肆予社稷之臣夙有閨門之化爰旌令則特示崇褒具官許衡妻敬氏性靜以貞行恭而順自職居主饋孝克奉於旨甘逮貴被展衣儉衣親於澣濯惟我宗工盡贊襄之道由爾內助秉柔正之儀雖善慶之報方來而哀榮之典未稱肅視茅封而進秩式頒芝檢以疏恩於

哉夫婦相敬如賓亦既追榮於偕老公侯必復其始尚其啓迪於後人

賀聖節表

天開景運篤有道之曾孫電繞神樞受介福於王母紼稜瑞靄閶闔臚傳中賀誕紹鴻圖丕承駿命至仁育物得秩而萬寶成盛德在躬居所而衆星拱當立經陳紀之始爲施仁發政之規郊廟肇禋朝野胥樂臣等名叨玉署目極璇霄賡文王有聲之詩載歌律呂衍殷宗

無逸之壽虔祝華嵩

帝禹廟碑

至大辛亥紹興路重修帝禹廟成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臣某等遣使驛聞請紀其事鑱諸樂石而以命臣文原制曰可顧臣膚陋嘗待罪詞林今又職司儒校敢不對揚丕顯式昭崇祀垂憲來今謹按史載帝即位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其事與記禮言虞帝南巡葬蒼梧者皆語相傳以久至於封泰山禪會稽則尤為

後世侈功好大者之論而非聖人崇德務本意也嘗以五服計其道里遐邇則會稽實在要荒之外先王省方肆覲政教是敷非若御八駿樂觀游除道周衛而覲民于遠然帝自肇功疏鑿告成錫圭躬膺歷數年逾百歲矣猶不肯一日自暇逸以居於萬民之上則夫子所謂有天下而不與者豈非萬世之大訓哉厥初巨浸稽天民用昬墊孰任巳溺懋于舊庸天啓聖仁聲律身度勩躬胝胼以宣地利以奠民極功施無窮考禮報本匪越

人所私爰自少康之庶子無餘始封而命祀蓋少康距帝僅五世嬰時授艱復脩墜緒一成一旅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繄帝之德足以繫屬天下而庶子無餘亦克胙于東土世席休光以及周之末季凡越之人羣居畊鑿服習聲教邈原而上曷可食息忘也矧覩其因山之制而遺衣服藏焉歷世推崇或著禎祥神茲顧享皇元受命義周仁洽綏定幅員稽諸版圖貢輸則在昔九州區域止及海內職方之大軼古無倫追惟有夏治格幽明

山川鬼神壹是寧謐列聖繼承用弘兹道誕降璽書凡
在祀典者命有司肅脩時祭棟宇傾圮官為繕完若
江淛所理聖王之祀宜莫先會稽焉戊申歲土薦饑疾
癘仍臻民多流殍臣某以季冬來領郡事慨然曰古者
二千石朞以共理當為民省憂吾其敢怠忽明年春白
于宰臣凡荒政若干事既得請還謁祠下周視梁橑風
雨敧壓撤晃弗治丹雘漫漶先是宋政和間即廟為觀
逾年更為寺歲侵視蔭百廢莫興乃首議復廟田之私

質于民者以贍衆鳩工庀具傭役惟時鉏荒斧堅民士競勸礱石以楹陶甓以甃庭觀嚴敞殿廡翼衛若帝臨止川谷賁輝以帥府命給中統楮幣二百七十一定有奇是役之興廢幾乎知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竊惟

帝之平水土也九賦既均又曰六府三事以示天下萬世治道之本獨洪範九疇未嘗爲虞帝敷陳其說後千有餘年箕子始以爲武王告使箕子蒙難而不獲信其志又無武王者興則九疇將遂堙而無傳乎自夏歷商

孰傳之而至箕子其事遠莫可考世知帝功與天地並而洪範九疇鮮有能研精理與究諸力行者使其書徒以言語傳漢儒旁摭廢徵推致五行其言非不較著明甚而先王綜理天人之要亦已微矣八卦九疇道相經緯天所以畀聖人者豈偶然哉聖上纉承大寶丕建皇極中外大臣務肩忠藎謨協賛襄盖將挈斯世而躋之三五之盛神人其孚歲則順成僾浹華裔惟帝妥靈茲土嘉飫德馨亦永永億萬年無斁臣謹稽首再拜而詩

之其詩曰澗河之東有山鬱蒼鎮于南土夷視崇岡昔
帝會同圭璧斯皇翮其飈馭若帝陟方若彼橋上弓劍
是藏維是横流潰遺懷襄爆川静谷成賦定疆帝躬菲
惡俾民樂康鑄鼎象列謨訓範防功加九有道尊百王
世嚴秩祀登薦肅將牧臣有惕顧視榛荒乃堂乃構邃
宇周墻古獨來享雲旆龍翔繄帝賚育時厥雨暘物消
疵癘歲詠茨梁永佑皇圖儲慶發祥即山勒銘德遠彌
光

蘇府君墓表

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夫公彥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益樹善以亢其宗然歳止三十有七實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為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

光于無數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兹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頴異童齓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葢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廨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肉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寢也時南北兵阻售書價視珍貝苟得必手抄校讎無毫忽舛異廼已歷

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
歷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歷積筭爲書數十篇多易其
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贖尤邃伊洛
之㫖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
履有古愿直風曾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收之
以覲其恚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子量過人遠
矣歲疫隣有寠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
姻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

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諝日聞轉運
司辟君領真定税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刋
其羸君一無所汚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者七年而卒
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戚嗟相
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
婉娩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發奉舅姑若夫之存
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昆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
妹族屬咸盡恩意内外子姓羣從指數百獨通則同爨

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殁取易家人之上九𣃔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辦稱女三人長堦即從道資買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

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宫天禎張蒙何安道塋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嗚呼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為貴令名不朽為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絶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况教忠有裕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

之思於無窮云

絅齋箴

元坦使君以絅名齋屬巴西鄧文原敷繹其義乃作箴曰維古哲人德美内植揚休弗矜反躬藏密在易坤厚含章可貞明夷莅衆用晦而明善欲淵潛志無衒飾辟諸裼襲身章之則彼夸毗者内視歉如迺崇澆偽以眩羣愚鼓鐘有聞屋漏滋愧爾車甚澤而人斯辟槩南郭子尚絅是遵匪曰隱几式企書紳

紫山大全集卷十九

元　胡祗遹　撰

太原祈雨文

守土之吏失德致旱乾之為災力田之氓何辜罹凶荒之無歲自春踰夏不雨愆期雲氣合而復離風聲烈而肆虐百穀將槁六陽益驕民心怨咨物價騰湧茲蓋其等曠承流宣化之任多傷和致異之愆或恩澤之不流或獄訟之冤滯或姦吏弄公法或豪族侵細民循省厥躬實繁有罪引咎何辜負責莫逃然而殃無辜之民宥

有罪之吏情實不忍禍懼彌深輒罄愚誠仰干慈造幸

賜甘澍之霑被誓當悔過以自新

松雪齋外集卷二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

曉日夾雲樹春風吹雪山飛鷹玄兔磧飲馬白狼灣寶帶吳鉤迴金矛漢節閑將軍萬里外不怕二毛斑

萬柳堂席上作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陶南邨輟耕錄云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廉公一日置酒招疎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徧亭水閣偏趂涼多海榴初綻朵朵簇紅羅乳燕雛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醑淺斟低歌且酩酊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

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閒
猶欠抱琴來托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杭州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靜無譁提封內向三千里
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
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

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

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驊騮滑花落蠻雲杜宇啼為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羇棲

牧廢苑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跋王右軍帖

梁武評書至右軍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此帖是已諸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間神物豈黙有靳惜者不欲使濫傳耶將好事猶未至也有能龔片石刻以傳遠僕願供

摹搨之役屬奔走南北此事殆廢不知何時果此緣也

至元丁亥九月七日題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山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為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為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譏坡公書太肥而公卻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

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横雖肥而無墨猪之狀外柔内剛眞所謂綿裹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為草草

題右軍思想帖眞跡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眞跡有龍跳天門虎卧鳳閣之勢

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

定武蘭亭跋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為正本也至元已丑三月三衢舟中書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

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一本云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靜心名東嘉興人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

蘭亭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與故朱晦翁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

卷乃致佳本一本云五字雖損肥瘦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悶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為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題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一本云是

師晦巖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舟中題時過安仁鎮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況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

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閘題

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

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静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黄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四日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静心其寶

藏毋忽七日書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為之感歎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

臨蘭亭跋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

予顧求臨本於不肖何耶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執以此為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為贈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絶不可得快雪時晴帖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奉勅恭跋

臨右軍樂毅論帖跋

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廿年前為季博臨樂毅殆過於謹今目昏手弱不能作矣漫題其末而歸其子善甫至治改元四月十一日題

題王太令保母碑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太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固應不同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幾得一本繼之公餘大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

此本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

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穠豔中而出蕭灑清遠非大手筆不能也此幅為蓬山玉觀豈托興於仙而布置故有此奇妙耶

題顧愷之秋嶂横雲圖

古人繪理無不精美及觀長康筆而知諸家之有作為矣此秋嶂横雲幽深微妙殆不似從人間來惟當局者知之

題曹弗興海戍圖

曹弗興呉人也蚤有令名畫出於顧陸之先為呉中一絶今所畫海戍圖筆法入神尺開千百載繪事之綱領矣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

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入聖而畫入神自魏晉及唐幾
三百年惟君獨振至是畫家蹊逕陶鎔洗刷無復餘蘊
矣

題鄭虔畫

鄭虔獻畫於至尊而復題詩於上可見忘其貴三絕之
名由是而起乃知前代高人未可以繩墨束羈也此幅
趣致幽深景物奇雅閱之令人蕭然意遠

吳文正集

附録

送吴草廬先生赴國子監丞序 見申齋文集

至大元年秋臨川吴幼清先生以國子監丞徵當之京師郡縣趨就道者接乎先生之門明年三月先生至洪門生兒子從先生行與送先生而返者相與言曰先生有道之士不求聞而達者也監丞七品其進退不為先生輕重加損也審矣或曰官雖卑以教則尊教胄子

又尊或曰官無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雖有傑然者不在是任然則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與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門是猶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棄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處進退有道衆人固不識也先生嘗以翰苑徵至京而不就列又嘗勸學江右至

官而不終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臨川自王氏以文學行誼顯過江陸氏以道顯至于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後約其同而歸于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蓋兼之矣使先生之學行豈復有遺憾哉將天下有無窮之休而後臨川有無窮之聞以臨川復顯于天下天下必將自今始將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序

劉申齋薦楊賢可縣尹書

伏聞聖朝開經筵明公正講席此千載一時也在宋大儒惟程朱二夫子得以所學進講嘗有啓沃之功一時遭逢終身祿位何敢仰望明公則所以大啓今日之殊遇者固將大明五經四書之用大慰普天率土之望豈徒富貴榮名明公之一身而已昔我先正許文正公以道格君一由正學自宗親近屬子弟皆嘗受業至今為國名臣者皆文正之徒也今天下復知高尚程朱之學以上遡孔孟遺經者皆文正之賜也雖明公今日得致身

清峻為帝者師震動一時光耀四方亦何莫非文正之餘光緒業蓋自江南儒者遭時得遇未有如明公今日者矣此天所以報明公平日學問之勤記覽之富也明公何以慰答天下之望哉明公宜益為江南衣冠儒士增重為臨川鄉國經學增光雖由此位極品不為畯雖門生兒子皆達官要路不為泰雖結乘連騎奔走後先擬封君埒侯王者奉給左右又豈為過哉岳申夙辱教愛而以坐貧塊守窮檐者有年矣鄉者明公家居不能

一造詣今明公在京師日覯清光與道揆法守之臣朝夕可否又何由一見道德之光也哉鄉里楊景行賢可明公甲寅門生也甲寅至今十年與李遵道輩約及門者屢矣乃展轉差跌以至今賢可在門生中為最單薄在舉子中為最賢能有為有守而不詭不激為今時最難得者初筮會昌幸得生還再調永新即以憂去假館苟活如未第前賢可固不可不拜明公在明公亦不可不進賢可大抵門生難得座主座主亦難得門生此

論雖近草茅然古今朝野所不能廢明公試進而教之
蓋增益其所未能賢可之願亦岳申之望也書辭干
冒伏楮震陵岳申頓首再拜

劉申齋答書

辱示書教又得識士珏聽其議論觀其氣貌真先生之
才子也于是家教遠矣鄉者劉氏人回得所賜報章固
已如見儀刑況見士珏乎其為慰沃無量可知也因記
去年黄庸之嘗以所寫小景俾贊下方竊謂今世未見

有胸次氣象如古人者此最大恨事求如古人胸次氣象自先生外斷斷無第二人雖以耆年碩德而學如不及猶惜陰競辰每遇學者無不傾倒至盡尤凡下者猶反覆嗟譬至再四不厭但恐已意如有不明不盡殊不見問者之為不違此不知當在古人某地位中求之故嘗賛云其心休休其容肅肅多學多識以似以續耄有不倦瀆無不告允矣君子磬宜其服恭惟先生盛德光輝未易言語學歸獨自負恃庶幾識其大者因士珏歸

侍録求教第年年恨不能如徐則用輩一侍左右良可惜耳臨楮悵望惟冀為道為時千萬珍重岳申頓首再拜

金淵集卷一

送陳相士

相色不如相形相形不如相骨詩脾納此清氣書眼了然明月燕臺千金方市楚畹衆芳未歇試問毛遂先生誰是白眉黃髮

金淵集卷六

寄張伯雨答問近況

愁霖日夜水平疇菜爛秧沈麥未收聞道上司官賑濟

饑民寒破溧陽州

去夏曾吟喜雨詩令年苦雨溧人饑三錢可得米一斗

恨不身生貞觀時

屋舍田疇委白波滿船妻子渡淮多淮東見說荒尤甚

進退無門可奈何

家書歷歷說凶荒斗糴瓶春隔宿粮六十一年令再見

繁華不似古錢塘

偶見

詩人作事例迂疎纔見佳山擬卜居湖海歸來餘一錙

買山生計竟何如

詩囊劒術走風塵要買桑麻二頃春可笑田連阡陌者

元非識字讀書人

山村遺集附錄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　周密

我昔游七閩百嶺爭巑叢白雲漲川原深谷如積雪又游老姥峯幽磴緣曲折長林翳寒日千里行落葉轉眼五十年遐想正愁絶開圖意忽動懭悦生内熱何年賦歸田初志遂所愜懷哉復懷哉清夢繞林樾

九月八日雨中悶坐和答仇仁父張季野　趙孟頫

客居破屋若秋雨黑潦侵堦竈欲沉靑蕊不堪明日摘
誰能載酒慰幽心

仇仁父解秩建康有新文曰金淵集　　吾邱行

老去陶元亮歸來向子平鄕關成久別故舊喜相迎卜
宅來江燕移尊笑海鯨新傳浣花句未怪作金聲

別仇山村

劉伶一鍤事徒然蝴蝶飛來別有天欲語太玄何處問

西泠西畔斷橋邊

次韻仇仁父晚秋雜興　　鮮于樞

薄宦長爲客虛名不救貧又看新過雁仍是未歸人節屋寒誰補柴車晚自巾青雲有知已潦倒若爲親地靜蘚苔合心閒落葉深炎方秋尚暑水閣晝多陰寓意時觀畫怡情偶聽琴起予賴詩友爲爾動微吟身共賓鴻遠心同野鶴孤謀生知我拙學稼任兒愚北望空思沐南遊未厭吳餐須問蒓藿興不在蓴鱸

次韻仇仁近至日　方回

浪說春迴地底陽駝裘正怯北風涼未來事甚雲難測已老身無日再長紫邏招魂千里雪彤庭待漏五更霜閒人幸脫拘攣外客枕何庸蚤起忙

次韻仇仁近有懷見寄

身歷干戈百戰塵休官仍似布衣貧每看事有難行處未見心無不媿人秋稔粥饘猶可繼夜涼燈火已堪親閉門讀易吾謀決莫用蓍龜問鬼神

送仇仁父分教溧陽兼寄張仲實　袁桷

往讀大歷才子詩常恨諸人不公卿當時將相漫豪舉誰如千年麗句留佳名破帽飢吟孟貞曜一尉辛勤晚祊調至今山水餘妖妍尚有當年賦詩料廣文清絶非謷曹况君意氣凌雲高黌宮寬閒衿佩集底用如彼雕鎸勞丹陽西湖足烟樹想像昭關道逃路六朝舊迹徧蒿萊盡是諸賢醉遊處人生自古并合難詩人今日盟未寒聯珠粲比百里聚會見卜史昂頭看西秦公子睇

炯炯陽羨三年官舍冷憑君為我致相思行矣追尋嘯烟艇

陪仇仁近先生登石頭城　黃溍

談笑逢諸老登臨失故亭灣游成汗漫高步覺竛竮峽水通吳白淮山入楚青平生一杯酒及此慰飄零

陪葛元白仇仁近訪南竺詩僧分韻得影字

馬臻

花開空山春窮幽到絕頂入寺逢遠公頓覺塵慮屏遂

作蓮社游把酒酹龍井萬生各有態得意還自領此樂殊未極落日倒林影明朝下山去笑别風篁嶺

雪夜仇仁近屠存博數先輩過山房分韻得朝字

溼雲結空寒氣驕雲根古觀埋山腰山人晏坐觀物化竹風松雪聲飄蕭二三才子相招邀聯軒過我歡清宵小閣閉煖蠟光揺案頭置酒羅桂椒劇談若與元氣合銅匜火冷青烟消城樓殘更鼓短夢鼾眠縱客嘲邉韶我無詩才學李杜又無仙術追松喬人生此會能有幾

今朝未必知來朝請君得意歌且飲江上春風吹柳條

送仇仁近之溧陽教授

我昔萬里遊轉覺山水好歸來桑梓間疑情向故老自從識君三十春交淡如水情相親愛君長才淩鮑謝和光接物同常人人生會晤真難據君又之官溧陽去溧陽地勝名士多道在絃歌閒適處春江漠漠春帆開柳花風起如塵埃只恐文星留不住玉堂金馬待君來待君來請看天上黃金臺

和山邨見寄詩韻二首

休將野服染緇塵大患須知為有身藥餌任從留過客是非終不到閒人山中相隱懷弘景谷口躬耕羨子真午睡醒來春事晚枝頭梅豆已生仁

不成一事鬢先皤朋友偲偲喜琢磨千里音書歸鴈少滿城風雨落花多迸階新筍微過竹脫繭春蠶欲變蛾惆悵少陵身老大壯心激越醉時歌

陪山村先生白提舉宅清集　　釋善住

展席當清晝凭軒野思饒苔隨屐齒陷雪入酒杯消看
竹鶴先舞彈琴梅自飄風流餘二老相對話前朝

次韻山村先生二首

嚴陵臺下水潺湲漠漠高風去不還處士隱廬遺路側
永公書甕出松間山田墝瘠民生儉郡邑蕭條吏事閒
幾欲清游身未遂烟霞盤礴鬢毛斑

定起空山尚有星悲笳杳杳上青冥壁間燈暗鵶唬樹
池上月涼魚鬪萍文錦薦栟風字研綵繩穿夾梵書經

舌端解使天華墜爭似無言對翠屏

次仇山村見寄　龔璛

故舊相望憐索居病身禪榻了無餘從知聚散等成夢卻要寒溫多寄書四海定交吾靡靡浮雲方駕自魚魚惟君尊酒論量好出口他人得所狙

題仇山村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胡濟

南宋運方厄噫啾紛以揚吁嗟頹俗中見此孤鳳皇悽悽既不偶長鳴悲亂亡所懷虎林彥頗謂諧中腸連篇

發光彩遺之期不忘雅律尊少陵金石恒鏗鏘奈何四
傳閒幾毀屠販行斯文幸不泯復歸君子鄉墨花久不
剝雪繭猶含芳金玉慎斯寶貯之宮錦囊儼哉故家物
從玆有輝光

題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釋弘道

吾愛山村叟詩工字亦工波瀾唐句法瀟灑晉賢風交
好論方外英雄在彀中天平宜寶護開卷氣如虹

釋安道顧作守道

朝野尊遺老山村有逸民書傳東晉法詩接晚唐人樂
易胸中道風流席上珍前賢不可見仰止挹清塵

輓仇山村　錢惟善

詩窮八十年江海正凄然玉麈風生頰青山雪滿顛門
牆張籍後墓表孟郊賢出處人皆識哀歌徹九泉

題仇仁近山村圖卷即次其原韻　李東陽

仇山有遺老白首慕林屋塵迹謝簪組雅志不為祿誰
將西湖水來灌南陽菊舊藏房山圖幽意時往復人皆

愛豪素此與渠所獨新聲世亦少遺響在空谷蕭條異
代閒不獨悲草木嗟余亦何心對此還駐日平生不識
畫賞此一詩足玆山幸我憐老矣願終卜
文徵明
春山擁春雲蓊然失茅屋下有幽貞士冥心謝榮祿卓
哉淵明志夫豈在叢菊李愿盤中居居深繚而復亦有
社陵翁長鑱斸黃獨豈無終南徑不博王官谷仇山在
何許邛居迷灌木乃今千載下開圖見天目青山卧有

餘白雲看不足願言往從之不疑我何卜

跋仇仁近山邨圖卷

山邨圖故尚書高克恭彦敬為御史時為仇先生作於泉月精舍舍乃故宋溧州僉判張逢原淵甫之墳庵淵甫即句曲外史伯雨之大父也先生一為溧陽教授即不仕仇山在餘杭溪上因號山邨民棲霞嶺在西湖北山先生墓在焉弁陽則草窗周公謹之别號弁山在武康溪上先生耇師也大德初元余甫十有一常從先生

出入諸公間今再三十年矣景寧尚書得此卷以屬題傷年運之既邁感時事之非昔愴然於懷以敘卷末庶幾覽者知四三君子文獻之徵也至正昭陽赤奮若夏五之望河東張翥謹書於京師所寓虛游軒

右高文簡公畫趙文敏題識仇山邨周草窗詩皆絶無而僅有者河東張承旨嘗為賦詩屬和蒲庵復和之余欲效顰老病未能也姑書此以識愧金華宋濂題

跋仇山邨贈盛元仁手書詩卷

右仇仁近手書自作律詩三十八首與盛元仁二公皆咸淳名士觀其筆筆無倦意豈特其書可貴重哉亦可以見其為人矣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至正甲申歲秋孟汾亭石巖民瞻為盛季高氏書時年八十有五

山邨先生在宋時已有能詩聲至元中嘗分教京口余時尚童丱從先人杖屨識之後每至杭必造其廬拜牀下先生雖生長繁華之地而神清骨聳脩然山澤臞儒

也今觀所録與虎林盛先生贈行小卷其間多感慨興亡之辭而優柔不迫平淡中有深味真得詩人之旨者也詩後題識歲月距今六十八年矣翰墨如新識可玩季高其慎藏之哉至正乙酉七夕後五日晚學俞希魚敬書

延祐丁巳秋余至錢塘拜識山邨仇先生于北村湯先生之讀易精舍旣而屢承誨益唐律三十八首先生所作書贈虎林盛先生行者虎林先生予表叔李高先生

之叔父予之外叔祖也其年戊寅表叔始生但後此一月耳蚤年嘗披誦于表叔處辭翰之工非胸中有萬卷書何以至此誠我輩後學之軌範也表叔今没四稔矣平日玩好之物子盛彦清甥將元用寶藏之去歳元用彦清没蕩然一空聞者莫之興歎玄妙高士鄭本中偶爾得此出以示余令人感悼尤深先哲云遠去日如馳時有代謝變遷物有成敗聚散然此亦理之常也昔兵間有歌舞者先生詩云野戰已酣紅帕首塗歌猶醉錦

纏頭寄董無益云遷客無鄉難避禍饑民失業半充軍
賦不應聘高士云忍貧羞說黃金盡愛老慵將白髮芸
三復斯言一時不能忘情今野戰已酣誰事歌舞遷客
饑民多不忍說金盡而貧皆不羞說此又古今事變所
不能無者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予年六十有七玩好
之心亦厭樂夫天命而已一念不留與道長往其樂斯
無窮焉本中年富力強修煉閒暇從事辭翰得此卷于
離亂中愈加愛護長留天地間玆非山村虎林二先生

之幸也歟歲在丁酉閏九月甲寅京口虛靜道人蘇霖子啓謹識

右山邨先生詩三十八首洪獲覩于彭宗海氏其頓挫沉鬱髣髴杜少陵之風而悲歎感慨猶不能脫晚宋氣習者豈其遭時之變而然歟詩後自謂作詩必用事然古人吟詠之妙又有在於用事之外風行水上貴乎自然耳今去先生百有餘載讀之慨然所謂顧瞻周道之悲此固先生之心也歟若乃辭翰之工有不待鄉里後

學之贊詞也永樂戊戌六月四日王洪拜手識

此卷仇山村詩凡三十八首觀其所作當宋元之際不能無哀思之音故體物緣情多感慨興亡之意讀之不覺憮然至論作事必以用事為能讀書未免於固前輩謂少陵詩無一字無來歷不過言其學博而有根據耳非但謂用事也且詩言志苟適其性情之正而得乎事理之當亦何必拘拘於用事與不用事哉豈仇公學識該博固以用事為能耶然其詩皆自書字畫清勁無歷

俗氣其亦山林修潔之士哉翰林庶吉士萬克修持以求題遂為書之永樂十八年夏六月豫章胡儼跋

山村虎林二公宋咸淳名士並以詩名于時迨至元初虎林將有行役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以贈皆其自作也且又題識歲月于後謂近世習唐詩者以不用事為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其言似有所激然亦切中寡學而輒談比興之病後有石民瞻跋語稱此卷豈

特辭翰可重亦可以見其為人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刮目散懷亦一奇事也然至今百五十年矣竟乏刻石者何世間好奇者之寡耶可為慨歎卷舊藏於盛公之裔季高後為玄妙道士鄭本中所得復轉而屬之士人彭宗海子姪暹壻于彭氏因遂獲之盖四傳矣不幸乏好奇者為之刻石以廣著於墨本然亦幸其不轉于墨本而失其真蹟也故謹題附卷後以授暹俾珍藏之以俟有識者之鑒觀焉宣德改元歲次

丙午莫春之初錢塘瞿佑跋

海寧馬氏仲安藏仇山村手書唐律三十八首乃贈盛元仁之行者跋者元石巖俞希魯蘇霖明王洪胡儼胡濙瞿佑共七人洪又大書與觀二字于首鄭雍言從而篆之裝池為一卷山村集世久失傳此卷如吉光片羽誰不知寳重况予杭人也山村元仁王洪瞿佑皆鄉之前哲手澤俱存景行倍切借觀凡七日然終不可留也爰手録其副而歸之康熙癸巳二月戊午虎林龔翔麟

識

跋仇山村贈士瞻上人手書詩卷

予始就學時即知仇白名蓋二先生乃宋之遺老同居錢塘名望畧相等一時制作多出其手學者宗之爾時天竺南北兩山法席甚盛請老尊宿咸在無不與二人者游仇名遠字仁近自號山村民學者稱為山村先生蓋抱道博達之士也今觀其詩冲遠幽茂而靜退閒適之趣溢於言外信可敬也此詩乃為前住天平山士瞻

和尚所書者今六十餘年矣今天平住山復庵禪師士
瞻翁之法也今一旦得之如獲舊物且喜且歎旣連為
弖俾識于左夫物之廢與成壞有數存乎其間自兵興
以來故家所藏法書珍玩殘剝毀棄鮮有脫者而是書
獨完于水火瓦礫之餘而又復歸于其後之人殊非偶
然也俯仰今昔為之一慨洪武戊辰八月東皐釋妙聲
謹識

仇先生仁近宋季老儒也與白先生湛淵詩名並稱于

吳下人謂之仇白若唐之皮陸也二先生晚年謝事樂於湖山泉石間多與方外士游名山勝地佛刹靈區足跡所到無不有其題味兵後石刻墨本百無一一存也此數詩乃仇先生晚年所作録與天平士瞻翁者亦失去翁之徒今天平住山復庵禪師復得于他人復庵以為傳家之珍徵予題其後衍壯時過天平見翁於松下翁喜辨論評古今人物惟允于詩亦稱仇白也仇先生詩前輩已曾論之余尚何言哉然是詩既失而復得禪

師宜加寶重洪武二十一年歲在戊辰十二月望日燕山大慶壽獨菴道衍

山村先生詩置近代詩家如新巧局製中置一古商彝識者寧不高其雅量耶先生所交多偉人在方外亦皆卓卓如晦翁輩人物先生詩中稱所南所南鄭憶翁其制行不可屈撓世之人多重之先生稱之先生為人可知矣

右詩益山邨先生莫年退休時所作也其冲澹閒曠之

意可謂達生委命者矣前輩文墨近不多見復菴其實

之洪武己卯孟冬卅日吳門後學梁用行觀

仇白之於宋季猶歐虞之於元初觀其詞翰則知其趣

矣其語平而易其氣醇以和若行雲流水曷嘗用意求

奇哉在唐稱郊島鳴于詩前輩謂其雕刻肝肺語陟艱

濫餞以窮其身又以愁于人韓子云將以自鳴其不幸

耶是卷始于南麓禪師值時艱成烏有復菴復得之山

中以貽後人後之覽者當珍之練川老人姚性善夫

仇山村詩于嘗於西湖覽志中見其數首甚愛其沖淡典雅每以未見全集為憾是卷乃親筆書也與方外友古膽者其風格大類樂天觀其詩可知其所養矣卷後諸跋皆釋子所書字畫不茍豈皆賢而隱於衲者歟嘉靖丙辰春正月既望茗溪七十四翁顧應祥

湛淵集　　別集類四　元

白湛淵集八卷著錄于成化杭州府志前明文淵閣書目中有之今失傳矣錢塘沈先生菘町留意採掇得其詩五十首文八篇目曰遺集予復從他書增輯詩十首彙而錄之後之覽者尚識吾菘町苦心云

乾隆丁亥七月廿又七日得閒居士識于貞復堂

還山遺稿　　別集類四　元

還山遺稿序

予家渭川竹林自少遊筠溪南溪柳塘累視石上紫陽楊先生詩律清逸爽麗敻邁群輩稽其名為奂字為煥然世為奉天人紫陽為號予甚賞慕然祗目為名騷墨後閱元史列傳暨其墓狀始知先生修家于金仕國于元造化關陝諸彥為後學著龜乃近世真儒也所著有還山集六十卷他集仍百餘卷予喜曰人不得而暗也

得觀其書幸哉歷詢諸鄉先進則皆曰滄桑巳一變具
書世或不有予憮然歎曰惜哉元以及今幾何曰文獻
泯如也今歲春予偶漂泊南陽太守宋西岩子先生鄉
士館延予城南官舍談暇忽出書授予云還山遺稿予
以為全集也驚喜曰幸哉予終當饜嚼先生之腴而曰
非也實我旁求三十年僅獲百一所謂泰山既摧片石
是珍而掬勺水於竭海者也故云遺稿耳予乃長歎曰
文獻果泯如耶惜哉於是披書涉獵至正統八例東遊

記內三告文與姚仲茂論家廟遺制而復自喜尚得以窺夫先生光明浩博之學足纉古大儒之緒辭章自其枝葉後人追紹厥風即是可尋也而復歎先生徙抱斯文未或大盤厥施也而又深喜夫宋子致志之勤星金點玉捜羅無失字缺所疑事注所在俾先生之學卒不墜地不減子弟於其父兄且將命梓以嘉惠天下厚之至也而又深歎夫宋子之玩愒日月視宋子尚友古人之篤膛乎其未及也宋子斂容謝曰尚友惡乎敢亦惟仰

師焉而未能耳予曰體哉謂尚友則近泰謂仰師焉則

恭恭則虛虛則弘弘則永乎宋子名廷佐字良弼

嘉靖元年二月十五日終南山人王元凱堯卿書

魯齋遺書　　　　別集類四　元

魯齋遺書序

葢今之譚道脉者輙推宗許魯齋先生云先生以儒術鳴于元時丁干戈甫定吾道晦蝕而先生獨以斯文自任俾學者得覩周程張朱之書以尋六經語孟之㫖其有功於世教甚鉅惟兹覃懐實為先生故里先生所著語録寓内人士業已家寶笈而戶錦笥矣第簡編舊分為三或此有而彼無或此無而彼有參差魚豕不便覲

覽司理慕溪怡君攝郡之暇迺正其訛謬彙并為一集

不佞承乏是邦樂覩其事之盛也不揣僭為之序序曰

惟道術之壞也久矣卑者沿末流而忘本源究且有訓

詁之病高者談德性而泊糟粕敝則入禪乘之門孰有

能獨窺大旨翼聖道於如綫之餘如魯齋先生者哉不

佞當讀先生書謂先生之於道統可稱正脉彼其章分

而句櫛之豈樂詳哉其言之乎竊計先生一時以道德

文章自命如吳草廬先生曾倡為主靜之譚先生慮道

之不明而學者病朱併以病吾道是故推明衍繹而詳著其說意曰吾明吾道止矣而不虞後之人以我為支離多言也夫多言非真能害道也言多而道可明則有言何病惟略章句而語性命甚則抉精智海敺辟員通于是道始為天下裂矣方今天下寧無有習孔孟程朱之書而高譚性命之學者乎童而習之長而背之陽而尊之陰而棄之跏趺欠伸則曰未發之中傴僂舒緩則曰主一之敬貿貿乎如黎邱丈人惑於其似而竟忘其

子之真也夫託宿蘧廬者則當指以還家之樂矣客有之燕而南向乎郢必告之曰此非適燕之路也先生此書固儒學之歸宿而岐路之指南也諸人士試取而誦習焉有不茫然失恍然悟卓然見彼之非而信吾道之為是者乎是則怡君重刻之意而亦不倭嚮往之初心也諸人士其尚勗之哉其尚勗之哉萬歷二十四年仲春之吉中順大夫懷慶府知府前戶部郎中東強江學詩序

魯齋遺書序

自承寵建章分司直之符愉不佞之得有此懷州也爰書之暇輙訪名賢而私淑之於勝國得魯齋先生以理學鳴于干戈甫定之日而周程張朱之學頼以續明顧瞻遺像欽式予衷間索其遺稿而讀之則漶漫分裂有自故府者有自分垣者有自郡治者重復疊出訛漏不倫家訓語録顛抄失序讀者病之乃力蒐校讐芟其更疊補其紕漏始于壬辰迄于乙未蓋盡三寒暑乃竣事

稱成書設貲梓之嗟夫不佞非能自為書也論次格言古有附於述者不佞又述之未能獨具明行慕古眈眈有心則於何乎寄無亦惟是紀載微言尚論而次第之足發吾思豈曰空談談備矣有閱者知予心而已又非謂心盡於糟粕空取糟粕而梓之曰傳心也夫子曰事大夫之賢者邦大夫之賢孰與先生不得事其人猶事其言事其言者讀其書讀其書者豈忍坐視其書之漶漫分裂而不為之鳩聚之故夫梓之者吾心在先生盡

吾心焉耳若曰讀先生之書即得先生之心則不佞豈敢萬厯二十四年季春吉日賜進士第文林郎懷慶府推官涇陽怡愉謹書

白雲集　　　　別集類四　元

白雲集序

斯道也堯舜禹湯文武以之相傳而至於周公孔孟焉孟子没而其傳泯焉漢唐之儒若賈誼董仲舒韓昌黎亦庶幾乎斯道也醇疵相間故卒未有接乎孟氏之傳者歷千餘年至於有宋真儒輩出如周程張朱數君子者始有以承孟子之絶學矣繼之以真西山蔡九峯胡文定之屬皆所以闡明斯道者也迨夫元之許魯齋劉

靜修吳草廬又皆篤信斯道者也其白雲先生則又得夫朱子之正傳而能大顯斯道者也先儒謂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夫豈不信今覯其文究極夫六經出入乎子史浸淫於羣書其規模固不出乎韓氏柳氏之文然不樂聲利則非退之溺於功名之可擬操持節槩則非宗元黨比勢要之可侔修身體道佩仁服義故其發之於言辭也深厚而雄博至誠而諄悉故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若先生者誠有以任夫斯道之統緒矣先生之沒迄今百有餘年其所著之書見其傳於世也余幼時得之於祖妣王氏之家蓋王氏之先有諱麟者實受學於先生之門故其家多存先生之遺書焉此蓋先生之草藁也其手澤尚新惜當時未有能編次以成帙者故詩文雜亂而無統紀簡策歷久而頗殘缺余因而次第之分為四卷繕寫為集藏之巾笥以俟他日託之有力者而板行之憶昔歐陽子得韓文於漢東

李氏之敝筐而甚愛之時去韓子蓋已二百年矣遂以之而倡率學者其後天下之士非韓不學也至於今猶然豈不盛哉先生之文隱而復見者蓋與韓無異余得先生之文愛而好之也又與歐不殊蓋先生之學識純正則超軼於韓子余之闇劣界微則深慙於歐公尚何足與先生之文為之輕重哉幸知言君子倡率之如歐之與韓也則先生之文不患乎不行於世矣此余之所望也歐陽之記韓文曰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

於往而貴於今者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道當然也先生是集若行則其所以左右聖賢相傳之道者將為不小也先生諱謙字益之世號白雲詳見元史茲不贅言也正統丁卯七月望金臺後學李伸序

默菴集　　　　　　　　　　　　别集類四　元

默菴集序

默菴集者詩文凡若干篇槀城安君敬仲之所作其門人趙郡蘓天爵之所輯録者也旣繕寫乃來告曰昔容城劉静修先生得朱子之書於江南因以之遡乎周邵程張之傳以求達夫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説古所謂聞而知之者此其人歟聞其風而慕焉者敬仲也與静修之居間數百里耳然而未嘗見焉徒因其門人烏叔

備承問其說以為學則是敬仲之於靜修蓋亦聞而知之者乎顧序而傳焉嗟乎知之為知有未易一概言者聖賢之道大矣世之豪傑能因其才識之所至而知其所及者其人豈易得哉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縉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之言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

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以孔孟之時
自任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人莫知奪之也觀其考察於
異端幾微之辨其精如此則其下視一世之茍且汙濁
者不啻蠛蠓之細犬彘之穢豈不信然敬仲氏終身師
慕之則其所見何可量哉然靜修門人嘗有與予同爲
國學官者從問其師說不予告也退而求諸其書見其
告先聖文曰早因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未立已頽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容顧念初心恍

焉如失觀乎此言則靜修道德之所至可見矣噫吾道之大豈委靡不振鹵莽依托者所可竊假于斯哉其必有振世之豪傑而後可也以予觀于國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學者髙明堅勇孰有過于靜修者哉誠使天假之年必遂志以優入不然使得親炙朱子以極其變化充擴之妙則所以發揮斯文者當不止是哉又嘗求敬仲于其書矣其告先聖文曰追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途

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鄉然則敬仲得于朱子之端緒平實切密何可及也誠使得見靜修擴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不既昌大於時矣乎惜乎靜修既不見朱子而敬仲又不獲親於靜修二君子者皆未中壽而卒豈非天乎予與敬仲年相若也少則持未成之書以出及粗聞用力之要而氣血向衰凛然有不及之歎視敬仲之蚤有譽于當時寧無慨然者乎若薇生之拳拳於其師之遺書如此益可見其取

友之端矣是皆予之所敬畏而感發者故題以爲序泰定三年歲在丙寅五月九日奉訓大夫秘書少監蜀郡虞集序

附録

默菴先生行狀

先生諱熙字敬仲姓安氏太原離石人也五世祖珎金修武校尉高祖全廣以貲雄鄉閭買書萬餘卷曾祖昪不仕祖滔登經童第金亡徙山東愛真定風土家焉歲

戊戌試中選占儒籍以郡博士舉貳其學事貴遊子弟多出其門父恕齋先生松用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累遷建寧令中年謝歸教授于家母劉氏先生幼穎悟絕人在襁褓間已誦孝經五六歲時侍恕齋膝下隨目所屬恕齋出以詩句皆應口對甫十歲終日儼然端坐一室博考經籍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悉通其大旨成童慨然有志于求道聞容城劉公以理學淑多士欲往從遊以烏君叔備為先容劉公許之將行會劉公卒

往拜其墓録其遺書而還又聞南方禮樂斯文所遺老師宿儒尚有存者盍往觀焉行及中途以疾止始聞劉公之訃也先生與烏君書曰某欲見先生之心無須臾忘先生欲敎之意亦甚厚豈意天喪斯文先生没矣而今而後惟當問學親賢取友勉力孳孳死而後已庶可不負先生私淑之敎朋友期望之心及某勉力大業之初志也國初有傳朱子四書集註至北方者濤南王公雅以辨博自負為說非之趙郡陳氏獨喜其說增多至

若干言及來為真定廉訪使出其書以示人先生懼焉為書以辨之其畧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其傳在聖賢吾夫子既不得君師之位獨以列聖相傳者筆于經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濂溪夫子默契道體建圖而著書二程夫子擴而大之然後斯道復明至朱夫子以為道之不明由說經者不足以得聖賢之意于是竭其精力作為傳註以著明之至于一字未安一詞未備必沈潛反覆以求至當而後已故

章句字義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
旨于數千載之上其關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可謂極
深研幾發其旨趣而無所遺奥獨以世衰道微俗生鄙
儒膠于見聞安于陋習于朱子之說多不得其肯意而
妄疑之其或不能知其句讀于其平生為學始終之致
及所論著或未之見故其為說掣肘矛盾支離淺迫殊
不近聖賢氣象原其本意盖欲藉是以取名率然立論
曾不知其為害之甚也使其年益高于天下之理玩之

益熟必當藹然悔其平日之為而火之矣其後陳公果深悔而焚其書然後學者始服先生談經之精識見之卓而于朱子之學為有功古禮廢久矣恕齋之遷治也先生實左右之首建祠堂以奉四世神主冠婚喪祭一遵文公禮書本之以愛敬明講而熟習合宜而應節鄉人觀感而化者居多先生之教人也師道卓然科條纖悉皆有法度入學以居敬為本讀書以經術為先其講說也毫分縷析融會貫通俾學者如親聞聖人之言心

開目明釋然無疑是時弟子去來者常至百人出入周旋咸有規矩望之知其為安氏弟子其間各以所學分教他邦仕為名卿才大夫者不可勝紀凡當世名公鉅儒經過宦遊于真定者請問無虛日先生各隨所問而告之莫不虛往實歸苟有餽遺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却之故翰林韓山王公以文章名中朝視先生文行也凡有制行必見示焉其為世所推重類此憲司數以其行薦於朝卒無所就先生亦介然不動其心故憲使中山

王公侍儀趙君以禮幣延于家塾俾教諸子以及鄉人願學者無何不幸以疾卒至大四年五月十五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娶張氏先卒再娶焦氏皆有婦行三子曁垣墉二女宜寧順寧堅垣何學有立宜寧適王氏墉與順寧皆夭越六日歸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先塋之次真定之士咸哀惜之韓山以書唁恕齋云令嗣物故不惟安氏不幸吾道之不幸也先生早歲豪邁中年涵養完粹氣和色温事親至孝與弟煦極友愛一家父子兄

弟自爲師友其學一以聖賢爲師尤深于六經語孟嘗病近世治春秋者第知讀左氏不考正經因節左氏傳文議論叙事始末依倣通鑑綱目作小字分註經文之下以類相從凡左氏浮夸乖戾之語悉去之秦漢以來大儒先生之言及諸家之說可取者附註其後庶覩春秋者可以考傳讀左氏者亦知有經其大旨一以朱子爲本而達於程張以求聖人之意絕筆於莊公十二年爲文章以理爲主皆有爲而作詩學淵明晦翁弟以吟

詠性情陶寫造化而已有默菴文集十卷其他詩傳精要續皇極經世書四書精要考異丁亥詩註以未脫稿藏于家嗚呼昔者靖康之變中原文獻悉萃而南金有國百年士之為學不過記誦詞章而已其于性命道德之文何有哉刻貞祐衰亂之餘乎賴一二儒家傳其遺業俾吾道不絶如綫若先生之家是也先生天資之美力學之篤使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學則著書立言開示學者豈止于是而已耶姑叙其梗概以授塈垣俾求立

言君子圖不朽焉謹狀至治二年三月丙子門生燕天爵狀

默菴先生墓表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竝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巨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僞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于時金

將亡各流離自保烏覩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尋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捆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甄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大以正蓋與平之與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于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邃謂文以載道詞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于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于異

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于句讀之末旨意斷絕謰謬而莫慎君設對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跡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存弟子相從者嘗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于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

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于學有似君無憾矣君之
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于金曾祖昇不仕祖滀以
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祠賦入等占
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史咸
器之素多病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
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二娶張氏焦氏子二壁垣女一嫁
王氏是歲葬藁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
士王氏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

林不幸矣有遺文若干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燕天爵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于墓原使有考桷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俑食于庵于祠無典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闇揚合一劉公切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

會稽袁桷表

石峯先生墓表

中奉大夫征東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王思廉撰

君諱滔字巨源姓安氏其先太原離石人世以儒素稱曾大父玠官修武校尉妣某氏大父全廣以貲雄鄉里所蓄書幾萬卷妣王氏父昇妣宋氏再世皆不仕自幼讀書大父躬為訓授九歲登經童第仍習詞賦貞祐儆擾河朔不守金主徙都汴衣冠多從南渡設科取士如常時獨山西州縣恃險不降王師至則逃竄山谷去則

復出道路梗塞以故君不克赴越歲丁丑避兵石洞兵
士以火逼之盡室被焚君僅得脫而為所執先太師怒
諸城久拒令男女無少長皆殺違者以軍法論監軍事
石抹陳奴聞獲一書生馳使召之既見易以敝服詭其
鄉里俾朝夕自隨由是卒免君亦以遭罹大變血屬靡
遺幸全性命遂身從之誓不他適從軍攻鳳翔主帥命
分戮諸俘獲君所得必匿而遣之時僵尸蔽野軍人爭
解其衣而服之君雖甚寒有不忍也歲壬辰監軍至真

定之藁城與君田宅課其子受業戊戌朝廷開選舉中者復其家君詞賦入優等于是始以聚徒講肄為生壬子括天下户遂占籍真定而徙居焉因以玉峯遺叟自石峯自號示不忘本也中統紀元之二年省參張公德輝熟君文行授館其家使諸孫執弟子禮至元丙寅郡博士衆君貳其學事君即力贊之絃誦洋洋將復承平之舊矣不幸遘疾而卒時丙子正月甲戌也春秋七十有八戊寅葬藁城縣安仁鄉新里之西原從遺命也君

天資寛裕樂易慈祥忠厚不妄喜怒不苟受施安儉薄重然諾與人言開心見誠無所矯飾聞人之善稱之如己出人有過則未嘗出諸口讀書務躬行不徒事章句晚而學易嗜伊川程先生傳造次不去手誨人嚴而有禮得師之道終日娓娓無倦色生徒有為舉業者久在席下必辭之曰吾不經塲屋汝當別求先進而師之可也其不自欺如此隱居教授踰三十年貴人子弟往往出其門戒飭諸子致力經史不干祿仕凡世之聲利榮

達得喪忻戚舉不足以動其心優游自樂以終其身家有一力一旦亡去諸子欲追之君曰彼既負罪必懷愧赧縱使追還又安能復與我共處乎乃止弗追嘗攜長子芝西歸田園已為族人所鬻皆不敢隱謂君曰某氏宅某氏田俱君家舊物我輩實冒賣願承其罪君當聞之官酬其直而取之君以陵谷變遷有非人力所能與者何罪之有竟不取但修完先壠而還延安府尹牛子益總管袁某與君同里閈因君内弟米脂令宋某致書

勸歸且遺以束帛君曰吾既未能即歸而貧困無以爲
報焉可虚辱其惠乃答其書而還其幣其慎取與又如
此既没真定士大夫爲詩哀挽教官吴君特起序之以
爲君之為人明而不察簡而能肅犯而不校又謂隱不
違親貞不絶俗樂天知命君子云初娶同郡李氏没于
兵間生一女適劉氏再娶磁州賈氏治家有法閨門肅
睦當兵凶相仍之際嗣息幼弱生理蕭然能黜衣裁食
周旋其間姻黨賢之後君二年年八十有四卒子男三

人芝從迂軒李君謙學時文典贍詩筆敏捷張公德輝宣撫河東選充轉運司從事公移山東復辟以從嘗監汲嘉祥縣絲料埀槖而往埀槖而歸人服其廉尋陞行省掾以卒次松次筠松從緱山李君元學用名公薦江淮轉運司知事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皆非其好也官將仕郎筠屢爲憲屬所至有聲終于同知綿州事官承事郎男孫九人思誠𤋮汝止烈熙煦汝諧汝弼某思誠汝諧汝弼皆早世某未名而夭𤋮熙俱

傳家學熈最知名女孫五人長適易縣尹苑大亨之子
弼次適同知真定路諸軍奥魯總管府喬岳之子木次
適張氏次早夭次尚幼曾孫男九人康寧昭寧得寧寶
寧泰寧延寧來寧志寧道寧女六人子寧宜寧順寧福
寧喜寧季寧得寧順寧皆夭元孫男一人元孫女一人
大德辛丑春松狀君之行實謂思廉曰吾宗由曾高而
上皆瑩城離石縣北下安村之原先大父終于孟門之
義居丁氏莊因葬其處先君既居真定愛其風土遂卜

宅兆以其藏壅之制昭穆之次有不如禮者今改以元
貞二年二月庚申奉先君夫人之柩遷于先兆之北凡
二十步惟先君不喜進取故設施止此若夫貞白之操
惻隱之仁為己之學義方之教則不可不鑱諸石以昭
示永久其材具矣子其爲我書之思廉猥以晚生得拜
君床下且與芝等或聯事或同舍交深契厚義不能以
不敏辭竊念石澗之禍安氏幾絶今而子孫曾元宦達
衍蕃為海内文章家非君之陰功潛德有以啟廸之何

以致此然則表墓之文不獨使安氏之後知上世積累之勤厲聿修之志亦欲令擬汝南先賢襄陽耆舊而作傳者有所考焉是歲秋九月初吉述

恕齋先生墓誌銘

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蘇天爵撰

至治壬戌仲冬甲午恕齋先生安氏卒享年九十有五二子熙煦皆前卒承重孫堅以是月戊戌葬先生于藁城縣安仁鄉夫人劉氏祔焉先生諱松字庭幹太原離

石人也金亡遷真定曾祖全廣祖昇皆不仕考滔故真定儒學正妣賈氏先生少學于家庭尊聞行知聲聞偉然至元癸未由名臣薦起家江淮轉運司知事歷潛江尉峽州司獄江東宣慰司照磨遂謝事歸再除建寧令不赴時年五十餘矣先生為吏廉謹治獄多陰功所去吏民見思其北歸也惟書籍衣衾而已教授于家嚴條要以身先之弟子從者多至百人動作悉有規矩講解明白不為繳繞章句學尤善為詩溫厚和平得詩之意

暇則與翰林王公唱酬有詩若干篇晚歲充養完粹毀譽歡戚無少介意不復仕終其身嗚呼位雖卑而名愈隆年益高而德彌劭若先生者可謂廉退老成君子矣

銘曰

寒暑代謝天道之常仕止久速君子之方猗嗟先生名著昭代進不為汙隱不為泰道周于身化洽于鄉年及期頤宛然云亡人孰不仕知足或非人孰不壽七十猶稀猗嗟先生比德者鮮列銘幽壙克示悠遠

素菴先生墓誌銘

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王守誠撰

安君既沒之七年門人鄉貢進士楊俊民狀其行來請曰吾師儒者也墓不可以無文誼為之志曰君諱熙字和仲其先太原離石人遠祖玠金修武校尉曾祖昇不仕祖滔登經童第國初始家真定為本路儒學正考松將仕郎江東宣尉司照磨君初與其兄煦居家自為師友宗濂洛性理之學讀書必涵泳沈浸以求其義汲汲

不倦殆忘渴饑兄先卒事其父甚得歡心撫兄之孤如己所生聞人之善則從臾援助惟恐其不力受學質疑于門者隨其材以立教人人咸有得焉山北陝西憲府交辟皆不起延祐庚申六月癸丑終于家年四十有七無嗣兄子璧垣以是月乙卯葬于蒙城安仁鄉之先塋娶張氏一女許人未歸而卒別自號素菴有文一編藏于家君少日嘗習國朝所制字書未踰時衆服其精辨里人有患惡疾者謂君曰死必火吾軀幸託君以全先

父遺體君葬之既死其家果欲火之君證難百至繼之以擴葬今得禮葬遺骨吾賢人所托何以見於地下其篤于言行類此夫序以紀其實而銘以哀其終者也宜繫之以銘銘曰

轂方者則不車質圜者則不觚孰敧其室不違其疏孰闢其户不旋其樞維古之人揆義以居默默以守維德之符諄諄而退維聖之謨履端弗紆慎終弗渝後其可徵銘以刻諸

雲峯集卷九

附錄

雜誌上

元史本傳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以易學名家作易本義通釋等書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炳文力正其非作

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蘊東南學者宗之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生其族子淀為建明經書院炳文入署山長事再調蘭溪州學正

明經書院賜額緣由

行在尚書吏部符准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准都省批送下准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黃惟中狀申伏惟本州為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唐進士胡昌翼講學

之地歷世以明經舉者事跡顯著皇慶年間裔孫龍
泉縣主簿胡淀為從父胡炳文建立書院以為講學
之所若不告乞申奏請勑旌額設立山長主敎將來
必至廢弛本司先委右修職郎宣州旌德縣主簿李
語前去體究得並係實跡保明是實本司再委右迪
功郎池州青陽縣主簿喬儻復行按實體得委是立
學敎養人材本司保明是實批送禮部尋行下太常
寺勘會今行江南東路轉運司婺源州准賜額明經

書院本部即行銓注山長准太常寺所申事理施行

延祐二年月日奉聖旨准該部所申

明經書院贍學田碑

皇帝聖旨裏徽州路明經書院會驗本院山主胡主

簿建議以星源為文公桑梓之邦考川乃先世明經

講學之地於皇慶二年上創建書院捨田養士申覆

上司奏勅以明經書院為額至元元年奉本路總管

府指揮備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該准中書省

咨來咨徽州路婺源州儒人胡淀起立明經書院捨田地三頃弟澄捨田五十畝從父炳文主教事本道廉訪分司覆察相同本省參詳胡淀世傳名家置田創建明經書院作養人材已蒙准設名額詔下禮部議得上項書院若不設立山長奉祀主教將來必致廢弛宜從都省移咨本省於例選相應人内銓注山長一員俾居師位學校庶得興崇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依上施行奉此總府仰照驗施行奉此於當年五

月内蒙行中書省銓注童彣克本院山長到任句當外令將本院贍學田土經理條段頃畒租數逐一開具鐫勒堅石以傳不朽者至元元年十二月日山長童彣立石

雲峯胡先生行狀 家乘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婺源考川始祖諱昌翼出大唐幼遭世變寄姓於胡因籍焉以明經登進士第義不仕後有曰仲者官國子司業與同

郡内翰汪藻齋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寳是也又有曰伋曰侃曰揖曰摶曰持者皆兄弟聯登進士當時所謂槃水十年三進士藏雲八世五登科是也自是有以學行推選為鄉校正諱允濟者為先生曾祖又有諱師夔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為先生祖諱斗元字聲遠師朱文公從孫小翁得書説易學之傳肥遯于家道淑諸人從遊三百卒謚孝善為先生父故徽之胡姓雖多閧家而獨考川之宗稱明經胡氏有自

來矣先生生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三月十五日自幼
穎悟五六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
父母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衣被蔽窗隙默
誦達旦日以為常嘗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取
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合各家之註
作四書通凡辭異而理同者合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
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盡之藴又有易本義通釋感興
詩通太極圖說通書通西銘通純正蒙求大學指掌圖

四書辨疑五經會意爾雅韻語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朱子啓蒙易五贊皆有通釋詩書嘗為集解春秋禮記嘗為纂述至於陰陽星律醫卜之書諸子百氏之文靡不推究性至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動合矩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敦時有爭訟所司積年不斷兩自顧曰質諸仲虎甫無悔至館下固不與見一日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

訟者他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
斯時人不足用為善者是不明人心之論也時臨川吳
草廬先生以道德文學著述鳴當世自布衣以至顯官
與先生道同志合嘗薦先生於朝義不就作隨齋記以
見意吳先生嘗稱有功聖門莫若朱子有功朱子莫若
雲峯時遊吳門者吳先生必拔其高第遣歸先生以求
至當歸一之論時饒郡朱公遷鄱李友王葵初董深山
同郡陳定宇方虛谷倪士毅同邑汪紫岩汪古逸戴晉

翁皆尊先生為道德友凡所論議必俟先生而後定初任信州道一書院山長再調蘭溪州學正未赴後郡守屢聘至府庠為開堂試以激厲後學祁門汪克寬等俱與高選至大間族主簿淀總管澄以四方來學益衆請于朝建明經書院為屋數百楹淀捐田三頃以供祭膳澄捐田五十畝專開小學以教鄉閭子弟草廬先生記其成先生又慮學徒日廣教有不敷乃聘五經儒士朱宏齋輩以分其教而先生為之宗又取古人嘉言懿行書之於壁使人知所自勵門人江雷編次名曰書院壁記

及門之士無慮數百資有啓明先生隨其高下而造就之故人樂從而成材居多當時文風之盛甲于東南所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上遡伊洛以達洙泗之源居之南一峯高聳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為雲峯先生元統元年癸酉先生忽夜夢峯頹旦先生曰吾壽終矣不二日竟以微疾奄棄時九月十三日也享年八十有四集賢院劄謚文通先生葬里之弄璋橋後卒之日遠近如悲親戚弟子不

遠千里哭弔墓庭又有徘徊悵望廬墓不忍去者門人張存中胡子玄程益等請于州建祠書院奉祀嗟夫先生道德垂諸簡策功業著於書院敎化播於遠邇條約之嚴於堂齋者萬古如在德容之仰於遺像者凛有生氣先生雖死猶不死也拜瞻之餘倍增景仰敬述梗槩于右使後人得以觀感興起云

明經書院記　吳澄

六經之道如麗天之日月亘古今常明者也夫明者在

經而明之者在人聖途榛塞俗學沈迷人之能明之者
鮮矣漢明經專門其傳授也章句訓詁而已唐明經專
科其對問也文字記誦而已宋初學究即唐明經也後
罷學究而進士改習經義名非不嘉要亦不過言詞之
尚逺其體格之變至宋之季年而弊極識者憮之新安
胡氏之先唐末有以明經舉者十四世孫淀建塾于其
讀書之所日從其父曁諸父講學其間既而病其湫隘
也乃與族父炳文弟澄議改築西山之麓為屋數百楹

右大成之殿左會講之堂又其左齋廬四又其前二塾扁曰明誠曰敬義山巔構亭據高望遠經始于至大庚戌落成于皇慶壬子畀之土田輸其歲入以養師弟子淀所畀以頃計者三澄所畀以畝計者五十知州黃侯惟中聘炳文掌教事彰既往之美貽方來之謀請于上而以明經書院名踰年貢舉制下取士務明經學與所名若合符契介其鄉人樂安主簿汪震祖來言俾記其始末予謂明經之名一也而其別有三心與經融身與

經合古之聖人如在于今此真儒之明經也句分字析
詞達理精後之學者得稽于古此經師之明經也黛窺
壁聽涉獵剽掠以澤語言以釣聲利而已此時流之明
經也漢唐未暇論三代而下經學之盛莫如宋其有裨
於經可傳於後世者奚啻數十家泰山之孫安定之胡
其尤也所守所行不失儒行之常固其天質之異抑其
學術之正於經可謂明矣而未離乎經師也必共城邵
子必舂陵周子必關西張子必河南二程子而後為真

儒之明經蓋其所明匪經之言經之道也嗣邵周張程者新安朱子也易詩四書之説千載以來之所未有其書衍溢乎天下况新安其故鄉遺風餘響猶有存而未泯者乎然則胡氏振振之子孫新安彬彬之俊秀與夫四方來遊來歌之士覩明誠敬義之扁若何而明若何而誠若何而敬若何而義於心於身必有用力之實而於經也豈口吟手披尋行數墨而可以明之哉噫經未易明也忽之以為易不可也憚之以為難亦不可也志

於斯者其思之其勉之思而通焉勉而至焉真儒明經之學復見於朱子之鄉不其偉歟不然知不實知能不實能漫漫然曰明經明經高且未逮夫昔之經師早則令之時流而已矣志於斯者思之哉勉之哉淀初命吉安路龍泉縣主簿澄承事郎管領拔都民户副總管炳文前信州路道一書院山長明經府君諱昌翼所居曰考川在婺源之北三十里延祐丁巳冬十月文林郎前國子司業臨川吳澄記

明經橋記

汪澤民

明經橋考水胡氏建也考水在婺源北三十里山川繆繞外窈中廣胡氏世居之李唐遺胄也考川始祖諱昌翼避朱温難南走越胡氏遂因其姓尋明經登科人號明經翁家自考水東行五里有曉山踰嶺不半里有溪曰朱源溪橫絕中道距州城可十里許每霖潦勢激射湍悍甚翁嘗道溪上憫行者險艱橋焉衆利賴翁遂以翁名橋子孫嗣葺之歲久幾圮後至元戊寅歲五世孫

學易木以石創為洞橋屋數楹立於其旁材良石堅可
永久弗壞構亭橋側割其私田畝若干命守者饋漿茗
休息往來經始于某月落成于己卯八月庚午用財粟
凡若干工力凡若干婺源汪澤民自歙來展省橋適成
村耆儼然羣進請紀諸石考周禮凡川梁司空司徒掌
之所以利民也今府藏所儲一金斗粟勿敢費州縣雖
以佐貳領道橋循是反獲戾大為民病學也獨不靳私
錢纘乃祖之績惠利于無窮是可書矣橋昔以翁故得

名今直題之曰明經橋以其家世明經也其本末自有
文故不書學字明善嘗同知江南牧馬府事有聲聞云
九月望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澤民記并書明經書院
山長李惟誠立石

明經書院重修記　　程敏政

婺源縣北三十里地曰考川胡氏世居之胡之先曰昌
翼者嘗讀書其所居東山之麓唐末舉明經遭亂不仕
終其身鄉人號明經府君署其族曰明經胡氏習易傳

至今元皇慶中府君十四世孫龍泉簿淀暨其弟承事郎澄卜西山之勝建屋捐田以教養其族與其鄉之人聘其從父雲峯先生炳文入主教事得予顏明經書院隷有司而草廬先生吳公實紀其成計一時弦誦之盛蓋甲于東南元季書院毀于兵經殘教弛者百二十年府君二十一世孫今鄉貢進士濬慨然思興復之族之人亦協謀捐貲以應之者既相與言於知縣丁君佑教諭陳君簡上于提學御史婁君謙巡按御史胡君漢咸

嘉予之而亦樂出俸金以賛之者乃卜日鳩工集財中作堂為講道之所左為祠以奉雲峯先生右為室以居諸生之肄業者前為門屋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庚子九月朔落成于丙午十月望舍菜之辰衣冠畢集山川改觀草木增輝而明經書院一旦復焉不替益隆矣濬與其族之人將圖所以永之者求續書之走嘗以事至婺源見草廬先生之記刻尚存疑非後學所敢復僣辭之再三弗獲則掇拾所聞於父師者以告曰嗚呼道原

于天性于人具于聖人之六經經也者聖人修道之教而人所以為窮理盡性明善誠身之學者也自性學既微六經常為空言于天下凡師之所以授徒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徒曰明經而經反晦者千餘年至宋兩程夫子始得聖學于遺經紫陽夫子實嗣其傳其説經以詔來學於易於春秋於詩皆手筆也於書於禮於樂則指授其及門之士而學庸語孟四書所以為治經之階梯者又皆煥乎炳如無復遺憾夫然後天下後世之人知

明經將以復性而足致夫體用一原隱微無間之極功回視夫託空言以衒口耳釣聲利于一時者其侮聖叛經亦云甚矣嗟夫六經明晦而世道之隆汚繫焉洪惟我朝一以明經用人養士而不雜以他道永樂中又表章六經及程朱之書嘉惠學者列聖惓惓思得真儒以佐化理經之明固有日乎惟程朱之先皆出新安而朱子又婺産也雲峯先生近私淑之其家學淵源既有所從來而書院又昉於此乎後之為師為弟子者其勿墮

于俗學之陋為應世之資必窮理明善以求經之明盡性誠身以求經之所以明將見真儒復出于程朱之鄉淑其身以及人躋斯世于唐虞三代為天下先則明經書院之立為大有功於世教也豈不盛哉走鄉之末學竊有慕于明經之風不敢不勉故輙書之以附草廬先生之後既以自愧亦以自幸云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同修國史經筵官兼太子講讀官郡人程敏政撰

明經書院上梁文

戴晉翁

伏以聖經如行天之日月亘萬古以光明書堂闢勝地之山川來羣英而教育此大學也豈小補哉葢吾儒之一脉自羲農來而斯文之元氣與天地並或異端或百家衆技匪仁義正大之途如功利如記誦詞章豈道徳深長之味恐入于彼出于此合揣其本澄其源九流儒之最高其書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萬物理之最大惟經統之有宗會之有源浚崑崙之河而流長垂中天之極

而星拱子史集皆其餘耳後今昔何以加諸稽古聖賢之傳上下三千餘載惟茲文獻之盛本支四五百年初中大唐取士之科已掃西漢專門之習功名幾葉必有先也道義深根惟其有之亦既茂詩書之林益將麗朋友之澤當天下之混一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宜學者之衆多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爰從兩山之間刱此亦豈六藝之外求之往哲有待於來今春華須斂於秋實天光半畝源頭之活水自來雲出太虛雨後之青山更

好偏皆明胡氏體用之學真不負文公父母之邦立志要高窮理要密要屏除客氣要收歛放心要通今而不流要博古而不腐要以醇固慤實之風而鎮浮薄要自高明正大之域而入奥深要知之行之不在多言要始是終是常如一日必如是明經之志幸有此讀書之人惟我提學知州朝列野水横舟巨川作楫朝行三十里如今皂蓋朱幡人物六一翁獨未蒼顔白髮極知簿書期會之末無如禮樂教化之深一念惟在斯民真是拊

我畜我顧我復我大書以集羣彦於焉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而我書堂主人安國材猷傳家詩禮大丈夫肯為尋常事業新精舍能立悠久規模誠心自捐於膏田扁額不忘於鼻祖尊經為尚諸子百家之不書義學宏開一椿五桂之齊美訓養無遠無近經營必躬必親涉其流探其源採其實咀其膏傳李氏讀書之脉中為堂旁為齋髙為亭深為室倣武夷築室之規溪演迤以瀠澄山回環而秀拔千萬間廣厦能容多士第一等好事肯

讓他人方當雲集於青衿相與日研於黃卷豈獨抱遺
經而究終始俱期繼絕學而開太平氣象一新歌聲六
偉

東　拓開芳躅舊家風理義我心四書裏乾坤元氣
六經中

西　須認明經是本題歷歷羣書探閫奥明明萬象
問端倪

南　六經實學匪虛談知仁勇須行者一天地人可

立為三

北

六經畢竟先周易至前梅放悟先天水底月圓

西

參太極

上

詩文為末經為尚周程道統接千齡李杜文章

光萬丈

下

玉歸琢磨金歸冶造極其如古聖賢明經方是

真儒者

伏願上梁之後人材日富道化春長集深衣大帶以徐

趍言準繩行規矩明經義諸子之急務小榱桷大棟梁
收學問之奇工而歸一原提文章之正印以貽萬世于
以彰六經四書有用之學于以佐萬國一統無窮之基

賀雲峯先生歸教星源啓　胡敬存

共審命頒省闈位正儒宮芹泮生香獨為守禮義之國
杏壇振響奚必去父母之邦龍象筵開鳶魚機轉竊以
天下道為最大煥若日星古人學必有師歸然山斗矧
表儀乎學校尤關繫於綱常障百川迴狂瀾韓愈始無

慚於博士徒清夜動春酌鄭虔亦奚取於廣文就茲去
取之是在左右也恭惟其官氣涵剛大學造本源夏雲
多奇峯舒卷滿懷之樂意秋月照寒水光芒千古之道
心洛下林泉日惟玩易城頭燈火夜尚讀書伯魚常自
適於過庭淵明每不輕於出岫屬者錦屏轉曉繡斧行
秋謂紫陽夫子之鄉豈無遺老仰安定先生之齋喜有
闕孫敢攀孔席之春風入布周庠之化雨狐狸號鰍鱔
舞宮牆方尼於羣陰虎鳳躍蛟龍翔宇宙劃流於正氣

六籍天開而地闢諸生霧滃以雲蒸觀聽維新氛埃一洗然而尚有管蠡之見以陳琴瑟之間非曰大言不無過計泛觀人物厭者舊如家鷄但喜功名視教化如芻狗欲敦末俗先籍多人丕宣宗旨之精微盡掃異端之凡陋蓋天理之昭終古不朽而人心之放有時而收大學中庸發知行之底籍經義治事全體用之功夫遡周程有繼往聖之功念朱陸而成一家之懿非特揭斯文之日月庶幾回太古之乾坤作新之餘指顧可俟此時

仲尼周公之道咸使北方以推尊他日玄齡如晦之勲端自河汾而選出頤堅晚節式副輿情其徒有斐狂不知諱避少也未聞大道粗加鞭辟近裏之功長而懶逐浮名惟抱周流憂世之志節逢振鐸殊重彈冠欣虎座之有宗顧蠅鳴之敢後他人不如同姓公毋首蓿盤之吟得賢能立太平將促薇花省之召其諸依嚮罔既敷宣

刋四書通題辭　張存中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浙江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删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賫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刋印以廣其傳為此來兹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校勘如集成標題經註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為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録為正庸學或問不敢分析

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于章句通後又於集註字之奇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攷索云天歴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于余氏勤有堂

跋雲峯鄉賢祠記後　王仲儀

儀擯于春官退守鄉校草庭程公實序賓先祠蓋議於此時朱君續郡志儀具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闕秉筆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惜之此

記引孔子殷人孟子魯公族爲證本原的稱草庭屢以為屬敬謝不敏雲峯胡公能為草庭奮筆發欝識者莫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信沈抑寥遠不能湮荒垣廢墟寶藏夜發去為國器更歲歷代人猶指其故處以為異過而躊躇萬一復冀矧吾新安重以朱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岱嶧爭高矣草庭此舉誠不愧為二程遠孫云王儀識

孝善胡先生謚議

俞　洪

洪等謹按禮男子生而有字所以昭德死而有謚所以易名古之君子官于朝功績著則君賜之謚以表其平生所為之槩其肥遯于家以道私淑諸人則門人追而謚之不没其實其要在於可傳而已昔王通氏講道河汾其没也門人以其合於易之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曰文中唐孟郊昌于詩者也亦謚貞曜至今議者不以為過先師勉齋先生行修而道立學廣而識高杜門教授踰二十年安貧樂道始終不渝游其門者成就居多

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先生幼失怙恃而終身之慕垂老益堅雖踰七十每對人言其先人遺事及朔望謁拜春秋祭祀必欷歔流涕不已由此觀之可謂孝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先生嘗以積善二字書之座右其語洪等曰善只是一箇是字念念皆是而或一事之不是非積善也又嘗訓子炳文曰我老無能然平生未嘗取一非義之財為一非理之事死可無愧由此觀之可謂善也洪等合議請謚曰孝善先生雖然此洪等私

議也先生平日立身大節表表偉偉上之人誠能得而用之移其孝可以忠君推其善足以澤民斯孝也斯善也不惟吾徒知也將一國天下皆知之惜也先生之道不行而止於斯也豈天固留之以昌其後邪洪等幸而受業於門佩先生之德不敢忘輒用倣古例而為之謚惟鄉先生裁之謹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戴表元

元貞乙未歲冬十月十有七日徽州婺源考川鄉先生

胡公卒聞卒之日自公州里宗黨知識若遠外學士大夫皆嗟嘆失聲以悲其門人弟子俞洪等一百十五人相與考次公平生言德用古隱君子私謚例尊稱之為孝善先生公之世本出大唐李氏五季之亂南來寄姓於考川之胡因籍焉曰昌翼以明經中科八世至國子司業仲與同郡汪内翰藻齊名元符太學所謂江南二寶者也弟佩所著書有胡氏家寶棣華集存于家自佩又三世有以學行推擇為鄉校正於公為王父四世有

通五經尤精易撰易傳史纂號易簡居士於公為父一
門十餘輩緗素相傳故徽之他胡雖多聞家而獨考川
之宗稱明經胡氏公諱斗元字聲遠少孤師朱文公從
孫小翁受書說年十四始從小翁閒居士所授易學刻
意深遠日玩一爻至七日則通六爻循環習之白首以
為常亦以此教其徒當貢舉法行徽士槖楮筆起山林
出與四方英俊爭進趍往往高捷鄉國每三歲上公成
均有司不足以知公至輒閧罷乃徑歸闔門養志以樂

後進從之游者遐邇如歸餐華茹實人可為碩儒嘗曰乾專言善坤兼言善不善乾之善世吾無及已坤之積善吾庶幾勉之早夜修飭懼辱其先尤以不逮養為終身憾春秋朔望拜祀像涕泣不能已塋隴時躬灑掃老不避勞人謂年彌高而慕彌深者於公見之噫嘻公誠可謂孝善也已年六十時忽語諸子曰吾筋力覺衰遊人間世當可十餘稔耳顧考川吾念之不能一飯忘吾死汝輩葬我須不遠考川至是論訣復屬諸子我家明

經胡氏子孫汝輩力學積善毋辱我享年七十有二諸子以丙申秋九月十有七日葬公考川之高倉太守涿鹿瞿侯大書孝善先生之墓娶魚氏子男三炳文煥文爍文女一孫男四孫女四於是炳文以其鄉先生方使君回前進士江雷胡次焱程龍之議與狀來丐銘銘曰燕其獨彝其伏既安既睦是為孝善之卜前進士剡源戴表元撰

呈雲峯先生上元桃花悞道歌　　練伯珪

上元散步入桃湖忽見花開深自娛煙籠火樹薰玉兔
風笑霞天撼金烏異品昔何逋禁苑孤芬誰許刺玄都
無言自契先天秘有象還藏太極圖君不見阿先蓓蕾
未開時㝸髴九初可弄之蘂兮始析儀象見蕚兮既分
卦畫支露飲天根酣紫陌梟生月窟妬紅姿靜玩中間
來往意三十六宮春可知又不見生氣渾然太極存陰
陽動靜互為根色施朱粉味甘苦歷歷可指五行論葩
含奇偶體方圓昭昭可識乾與坤更看枝頭千百顆那

非萬物盡還元況汝天儲五木精知應有道擅芳名破臘雪肌堪與友凌波塵韈空盈盈禪師一見祇成幻雲臺擲樹奚足驚對此倘徉清興足敢歌吾道間高明弟伯理同受易雲峯先生後隱德與桃湖號桃湖雙隱

雲峯集卷十

附錄

雜誌下

荅胡主簿淀書　　吳澄

澄異時道經南劍訪延平李先生遺事往往得文字所不載世人所未聞者至于今欣欣焉不忘新安朱子父母邦也百餘年間君子之澤未斬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應有足徵之文獻常欲一至省想風流以起予高山景行之思而未能也足下顯揚世美創建家塾遠惠書札陳誼甚高此區區之所樂聞然近年所在增置書院一區初若可嘉要其成績卒無可紀虛設其名而已足下其與尊叔父詳慮審處延禮名儒招集俊士精勤修習

于其中真實用功俾數年之後果有明經者出踐今所言償今所志是乃無忝於先師有光於先世而亦區區之所願見也記文就附汪簿遣達謹此謝來施之辱所期於後非止如今仲虎先生同此道達二閤下其留意不具

答雲峯胡先生書　　陳定宇

近齋心价者捧至數字披誦方知有八月半之翰而未領隨即度答并索及四書發明四小帙附齋心回便拜

呈今不知已到未此月望賓暘方遞示前翰連張釁紙詳縝謙厚雖得順下而聽何以過之快甚快甚賜報諸作姓名明經人才之盛足見師友淵源敬歎久之王蔡初刪其名矣董李真以乃翁所編蔡傳附錄纂疏來竭力與刪定補註内有蔡初批字刪除處見其學識不凡因附書達蔡初不蒙一字之荅想是李真匿之其說甚長他日有會晤緣當及之拜問本義一條寫去之後隨即悟文言乾九二夫子明有龍德正中語已悟所疑之

過令蒙詳教頓覺豁然以程子中無不正及未濟九二證之了然矣朱子曰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此亦易不可為典要之一知正例而不知變例固不可也愓厲亦是過疑蒙批教詳明尤幸幸朱子曰無疑處却要有疑有疑又要無疑使我之有疑得以無疑者先覺之賜也感刺感刺賜報本義通釋外尊著不一既未板行又難盡供又賜報四書通旨之著前信將謂未成書以令尊諭覶之書成矣坊中四種附錄為最纂疏多不

滿人之意集註畫依樣葫蘆而已不堪視覽故不得已而有發明之編今蒙批諭謂纂疏集成多有差繆可謂先得我心又報集成外添得數家亦難得也大學有盧玉溪通義最不易想亦在一家之内若夫杜實之學庸講義陸坦之木鍾集纂疏已畧取之但未盡善爾前信欲拜覿通旨數十板欲見規模大槩

其二

櫟昨賔晹行偕厓畧數行字以請茲領敎墨三復如侍

典刑大槩人之作文自是者多服義者少非絕不服義也亦多有自知不明而不知己之為非知人之不明而不知人之為是者彼有一等私小之見横于胷中恥己之失惟怨勝己者又不論也此所以易於召鬧也二三先生納之鬧鬨中亦既拜命矣鉅帙六譔以緘付來使前名外其餘不欲嚴於去之要亦無以大相遠其雜排之以附于後唯命其截斷不使太泛亦唯命至於銓次之間櫟管蠡之見豈敢自以為是不契尊意處聽自髙

下易置之更唯命秉超卓之見以持公論之衡鎭喧囂之辭而立吾道之幟不能不於先生有望焉經疑前六篇實欲聞作者姓名知其文不知其人亦理所不可也其餘諸經古賦前名俱乞於後便中寵示全榜批敎姓字卷上多撰他名或代名不可以為據敢乞介意玉湖相公先生尊賜皆出先生之吹嘘感戴感戴已修謝書并及之矣回仲儀郡博一緘併此附去頤指呈達為荷楮短心悠未究忡懷惟高明鑒之未見間更望珍嗇以

壽斯文不宣備

上雲峯胡先生書　　鄒李友鄱易

違去十稔渴心生塵適者乃獲趍拜函丈款承語誨抱道足德之氣盎然充溢見於動容周旋發於口笑謦欬飡和飲醇使人意融心醉所以沐浴粹溫而銷鑠鄙吝者所得亦宏矣今而後知瞻承之不數為可自憾也近之不厭遠之有望離遡未久尊仰已深古人云百里一士猶言比肩今環數十里閒能以道淑諸人者落落不

晨星如獨先生巋然儒林中雪苑霜茂之榦膏馥沾溉陵義菁菁其有功於斯文迨未易屈第二指也既壽且康每旦必祝書傳中音釋極感訂正倘遂可傳先生與有惠焉甲子配卦兩圖後一圖已蒙賜敎前一圖并錄示尤幸也

簡雲峯胡先生書　胡敬存

其前月庭芳載兄介拙字以瑣事上凂聽司計徹尊覽矣適玉湖總管公道過瑠溪得諏近履之詳其别也亟

挈楮拜字盖以易啓蒙一疑就正于先生故也其比覩浮梁州賞試題單策問易揲蓍掛扐之法云第一變得九者三得五者一其以啓蒙攷之得五者三得九者一耳又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九用六陰陽各居其半今老陽十二老陰六是重三出而交一出聖人筮法或不然也愚以啓蒙證之切謂陰陽各半通六十四卦而言聖人作易法也老陽十二老陰六指筮法陰陽饒乏而言聖人用易法也與聖人筮法何不然之有謂

其不然愚不敢以為然也定宇先生因其謬誤作字付正敬存舉以示人輒云所問者掛扐之數非揲著之法審如此則揲蓍掛扐果二事耶異端惑人可為一慨先生邃於易者也註書以惠後學守正以闢邪迹素矣茲抄問目仝文拜呈乞賜批敎亦正人心之一端也玉湖回千萬賜以尊報幸甚冬杪拱俟回轅專圖侍省秋暑切丙金玉體府以棟吾道不備

其二

其故臘知尊車自金陵回取道鄉曲越一日有傳似寄聲者先弗克候繼莫及追我知罪矣如此慙負何今春念欲進侍一洗積別之懷而出門若礙惟勤尊嚮而已夏初洪叟兄來璫溪捧示教翰拜讀如見典刑之為快坐間詳詢尊履知今年為江浙諸貴游書聘先生平生躬行都是易又以胷中所流出者著為成書公傳道之不一出琅琅講鐸宣佈於其徒而丕顯諸用將何施哉某恨不得雪立諸生後茲有取覆休陽戴兄庭芳近得

其先君子墓銘于中朝諸老遠邇多賦此章然於吾州獨未求尊製以為欠事謹納銘文一本拜呈蓋庭芳為子西公甥子而其又與為文字交故敢斗膽以進揮掾筆發幽光正孝子順孫所望於大人君子者願勿多遜稱隱汪府判為庭芳岳丈昨為其致書于北村山村二先生得詩甚佳然錢塘詩名家不止是併去四本上于鼎呂一轉而多辨之至願至願庭芳以未拜臬比不敢奉書就有微儀申納甚覺瀆尊尚諆專緘導謝敬也去

价葉氏於杭市作小經營有半月留其回也已囑其求賜尊報切告矜從如其拜德惠不淺謹此申覆惟冀節宣為斯文自玉不備

送胡雲峯赴道一書院山長詩一　方虛谷

蓋輿上下立乾坤眼底無人可與論分數不難升地位絲毫未易見天原因重文字窮義畫追肖生徒半孔門斗食泮池何足浼晦菴異姓有雲孫

其二

近沿關洛至乾淳遠探羲圖未畫真自古斯文原有種
即今所學不無人轉移鶚泮希聲起判斷鵞湖正論伸
魯國諸生仕鄰國變齊同圃杏壇春道一書院乃廣信程月巖先生紹開所建月巖宋李碩儒益將以合朱陸二家之説故虛谷云然

寄明經書院山長雲峯詩　唐筠軒

雲翁揮麈冠蓋集安國養士庖廚香福田祇為孔孟種
易蘊盡發程朱光駿奔孝孫酒灌地焄蒿盛氣神歸鄉
白駒空谷仰前哲有客來自春風堂金陵明道書院有春風堂時雲峯歸

自金陵

送雲峯歸婺源詩　　方虛谷

太儒疇昔起乾淳天地星源一脉真肯使我為修學記始知君是讀書人流泉要驗胷中活死草無拘紙上陳太極初生第一點尋根細認古今春雲峯古修嘗求虛谷作晦菴書院記

四書通序　　鄧文原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攷求

夫子取舍之說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而無所折衷于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說有所未通而遽為臆說以衒於世予常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通也盛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子者刪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

附已說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為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㫖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巳酉鄧文原叙

純正蒙求序　　文天祐

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伊川釋之曰養正於蒙學之至善者也蓋物莫美於蒙蒙莫貴於養養莫大於正

曰蒙亨未有蒙而不亨者也曰童蒙之吉未有童蒙而
不吉者也蒙者童之初樂子之無知樂其蒙也樂子之
無家樂童蒙也童則有知矣有知則求所以養之矣養
也者不揠苗助長者也養而正者不以稂莠害嘉穀者
也瀆則不告所謂憤悱啓發者養也利貞所謂非禮勿
視聽言動者養而正者也養而正蒙其聖矣乎雲峯胡
君以純正名其蒙養之書會爲三條倣鹿洞之規規爲
三百六十六句象歲功之成旁搜博采綱擧目張非苟

然者矣予識胡君金明而玉粹行懿而文華於繇之利貞彖之養正固已允蹈之則於初之發蒙上之擊蒙何齟齬之有是書也有益於人心之書也豈直四言韻語而已哉予竊怪近世童子能言者其父母師長多授以長恨歌琵琶行之類徒取其便於佔畢耳不知淫辭詖行入耳著心如腥臊羶惡之物沈著污膩於腸胃間使夫人自壯至老顛倒汩沒於飲食牝牡之區而不知悟蓋所以啓之誨之者久矣不正之書其禍人心也孰大

焉吾故曰胡君此書有益於人心之書也丙戌孟夏十有八日廬山文天祐書于星源客舍

純正蒙求序　　吳遯齋

古者聖人教人設司徒典樂之官王宮國都家塾術序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入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為教至詳也禮經所載況已闕遺至後世則大諾方當佩觿之年父師所以教之者不過對偶聲律之習所以期之者不過科舉利達之事

下種不嘉受胎不正已在斯時拱把之不養安得桐梓之可愛萌蘖之不獲安得牛山之不濯濯邪無怪乎學術日陋人才日卑風俗日不古也蒙求之書先儒為之者凡數家矣吾邑雲峯胡君又集古今嘉言善行為一篇名曰純正蒙求彷彿文公小學書之遺意雖其綱不出明倫立身接物三者而蒐萃之力勤矣所以為養蒙作聖之功宏矣予閱之累日曰說若稽古至三萬言不若作此編記道傍碑不失一字不若誦此編世之劬於

著書者多矣未若此書有益於世教云

書雲峯明經書院壁記後　　胡梅岩

江聖澤妙齡劬書受學于吾家雲峯日取前輩嘉言善行揭于壁代東西銘積久頗多葺為壁記難兄古修先生引易大畜序其首節初齋先生從而申之聖澤復徵予說迺掇拾兩先生之遺作大畜演義曰言行固貴多識然必以其德始不徒識前言雖嘉聊資口耳之空談往行固善祇為牆壁之美觀於吾德何有德者得也謂

其得於心也識而未得猶外物爾多識以知言畜德以行言知行互進學之上也壁記取載知一字行一字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分二卦論之上卦艮也下卦乾也聚下非知乎居行非行乎而所知所行皆求止乎至善仁敬慈孝信其艮之止其所者乎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即互卦論之下互為兊上互為震朋友講習以致其知恐懼修省以力其行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即卦序論之先之以無妄而知行無虛浮之弊所畜皆

篤實繼之以頤而知行有涵養之功取畜愈深厚必如是始無愧於大畜又以卦變論之大畜自遯來遯何時也遯於戰國孟荀子自畜學遯於秦孔叢子自畜學遯於新楊子自畜學遯於隋文中子自畜學不以天山遯之時而輟山天大畜之功斯文所以千載一日也噫亦在知而行之爾既以是復聖澤竊與雲峯共勉焉甲申陽至後十日胡次焱濟鼎敬書

重芳集序

陳音

雲峯胡先生仲虎家新安之婺源宋季講明道學以續
考亭遺緒四方賢士多受教於其門時族子淀為請于
朝建明經書院且與其弟澄皆捐田以膳學徒舊嘗鑿
池於來山之陽作亭其上所居之槃水為橋以利病涉
當時著書多而積書富雲峯文集凡二十卷其事具載
于家乘及圖籍可考元季驛騷書院厄于兵燹故阯膳
田皆為異姓所有池亭榛莽橋亦傾圮而書帙遺文皆
散逸弗存七世孫用光有志興復未克就而卒成化辛

丑其子邑庠生德淵乃具書院顛末白于當道檄有司為之鼎建又明年癸卯德淵領京闈鄉薦有司旌以綽楔扁曰重芳以其能濟美先世而名之也昔之膳田見據于他姓者德淵皆以義敦諭而漸以來歸而又疏池作亭闢道成橋皆復於其故處翼翼然具飭宛若雲峯之復在於當時也廣詢博訪凡先世書帙散在諸家者皆懇購以還雲峯遺文自用光時隨見隨錄至是凡得百五十餘篇德淵質諸有道正其訛舛以白其縣侯為

之鋟梓行世於其家乘則續修之以補其所未備嗚呼德淵之用心於其先世可謂勤矣其友汪廷信王希仁輩采其興復事蹟分為八題為徵詩以褒其勤目曰重芳集蓋亦因其綽楔之舊名而表揚之詩彚次成帙持謁予屬序予惟自古貴室豪門第宅田園之美臺榭池亭之勝書畫器什之啟儀頃間轉移於他姓其子孫不能自有者曷可勝紀今雲峯之遺阯故業書帙遺文轉散於人歷百有餘年而皆克復之以歸於其孫蓋其道

化之盛足以動人人慕其風自有不忍據之視夫徒豪貴而人易忘者大不相侔故其散無不復然非其子孫用心之勤則亦莫由得復而之也德淵可以為人子孫之楷範矣然此特復其有形者耳若其道化之隱於無形者子孫苟能復之體諸心身見諸行事則施無不達動無不化天下後世所以景仰之者豈異於今日之景仰乎雲峯哉此則孝道之大而尤不可以不復者德淵尚語其族人與偕勉之

雲峯集後序

元皇慶延祐間婺源胡雲峯先生以道德著述鳴東南若饒郡朱氏公遷同郡陳氏定宇同邑汪氏古逸皆推尊為道德友盖自考亭之後餘干饒魯之學多叛其説左右私淑伐外訂訛若先生輩功寔居多臨川吳文正公嘗以是稱之遣其高弟以求至當歸一之論先生沒其裔孫用光始裒其遺文若干卷上之後經市火板刻亡矣歆自蚤歲嘗嚮慕之比來守徽乃先生桑梓之鄉

雖未得肅瞻祠下惓惓以訪求遺文為念適先生嫡孫
濬解崇陽令去典惠郡敎事始取其家藏本命知縣羅
縉刻之嗚呼先生道德垂諸簡冊功業著於書院敎化
播於天下後世而游戲翰墨之文師友應酬之作與夫
大儒君子之所贈遺者不得與性理四書並行於世非
闕典與有志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間考其
師友淵源之所自則考亭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
言於天下矣然則是編也豈容以才人韻士之文例視

之哉因贅數語於末簡正德丁卯夏五月端陽日賜進士中憲大夫徽州府知府前監察御史博羅何歆書

雲峯集後序

昔王通氏作中說太史公作鑑論俄而散逸賴通子福疇太史子遷訪而輯之而後二書始傳噫父子相繼尚不免放失而況更世歷代兵燹相仍能保其幸存而不泯乎婺源雲峯先生在宋元間倡鳴朱子正學及門無慮千數所註四書通易通感興詩通等書梓行于世而

太極圖通通書通西銘通五贊通書說甲子配卦圖六
爻反對論二體相易論爾雅韻語大學指掌圖四書辨
疑五經會意雲峯筆記講義二百篇文集二十卷名載
志籍俱散失無存先君子用光每得片楮如獲拱璧濬
繼輯之凡序記詩文書啓等類僅百五十餘篇邑侯藍
公文繡刊梓未幾燬于市火今邑侯慈溪羅公薦卿復
壽梓傳男璉博訪婺饒休歙巨室得遺文六十餘篇以
類入梓而通書西銘二通明經書院小試錄族儒梅巖

先生文集石丘先生詩集皆前此未獲而今得者璉亦知所重矣嗚呼百千萬金之産家所仰給尚有弗克永保而況遺文匪食匪衣苟非神物為之守護郡邑賢大夫為之宗主文獻家為之捜藏子孫為之珍襲其不淪於童幼婢妾之手風雨蟲鼠之壊者幾希此予父子三世之用心雖不能如史遷福疇之大輯而残編斷簡復續於異世煨燼之後夫豈無所自哉感慨之餘特書以告來者

秋澗集卷二十

韓齋小集呈幹臣詩友 辛卯十月十日

十日秋霖不出門偶同藜杖步城根故人雅有平生好尊酒時陪一笑温野菊翻香憐晚節露菌團盖任朝曒暮歸欲乞天孫巧却嘆儀曹是妄論

送同仁甫之任武陟

寬則民輕猛則殘化行州縣固應難紀綱綜務常誇最臺閣推勞不素餐能盡絃歌千室樂何憂風雪一家寒

來辭請益吾何有一札思書與細看

秋澗集卷三十

晚入定州北門偶得

千雉嚴城鼓角寒當年韓富倚為安後人若笑書生懦
白羽風雲屬將壇

春日睡起偶書西墅東軒壁

留連春色花陰蝶斷送林歌雨柳鶯更愛靜中消遣處
春愁滴破聽檐聲

秋澗集卷四十六

祁氏四子名說

汴梁士人祁祐之治生而不求富樂善而不近名尊賢者使教子讀書意在亢宗起家介司計楊敬人求名字其四子子謂為善好學積累能文則協氣感發其興也勃然如水之淵渟滙瀦一旦洩溢騰而為雨霧降而為川流有不期然而然者祁氏子誠能勉力進修則於立志成美其庶幾乎故其名與字皆以水命意焉澤字潤

甫淵字濟甫源字湜甫濤字浩甫嗚呼小子其聽之毋忽

秋澗集卷七十

大成殿上梁文

寶位龍飛首闡大猷之化儒宮灰冷𦾔為茂草之區恭惟總管陳公爰自下車慨焉興感仰體右文之意推明樂育之心因政平訟理之秋舉禮在實亡之典大復素王之宇重開太極之天於以增聖道之光華鑿晚生之

耳目矧惟治本一出化原猗歟岳牧之心擬變詩書之
俗落成有日神化無方折雄冠䌯佩之徒趍庭受訓易
篆刻雕蟲之子執簡傅經與兩楹之豆籩舞三代之韶
箾伸嚴祀典咸啟敬心猥承縫掖之流可後閟宮之頌
有來多士共駕虹梁兒郎偉
抛梁東萬古宗風一泮宮賴得賢侯扶聖教太行元氣
魯鴻濛
抛梁南奕奕新宮播盛談一旦詠歸欣有地北山休掃

讀書龕
抛梁西聖學如天不可梯須信小成徒洒掃互鄉名與
大賢齊
抛梁北萬象經天瞻拱極文奎高射德星明昨夜騰光
滿營室
抛梁上偃植圓文屹相向人從懸甕發丹書堅與西山
兩無恙
抛梁下適衛屢為瑗所舍春風緑滿杏壇陰從此西遊

宜稅駕
伏願上梁之後邑多君子世極文明國本固磐石之安
天子享萬年之壽斯文有在振木鐸於中天遺法復行
得人材於鄉校擧霑寸進仰答明時

鎭國寺上梁文

伏以坤儀佐理已收純被之功象敎加持妙極大千之
力爰擇鴻都之石輶聿興蓮宇之新宮我國家崇報是
圖慈憫爲念演三乘而設敎斂五福以錫民一朝之役

圀及於國人萬有之施悉供於內府於是郢斤運巧鄧梓呈材有釆神力之無方遂極天下之大壯桓楹修棟鬱雲氣之上浮叠拱層櫨屹卯山之壁立仍差轂旦共駕虹梁用綴蕪辭式仲善禱兒郎偉

抛梁東六合天花散曉風隻履不煩葱嶺去九天開出梵王宮

抛梁西萬刼塵緣妄想迷方寸欲明諸佛果正須一句自曹溪

抛梁南莫咤龍門萬佛龕會使樓欏雙樹地萬方來此
發經函
抛梁北萬像森羅朝帝極我為禮此玉毫光聖德無量
千萬億
抛梁上寶氣瓏璁諸佛像我今建此內道場海會龍華
無盡藏
抛梁下千里王畿際兩稼年年鍾鼓樂清時共對神明
霑聖化

伏願上梁之後天低法界海沸潮音山河扶繡戶之光日月擁雕簷之氣永將寶供仰贊皇圖奠金城不拔之基祝天子無疆之壽

亳州太清宫上梁文

至道無名混太清之一氣真人首出廓衆妙之玄門載歆道德之言實翊邦家之化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潛輝柱史肇迹瀨陽千年丁令共仰神遊三尺兒童知尊聖祖故歷代備褒崇之禮皇家極樓觀之雄雖几闕伏

於淵泉而紫氣日躔於天宇嗣興有數今見其人演化宗師真人德紹蟠闕故流白霄遠乘鶴馭來住琳宮爰即遺基重興丕構用篤皇家之祐光開紫極之宮及覩成規有光往制烟雲晻靄車回隱玉之鑾仙聖超騰日仰猶龍之表恭依善頌用駕虹梁

兒郎偉抛梁東綿絡鉤天夢帝宮適喜頻然還舊觀玄都仙客振孤風

兒郎偉抛梁西萬里黃流入望低為謝尋源張博望故

家仙李又成蹊
兒郎偉拋梁南聖牘玄珠閟不談且置金華丹寳說請
從河上發經函
兒郎偉拋梁北玉帛中天朝萬國玄風度會雪山陽柱
下有人談道德
兒郎偉拋梁上天蓋蒼蒼含萬象西昇不著五千言萬
古流沙空悵望
兒郎偉拋梁下祈福為民崇廣廈道家設教貴無為裘

藹暄涼自冬夏

伏願上梁之後人麻道廕世沐令風山河扶繡戶之光日月擁雕梁之氣竹宮望祀休誇漢武之祈靈故宅徵符已表吾皇之萬壽

萬壽宮方丈上梁文

伏以起百年之搆植大本於宗門葺一日之居見恒心於君子萬壽宮之丈室自昔中和之起廢逮今六祖之丕承物既獘而更新制有增而匪舊敞植楹而中起翼

兩室以傍開雲霞鵲疊栱之間燕雀賀華榱之上前瞻玉境通暢玄風後壯宸居擁陪法座況仙馭來臨之有日令咸歸語以無時功既落成衆孰不樂倚疊如山之壯礐單肯構之誠重光動淇水之波佳氣鬱太行之色式扶脩棟可進謡詞

兒郎偉抛梁東燈火春城動竹宮看取洞天開日月佩環聲在步虛中

西苒苒春雲去殿低莫道靈章仙秩峻青霄有路似丹

梯

南故院當年一畝菴碧瓦朱甍今覆壓後人光大儘無

慚

北五福從来尊太一碧霞千古振孤風奕奕神光長拱

極

上符籙潛珍無盡藏光芒未暇詑青藜六代傳芳主函

丈

下玄教扶持衡可迓德星所在風雨時萬里如雲看多

穣

伏願上梁之後教基大闡福地重新五雲来崑閬之仙

六甲秘風雷之輿華簪列拜再光傳度之儀金簡朝元

永肅焚修之供以兹忻樂普洽生成

太一宮清蹕殿上梁文

伏以顧瞻琳宇已嚴上帝之居婉孌

龍聖人之

作恭惟皇帝陛下圖回治道韜疾幽人爰從潛躍之初

重有中和之暌風雲允協文物

道而沃帝聰

曽一言而利天下師今不見意若無 闕 大駕以來臨駐故宮而懷舊漢文授經於河上何以加諸軒后訪道於崆峒初不踰此以茲寵握光極玄門念我後人思皇膺眷故大起御天之構庶少伸就日之誠既獻歲以儲仞乃 闕 而考室敢陳善頌用駕虹梁

抛梁東夜鶴林鶯蕙帳空一自翠華臨幸後至今 闕 鎖春風

抛梁西尚記春旗簇仗齊真氣滿空鶯戶牖光芒 闕 暇

到青棃

抛梁南論道當年有與談萬乘賁臨猶望隴非緣參訣

發經函

抛梁北金簡朝元瞻闕萬歲永無疆更願八荒

開壽域

抛梁上碧瓦朱甍遵大壯五雲佳氣鬱蓬萊游像心思

仰天仗

抛梁下華表人歸餘道價九天雨露有偏恩不遺靈章

隨物化

伏願上梁之後日月摛雕楹之慶山河扶繡戶之光道貌以之增輝真仙爲之改觀雲紅黼座濃薰花氣之香風肅泰壇光動竹宮之祀斂茲廣福錫厥庶民會此明時普同至樂

春露堂上梁文

伏以飛鳥知還固擇安棲之所敝廬託處舉懷必葺之心秋澗老人樗櫟散材萍蓬遠宦東西南北兩紀奔馳

雨露風霜終年偃蹇久矣壯年之倦浩然故里之歸延構新堂不遺舊物豈獨廣居而移氣蓋將追遠以顯親連甍接棟而中列三楹却暑回寒而旁開兩室俾春秋寢祭衆免勃磎節叙賓筵喜同笑語惟是時思之切仍題春露之名言舉斯心畀之來者永承繼繼無追佚前人之光鬱鬱葱葱非祇謂喬木之美爰扶修棟例有歡謡

抛梁東旭日紅駘蕩春陽滿太空人喜廟堂真宰出不

煩東觀論青蟲

抛梁西萬瓦齊撲地閭閻似碧鷄春露堂中春自好何

嘗有意夢沙堤

抛梁南合朋簪友道徵來不易談正有歲寒三益在風

簷光種兩株杉

抛梁北正統一東亘扶桑略西極一堂雖起有先憂所

願八荒開壽域

抛梁上天蕩蕩光動太行三萬丈主人投紱已歸來夜

鶴不須鷺鷥帳

拋梁下觀治化叶氣薰然衡四返過門有客問行藏蓬纍而行得時駕

伏願上梁之後里多仁美門掩春華歲時豐穰閭甚盤中之蓄物情和好爰及屋上之烏對牀簷風雨之吟開卷得聖賢之樂倘使少如所願不為虛度此生

秋澗文集後序

先考文定公人品高古才氣英邁勤學好問敏于製作

下筆便欲追配古人騰芳百代務去陳言辭必己出以自得有用為主精粹醇正非他人所可擬自其弱冠已嘗請教于紫陽遺山鹿庵神川諸名公愛其不凡提誨指授所得為多及壯周旋于徒單侍講曹南湖高吏部郝陵川王西溪胡紫山之間天資既異師問講習者又至繼之以勤苦不輟致博學能文之譽聞于遠近其後五任風憲三入翰林遇事論列隨時記載未嘗一日停筆平生底蘊雖畧施設然素抱經綸心存致澤彙揄景

迫有志未遂一留意于文字間義理詞語愈通貫精熟矣故學者以正傳名家推尊之既捐館公孺編類遺槀爲一百卷字幾百萬咸謂學有餘而不盡其用者則其言必大傳于後奈家貧無力不能刊播言之盡傷若芃在疚恐一旦溘先朝露目爲不瞑矣延祐己未歲冬季孫苛方任刑曹郎官走書于家取其遺文云

朝廷公議　先祖資善府君平生著述光明正大關係政教嘗蒙乙覽致有弘益堂移江浙行省給公帑刊行

以副中外願見之心公孫聞之不勝欣躍因念韓文公
為唐大儒學者仰之如山斗其文集自唐至宋歷二百
年之久賴柳如京之賢方刻板本流傳于世
先君去世今纔十五寒暑特蒙朝廷發揚如是實為希
闊之遇于以見聖朝崇儒右文之美光賁千古矣延祐
七年庚申正月載生明男王公孫百拜叙書于後
翰林承旨文定王公衛之名儒秋澗其號也從游遺山
紫陽鹿庵神川四先生之門講貫漸磨深造閫域語性

理則以周卲程朱為宗論文章則以韓柳歐蘇為法才思泉湧下筆輒數千言星回漢翻韶鳴鳳躍千變萬狀可駭可愕文中巨擘也學古入官敭歴中外而金馬玉堂外而豸冠繡斧所至有令譽雖公務塡咽手不釋卷眈書嗜古天性然也公長子翰林待制詔卿嘗集公平生所作分為百卷題曰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庋藏家塾以貽後人繼而有聞于朝者取而置之黄閣未幾咨發江浙行省議鋟諸梓卷帙繁工費夥或者難之庚申

冬檄送本路俾會學廩之羸以給其用命出省府奉行惟謹刻余與文定居同鄉姓同氏視公猶父行承乏嘉禾幸獲覩公之遺文又安敢不用情耶迺命郡博羅君應龍任其責學録余元第專重董其事仍委蘭溪州判唐泳涯校正擇諸生中能書者重為繕寫以授刊者工役甫見次第余適叨廣東憲節之命秣馬就道遂書此以畀後學刻之卷末云時至治改元重光作噩歲清和月古衛王秉彝謹序

牧菴集卷三

元　姚燧　撰

趙樊川集序

樊川宥密公長安别業也其地得姓則由漢舞陽侯噲有墅乎此豈與葉邊舞陽封國改為樊國者同其時耶唐則韋杜二家專之皆宅北山之曲韋西而杜東以故中舍杜牧名其集為樊川公居二曲之間余少之時屢至焉其地先甚荒棄由為公有歲新而月盛之泉石巖洞池塘林木出沒窈窕魁奇繁薈凡可娱心而駭目者

悉甲其鄰人亦曰公樊川中統之初京師諸貴詩其圖者惟大參楊公西菴爲絶倡云一賦阿房萬古傳而今還有趙樊川謝公墩上王公住異代風流各自賢公平生精練世故每自負其沉幾先識奠無遺策國家亦以是期之初未知其文公没十有八年中子饒總管通議君訓始摭遺藁百數十首爲集而板之嘗因最公自予無幾何會予自中書舍人出攸杭州歲餘改右庶子移疾東洛明年復刺蘇州四年間三換官往復奔命不啻

萬里席不遑煖矧筆硯乎所託文久未果就及刺蘇州
又劇郡治數月政方暇曰發閱篋中裒睹居敬所著文
其間與予唱和者數十首燭下諷讀憯惻久之怳然疑
居敬在傍不知其一生一死也遂援筆草序序成復視
涕與翰俱悲且吟曰黄壤詎知我白頭徒念君惟將老
年淚一灑故人文重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龍門
原上土埋骨不埋名嗚呼居敬若職業之恭慎居處之
莊潔操行之貞端襟靈之曠淡骨肉之敦愛丘園之安

樂山水風月之趣琴酒嘯詠之態與人久要遇物多情皆布在章句中開卷而盡可知也故不序時實歷元年冬十二月乙酉夕在吳郡西園北齋東墉下作序

雪樓集卷二十四

跋陳了翁海上家書

紹聖史官修裕陵實録專以荆公日録為據忠肅陳公居諫省首論其事坐貶合浦復著尊堯録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大抵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葢公之意以為荆公既没宗其說以植私黨者卞其首也抹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此書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詆誣譏玩之語皆小蔡偽增非荆公親録又謂詆譏輕慢至深至切

非臣子所忍言又謂自分必死無生還之理至其末起然洞究内典之旨死生一致寃親平等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卒之流移竄逐顛頓道途無寧歲蔡嶷之据石慽之脅瀕死者數而浩然剛大之氣不少挫沮觀此書槩見矣樓攻媿嘗跋公帖謂人之立於世忘溝壑者不足以為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為勇士士大夫小不如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於此書亦云太平荊山師寶藏此卷豈以其斷恚忍辱脫離苦樂故耶書後

之題果誠齋否謂此書為公絶筆葢為臨終訣别等語所眩公謫合浦後轉徙數州宣和六年卒於山陽盡訂之元貞乙未正月晦書

題譚公植提學西戎受貢圖

周官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邦國致其珍異明有尊也蠻方鬼國之人鬅鬙獰怪如此而亦好是懿德于以見君臣之誼不可廢也畫筆良古諸老姓字宛然鄉林故物垂二百年矣流落可念公植其慎護持之元

貞初元良月廣平程其觀于三山繡綵堂

題譚提學山水小軸

此幅不究其為何人手蹟而用筆精甚毫芒杪忽瞭然可辨殊非草草者余意用工如此可以言畫矣而前輩評論固有取於迹簡而意淡者何也余雅不識畫持以問之梅屋主人元貞元年良月七日

曹文貞公詩集卷八

讀諸公詠雪詩因思江淮饑民罹此嚴凍用韻寄

湯廣文三首

初冬小雪飄佳瑞肅殺由來是發生閒歲豐登今有望

廟堂調燮勝良平

瓊瑤遍灑三千界之食生靈作麼生試上高樓望西北

愁雲潛滅瑞雲平

清聲先到讀書闈似整還斜密又稀應似客途春欲暮

梨花輕逐柳花飛

曹文貞公詩集卷十

水龍吟用史藥房韻

匆匆沙際春歸草如綫帯交加翠白雲縹緲四年相望李膺歸未拘束徽宫踉蹌俗狀較人閒氣想顛鸞倒鳳天公不管誰會空中意　自要有時擔置問誰家小欄堪倚雲間公子為能邀致愁懷一洗紅玉擎杯朱弦調理偶然成醉奈恨前俗人催人頓起百端愁緒

跋

右漢泉漫藁故贈河南左丞曹文貞公所作也五七言古詩長句律體樂府總若干首其子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管勾復亨什襲成帙國子生胡益編為十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濟南張公翰林侍講學士國子祭酒廬陵歐陽公禮部侍郎趙郡蘇公國子司業太原呂公為序其端復亨以余與文貞公有平生之好故於余言是徵四公當世文章士也紀述之詳歌頌之美雄贍

悉備矣以余言爲然嘗聞三百篇之義尚矣美善刺惡嚴嚴乎如秋霜夏日及乎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則溫溫乎如祥風甘雨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發之爲政事播之爲聲樂殆不可以言語盡曹公以儒發身敭歷中外官轍四方故其寄寓紀述懷感諷刺賦詠皆目擊耳聞真履實踐溫秀雅麗諸製皆工非苟作也其吟詠情性流出胸次有足自樂嗚呼乎豈深知詩者哉一以重復亨之請嘉其能保文貞之澤而又能壽諸梓

以廣其傳一以樂諸縉紳先生能發揚文貞平昔之藴奥故引數語書諸序後云至元後戊寅秋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書

蘭軒集卷二

元　王旭　撰

溪南小隱為賀子儀賦

貴莫羨金馬門富不願黃金塢隱居求志不求名千萬人中一巢父昔者溪南吾故人閉門讀書三十春青紫如芥不俯拾誰知青水飛黃塵九土腥風龍戰野紛紛青袍走白馬天下學士更姓名相逢誰是悠悠者只今九曲黃河清牽牛度水溪南耕有田無奈租稅苦白頭羸得都官名軍中錢券期十月子母對輸無一闕安得

身如溪鳥閒掃君石上藤蘿雪便拄巖頭千歲藤沿流鼓棹敲輕冰石牀蒲團坐深夜青燈照影雙鬅鬙我學無生身已老君雖有髮心如僧一鉢何時洗溪水相依老眼看傳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宋元卷　第三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３１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０６